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儀禮正義

(七)

胡培暉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義 正 禮 儀

(七)

著 翬 培 胡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 儀禮正義

## 卷十五

司馬祖執弓升命取矢如初負侯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如初小臣委矢于楅如初司馬司馬正於

是司馬師亦〔疏〕正義曰方氏苞曰命取矢以下六節皆三射之始事也再射之算尙未視獲未數賢獲未告中坐乘矢〔疏〕算未釋豐未設射爵未舉侯與有事於侯者未獻而汲汲於此何也以此時儀節甚繁閱時甚久而司馬與司射所掌之事與所用之地各異故乘司射發命之際使有司各供其事並行而不相悖賓諸公卿大夫

而司射既請三射於公可直入次而命三耦矣禮之所謂連而不相及茂而有閒此其可驗者也〔疏〕氏曰此文之矢皆異束之以茅卒正坐左右撫之進東反位異束大夫矢擊殊之也正司馬正也〔疏〕正義曰此文

主於束矢而言蓋見其不在如初之中者也盛氏曰異束之者人一束也束之亦於楅上卒束畢也敷云衍非韋氏協夢曰束亦束其上握也鄉射記兼束之以茅上握焉注云異束大夫矢擊殊之也者賈疏云公卿皆異束但言大夫者三耦之內大夫以士耦之士矢不束大夫束之故云擊殊之云進前也又言束整結之示親也者郝氏曰左右撫之敷衆矢也進東謂既敷衆矢而後進不束之矢於楅反位反中西南東面之位盛

氏曰撫矢之位鄉射禮云當楅南北位此宜亦如之委矢于楅北括束茅於矢上握則束矢之處於撫矢者爲近矣既撫而復親束之乃云進者蓋撫手及之而已束則於當楅之位又少進也郝氏云進所束之矢於楅然則未

進之前賓諸公卿大夫之矢豈皆賓之矢則以授矢人于西堂下是言矢人則納射器之有司各以其器名官職不言君矢小臣以授矢人於東堂下可知

〔疏〕正義曰注云是言矢人則納射器之有司各以其器名官職者釋官曰周禮司弓矢職曰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此矢人疑如其職考工記有矢人爲矢不預射事與此別韋氏協夢曰矢人猶謂執矢之人爾非遂以矢人

儀禮正義 卷十五

之官目之也。注猶未盡善。胡氏肇昕曰。此篇如質侯釋獲者獲者之類。多以事目其職。此矢人即有司。而云矢人者。以器名其官。猶以事目其職也。云不言君矢。小臣以授矢人於東堂下可知者。方氏苞曰。再射。實取矢於堂西。故以矢授於西堂下。以備三射之取也。舉實之矢以見例。則公之矢。以授於東堂。公卿大夫之矢。以授於次中。可知矣。射畢。凡與射者。皆授有司弓矢。故不列數也。司馬釋弓反位。而后卿大夫升就席。此言其升。前小〔疏〕正義曰。注云此言其升。前小臣委矢於楅者。張氏爾岐曰。方司馬釋弓反位。卿大夫臣委矢於楅。夫即升就席。是其升在小臣委矢之前。以上文類言如初諸事。故至此始特言之。

右射訖取矢

司馬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算。釋弓去扑。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

固東面矣。復言之者。少南就右獲。二算為純。純猶全也。釋陰陽也。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縮。從也。於數者東西為從。古文縮皆作整。每

委異之。易枚〔疏〕正義曰。枚。徐本、通解俱。有餘純則橫諸下。又異之也。一算為奇。奇則又縮諸純下。又從之。與自前適左。從中前北也。東面坐。少比於〔疏〕北。○數氏曰。此坐字衍文。釋射無之。坐兼斂算實于

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變於右其餘如右獲。謂所縮所〔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案釋獲者在中西。東面獲。則注云從中前北。又云少比於故也。司射授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之。由階下北面告于公。賢獲之

故此數右獲。則注云少南就右獲。數左獲。則注云從中前北。又云少比於故也。司射授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之。由階下北面告于公。賢獲之

算也。執之者。〔疏〕正義曰。北面告于公。校勘記曰。陳闓監、葛、俱脫告字。○盛氏曰。若右勝。則曰右賢于

齊而取其餘。〔疏〕此亦君禮之異者也。鄉射禮曰。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若右勝。則曰右賢于

左。若左勝。則曰左賢于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告曰。某賢于某若。若左右鈞。則左右各執一算

千純。若千奇。若左右鈞。則左右各執一算

以告曰。左右鈞。還復位。坐兼斂算。實八算于中。委其餘于中西。與共而俟。〔疏〕  
正義曰。實八算于中。校  
作實。○盛氏曰。此算獲及飲不勝者之法。皆與鄉射無異。則亦以習禮樂而  
非別賢否可見矣。若果爲將祭擇士之禮。豈可不分各耦而較其中之多少哉。

右數左右獲算多少

司射命設豐。當飲不勝者射爵。〔疏〕正義曰。敷氏曰。亦適堂西命之也。張氏惠言曰。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由西

階升。北面坐設于西楹西。降復位。〔疏〕正義曰。敷氏曰。司宮士。司宮之屬也。此時之位亦當在堂西。盛氏曰。

盥以下士及庶人在官者爲之。韋氏協夢曰。司宮士位本亦在西方。知將奉豐。故先俟于堂西。勝者之弟子洗解。升

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降反位。弟子。其少者也。不授。〔疏〕正義曰。盛氏曰。弟子。謂士之少者也。位在西方。

宮伯所掌者也。庶子在宮中。如宿衛之官。宜亦隨公出入。射以有事爲榮。故使勝者之弟子洗解酌散。其亦旅酬下爲

上之意與。方氏苞曰。鄉射禮執弓反位。以弟子皆與射也。大射弟子不與。故反位不執弓。蓋洗解本未執弓也。案義

疏云。鄉射禮言勝者之弟子洗解酌。此乃言酌散者。鄉射一尊。故無所別。此君禮。有膳有散。故于酌射爵之始明

之。下僕人師繼酌不言散。以此準之。亦酌散也。及賓飲公夾爵皆酌散。惟公爵酌膳。其義可知已。故經凡六酌方壺。

獨載其五。注云不授者。射爵猶酌爵。略之者。賈疏云。詩云。兕觥其觶。旨酒思柔。注云。觶。陳設兒。司射祖  
觥。酌爵。不手授。此飲射爵亦不手授。故云猶酌爵也。獻酬之爵。皆手授之。此不手授。故云略之也。〔疏〕  
執弓挾一个摺扑。東面于三耦之西。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執張弓。言能用之。〔疏〕  
也。右手挾弦。

可以師長之道臨之。大射之三耦皆士。而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附。固襲說決拾矣。

復言之者。起勝者也。不勝者執弛弓。〔疏〕正義曰。注云固襲說決拾矣。復言之者。起勝者也。以射畢之時降堂。言不能用之也。兩手執附。無所挾也。〔疏〕皆就次襲說決拾矣。此復言之者。以不勝者之襲說決拾。起勝者之更祖。

決遂。司射先反位。居前後所命。入次而來飲。三耦公衆射者皆升飲射爵于西階上。不勝之黨。〔疏〕正義曰。賈疏云。大

祭。今若在于不勝者之黨。雖數中亦受罰。及其助祭。雖飲射爵。亦得助祭。但在勝黨。雖不飲罰爵。若不數中。亦不得助祭。飲罰。據一黨而言助祭。取一身之藝。義固不同也。盛氏曰。疏為此說。以護注耳。其實非也。算獲既以

左右計之云。其數中不數中。亦執從而辨之哉。褚氏寅亮曰。鄉射之三耦及衆射者。先止于堂西。及飲射爵。乃進立于射位。此則射畢而即已立于次北之位。故不言進立也。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如

作射。一耦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先升。尊賢也。少右。辟。〔疏〕正義曰。勝者先升。升堂少

重。○方氏苞曰。鄉射曰一耦進。以立于中之西南也。此曰一耦出。以位在次中。注云少右辟飲者。亦因相飲之禮。然者。相飲之禮。謂獻酬之禮也。獻酬之禮。獻者在右。酬者在左。褚氏寅亮曰。司射既命其升飲之儀。小射正乃作

其升飲。異人為之。亦諸侯官多也。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與少退。立卒解。進坐奠于豐下。與揖。立卒解。不祭。不拜。受罰不備

禮也。右手執〔疏〕正義曰。注云右手執觶。左手執弓者。上云。卻左手。右加弛弓于解。左手執弓。〔疏〕其上。是受罰爵手未釋弓。執觶于右手為便。故知左手執弓也。不勝者先降。後升先降。略

降而少右。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疏〕正義曰。方氏苞曰。耦次在洗東南。鄉射復並行。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疏〕禮相揖出於司馬之南。遂適堂西。彼射者

州之學士也。必過於司馬之前。以察其儀度。大射之耦。則公卿大夫士。降階而經適次。於禮乃宜。僕人師繼酌射爵。取觶實之。反奠于豐上。退俟于序端。僕

師酌者。君使之代弟子也。〔疏〕正義曰。退俟于序端。校勘記曰。俟誤作次。○敦氏曰。自此以下。辯為之酌。僕人師不言命之者。則是此乃其常職。俟時而共之耳。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

若賓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不執弓。耦不升。此耦謂士也。諸公卿大夫相爲耦者。不降席。重恥尊也。〔疏〕正義曰。

謂士與大夫爲耦者也。不升。則立於射位也。大夫既飲耦。乃釋弓而反位。朱大韶曰。賓。字之衍也。賓與公爲耦者也。耦不升。謂士與大夫爲耦者也。鄉射曰。大夫飲則耦不升。與此同。賓之耦則公也。安得云不升。此云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不執弓。耦不升者。尊諸公卿大夫也。下云賓諸公卿大夫受解于席以降。適西階上北面立飲者。著賓及諸公卿大夫飲之節也。此賓涉下而衍。僕人師洗升實解以授賓。諸公

卿大夫受解于席以降。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解授執爵者反就席。雖尊亦西階上立飲。不可以已尊。在正罰也。擗爵而不奠。尊大夫也。

〔疏〕正義曰。洗升實解。校勘記曰。賓。唐石經。徐本。通解。楊。敷。俱作實。○敷氏曰。洗者。以承賤者後新之。其次則不洗矣。降。降席也。西階上。臣飲罰爵之位也。授執爵者。宜反於其所受者也。韋氏協夢曰。授。

亦授之於席前也。鄉射禮。洗升實之。以授于席前。若飲公則待射者降洗角解。升酌散降拜。待射。賓也。飲君則不敢。〔疏〕正義曰。岐曰。角解。賈疏以爲以兕角爲之。對下文飲君象解而言。仍是三升之解。非四升曰角之角也。盛氏曰。賓將自飲。故用角解。云從致爵之禮也者。凌氏釋例曰。凡大射飲公。略如賓。賤爵于公之禮。燕禮。大射。獻士後。賓降洗。升

賤觚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降洗象解。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公荅再拜。賓反位。公坐取賓所賤解。與惟公所賜二禮。大略

相同。惟飲公之禮。公卒此解。賤解之禮。公取此解爲士舉旅。爲小異。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

荅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降洗象解。升酌膳。以致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荅

再拜。公卒解。賓進受解。降洗散解。升實散。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但如致爵。則無以異於

燕也。夾爵亦所以酌公也。〔疏〕正義曰。敷氏曰。賓坐祭以下。此與賤解之禮同者也。以致者。亦奠于薦南。公卒

所謂若飲君燕。則夾爵。〔疏〕解以下。此與賤解之禮異者也。所以謂之射爵也。方氏菴曰。公酬賓。賓再拜稽首。

公荅一拜。至飲射爵。賓致爵。則荅再拜者四。不惟荅賓之親獻。及夾爵陰。以事有未當。雖尊者宜為禮屈。重自抑下。所以養成其德性。俾凡事不敢自是而求助於賢臣。所謂各執己之鵠也。又曰。公卿大夫飲射爵。亦於西階。所以示法行於貴。而後可以齊衆也。君則卒解於阼階之位。貴有常尊也。公卿大夫之飲。耦不升。君則賓親獻而夾爵。上下之辨則然。而飲不勝之爵與衆耦同。又使君知割。不敢行而躬宜自省也。注云夾爵亦所以聽公也者。韋氏協夢曰。凡飲罰爵者。皆不勝者自飲。而勝者不飲。此賓復酌自飲者。嫌公獨飲。有示罰之意也。注未當。云所謂若飲君燕。則夾爵者。張氏爾岐曰。注未引鄉射文。若云。若飲君用燕禮致爵之法。其異者夾爵耳。賓坐不祭

卒解降奠于篚。階西東面立。射爵。擯者以命升賓。賓升就席。今文席為筵。〔疏〕正義曰。注云今文席為筵者。胡氏承琪曰。周

禮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疏云。設席之法。先設者皆言筵。後加者為席。故其職云。設莞筵紛純。加緹席畫純。假令一席在地。或亦云筵。儀禮少牢云。司宮筵于奧。是也。然所云筵席。惟

據鋪之先後為名。其筵席止是一物。承琪案。筵席散文固通。然此經上下文多言席。惟上文司正以命升賓之升復筵。彼古今文既皆作筵。即不必破為席。此即古文作席。故疊今文不用也。又見士虞禮記。若諸公卿

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此耦亦謂士也。特猶獨也。以尊為耦。而〔疏〕正義曰。以尊為耦。校勘記

卑二字。通解無。左云此耦亦謂士也者。敖氏曰。比耦之時。大夫有與士為耦者。諸公卿無與士為耦者。此諸公卿行文。韋氏協夢曰。耦亦謂卿與公為耦。大夫與卿為耦。士與大夫為耦者也。注獨指士而言。義猶未盡。褚氏寅亮曰。經無諸公卿不與士為耦之明文。則安得衍此三字。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射爵辯。乃徹豐與禪。徹、除

右飲不勝者

右飲不勝者

司宮尊侯于服不之東北。兩獻酒。東面南上。皆加勺。設洗于尊西北。篚在南。東肆。實一散于篚。為大侯獲者設

尊也。言尊侯者。獲者之功由侯也。不於初設之者。不敢必。〔疏〕正義曰。敖氏曰。為三侯之獲者及隸僕人中車設尊。君射也。君不射。則不獻大侯之獲者。散、爵名。容五升。而尊侯者。以其功皆由侯也。兩、兩壺也。或說



一壺字耳。兩壺皆酒。而云南上。是先酌所上者與。加勾東枋。此在大侯之乏東北。乃云服不者。見此時服不在乏也。不於初設之者。因事而獻。故其尊亦俟時而設。所以別於正獻者也。此所設尊洗之類。卽篇首之所言者也。上言獲者之尊。此云尊侯。上言大侯之乏。此云服不。文互見耳。又文亦有詳略。則以設與未設而異也。盛氏曰。北。說當矣。注以此尊專爲侯獲者設。非。三侯之獲者。其功同。其人相去亦不遠。何必異尊。上經云大侯之乏東北。此云服不之東北。此其地一也。一地而兩尊。或先或後。亦理之所無者。注又云。君不射。則不獻大侯之獲者。尤屬飾說。因燕而射。君或不與。未聞大射而君不與者也。君若不射。射者何以言諸侯君臣盡志于射以習禮樂乎。云南上。是亦有玄酒矣。獻獲者而有玄酒。以祭侯。故重之也。韋氏協夢曰。此卽前經司宮尊于大侯之乏東北者。彼歷言其地而已。至是乃陳之。猶鄉大夫之席。前已言其地。至既獻。乃布之也。注以此尊與前爲二尊。此洗與前爲二洗。服不與獲者僅六人耳。而必異尊與洗。有是理乎。褚氏寅亮曰。司馬正司馬師各酌一壺。故有兩。朱氏大詔曰。侯。字之衍也。鄉射大射並獻獲者。此獻也。非爲侯祭也。考工記梓人曰。祭侯則爲位。經不言爲位。知非祭侯也。云服不。云負侯。云獲者。異名而同實。鄉射曰。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以其唱獲。謂之獲。以其執旌背侯而侯。謂之負侯。大射則謂之服不。舉其官也。下文獲者適右个。卽服不也。注。不言服不言獲者。國君大侯。服不負侯。其徒居乏待獲。變其文。容二人也。司馬正皆獻之。案經言賈一散。下服不祭侯云司馬師受虞爵。虞爵卽此散也。蓋同馬正但獻服不。其二侯之獲者。司馬師獻之。下文所云洗獻隸僕與巾車獲者是也。司馬正所獻者。祇服不一人。以其通稱。故云獲者耳。篇首云尊于大侯之乏東北。卽此云尊于服不之東北。大侯之乏。卽服不之位也。篇首云設洗于獲者之尊西北。卽此云設洗于尊西北。尊卽獲者之尊。篇首目其事。此則當事而設也。尊爲服不設。非爲侯設。故疑爲衍。案義疏云。此經大概與鄉射同。其異者鄉射一洗一尊。釋獲與獲者共之。此獻釋獲與鄉射同。獻獲者則侯之匹又別有尊及洗。其尊上下仍有等焉。又鄉射一侯。此用三侯。則獲者亦三。以壺言之。經明兩獻酒。東面南上。有上則有下可知。上者尊。則下者卑。又可知。服不司馬皆尊。以司馬正而獻服不。則應酌上尊。隸僕人與巾車獲者則卑於服不。司馬師又卑於司馬正。其獻也應酌下尊。此兩壺之別也。又云。此設尊洗之處。近于侯乏之間。獲者執旌時往來於此。若早設之。亦虞窳礙。故俟時而設。非關君之射不射也。既設三侯。君雖不射。大侯之獲者亦當獻之。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言服不者。著其官。尊大侯也。服不。司馬之屬。掌養猛獸而教擾〔疏〕正義曰。注言服不者。著其官。尊大侯也者。張氏爾岐曰。服不卽獲者也。前此皆言獲者。之者。洗酌皆西面。〔疏〕以其事名之。至此乃著其官。是尊大侯也。敎氏曰。服不爲大侯之獲者。故先獻也。司馬

正獻亦異之。獻時蓋亦西南面。

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

近其所〔疏〕正義曰。注云近其所為獻者。張氏爾岐曰。服不為獻。以侯之故。則侯是其所為獻也。故近侯而

不近。司馬正西面拜送爵反位。

不侯卒爵。略賤也。此終〔疏〕正義曰。敷氏曰。既拜送而反位。亦為其不拜既言之。獻服不之徒乃反位。〔疏〕也。是後則司馬師代之行事。於司馬正既反位。

獲者亦反東面。張氏爾岐曰。此注可疑。當以經文為正。服不之徒。或在司馬師所獻之中耳。韋氏協夢曰。注非也。服不為三侯獲者之長。而位為下士。獻以司馬正。宜也。若其徒雖為大侯之獲者。與參侯千侯之獲者等耳。豈可與服

不同獻乎。且上經云實一散于簠。服不卒爵之後。司馬師即受虛爵獻隸僕巾車與獲者。司馬正復用何爵獻其徒乎。蓋服不一人。司馬正獻之。而其徒則參侯千侯之獲者皆受司馬師之獻也。

宰夫有司薦庶

子設折俎。

宰夫有司。宰夫之吏也。鄉射〔疏〕正義曰。敷氏曰。薦於服不之東。俎在薦東。注云宰夫有司宰夫之記曰。獲者之俎。折脊脅肺。〔疏〕吏也者。釋官曰。周禮宰夫有府史。注云。府治藏。史掌書。各有專

司。故謂之有司。左傳哀公三年。命宰人出禮書。杜注。宰人。冢宰之屬。國語韋注云。宰人。吏人也。疑即此大射凡薦皆使宰胥。此獻服不獨使宰夫有司者。以此經有祭侯之禮。周禮宰夫職掌祭祀之薦羞。故使宰夫有司薦也。引鄉

射記者。以此經俎實無文。故引此以為證。盛氏曰。獲者之俎。折以卒錯。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不言服不言獲

服不負侯。其徒居乏待獲。變其文。容二人也。司馬正皆獻之。薦俎已錯。乃適〔疏〕正義曰。注云不言服不言獲者。右个。明此獻已。已歸功於侯也。適右个。由侯內。鄉射記曰。東方謂之右个。〔疏〕國君大侯。服不負侯。其徒居

乏待獲。變其文。容二人也。司馬正皆獻之。敷氏曰。此獲者即服不也。變服不言獲者。見服不亦在乏而獲也。張氏爾岐曰。信如注言。司馬正皆獻二人。當用二爵。經文明言實一散於簠。安得有二爵乎。司馬正所獻。決是服不氏一

人。其徒則司馬師獻隸僕巾車後乃獻之。盛氏曰。案上下注意。蓋謂國君大侯。服不與其徒負侯居乏相代。司馬正獻服不訖。即獻其徒而后反位。亦非謂二人並獻也。但玩前後經文。負侯及獲者三侯皆有之。負侯者主負侯及取矢。蓋

周禮射鳥氏之職。以其取矢知之也。諸侯兼官。即以服不氏攝之。獲者專主唱獲。與負侯者並不相代。司馬正所獻。惟服不之長一人。其參侯千侯之獲者。及三侯之負侯者。皆司馬師獻之也。而注說之誤了然矣。云薦俎已錯。乃適右

个。明此獻已。已歸功於侯也者。敷氏曰。有司與庶子既錯薦俎於地。獲者則以爵適右个。而二人復執薦俎從之。薦錯於獲者之南。俎在薦南。方氏苞曰。司馬獻服不。薦俎錯焉。亦非為侯設也。服不不祭啐而適右个。不敢以己之餘

祭侯也。終則仍設薦俎於乏南。明獲者雖以祭侯而薦俎。本為獲者設也。褚氏寅亮曰。獲者祭侯。所設薦俎。當如侯北面之位。薦南面。俎北。注云。薦俎之設。如於北面人焉。是也。獲者左執爵。右祭

薦俎。二手祭酒。祭俎不奠爵。不備禮也。二手祭酒者。獲者南面於俎北。當為侯祭於豆閒。爵反注。為一手不能正也。此薦俎之設。如於北面人焉。天子祝侯曰。唯若寧侯。無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

射女。彌飲彌食。貽女曾孫諸侯。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如於北面人焉。北誤作此。故抗而射女。射。陳閩監。百福。諸侯以下。祝辭未聞。葛。俱誤作設。彌飲彌食。彌。徐本俱作強。○敖氏曰。祭俎者。與取荆肺以

坐祭也。二手祭酒。為散大酒多。一手注之。難為節也。褚氏寅亮曰。亦為代侯祭酒。向自身而反注於內也。必二手者。散大容五升。一手難反注。注引大子祝侯者。周禮梓人文。方氏苞曰。五帝三王之世。凡寇賊奸宄。聽斷於上

師。其阻兵倡亂。敢為不寧者。皆鴛橫之諸侯。故射之。正鵠取義於不寧侯。使貴賤少長同心於貫之。以示敵王所懼之義。義取於不寧侯。而又祭之何也。祭有非報功而以聲其罪者。考工記所載天子祭侯之辭。乃周官太祝詛祝。所謂

攻說也。燕義所稱。則諸侯燕射樂歌。非祭侯之辭。師禡所祭。於經傳無考。而後儒以為祭黃帝蚩尤。祭黃帝蚩尤。祭黃帝。則禱祈也。祭蚩尤。則必以攻說之辭。記曰。禡於所征之地。必以蚩尤為戒。使不寧之方毋侮毋忽也。適左个。

祭如右个。中亦如之。先祭个。後中者。以外卽之至中。若神在。疏。正義曰。注俎與薦。校勘記曰。薦誤作俎。中。鄉射禮曰。獻獲者俎與薦皆三祭。○引鄉射禮者。證左右个及中為三祭也。

卒祭。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北鄉受獻之位也。不北。疏。正義曰。注北鄉。校勘記曰。北。徐本、楊、敖、俱作面者。嫌為侯卒爵。此。與單疏標目合。鍾本通解俱作北。案張氏句讀作北。

盛氏集編正作此。作此是也。云不北面者。嫌為侯卒爵者。以獻服不受獻之時。在侯西北面。此東面不北面者。敖氏曰。變於受爵之時也。卒爵與受爵不同面。自是一禮耳。下釋獲者亦然。設薦俎立卒爵。言不拜既爵。司馬正已反位。不拜可知。疏。正義曰。引鄉射禮者。以獲者亦薦右東面立也。敖氏曰。司馬師受虎

也。鄉射禮曰。獲者薦右東面立飲。疏。卒爵於薦西東面自若也。是時司馬師蓋已北面於其東。司馬師受虎

爵洗。獻隸僕人與巾車獲者皆如大侯之福。隸僕人掃侯道。巾車張大侯。及參侯于侯之獲者。其受獻之禮如服不也。隸僕人巾車於服不之位受之。功成於大侯也。不言量人

者。此自後以疏。正義曰。敖氏曰。承服不後而洗。則是每獻皆洗矣。隸僕人與巾車皆聽命於司馬。故亦司馬并獻及先可知。疏。之。褚氏寅亮曰。此獲者祭參于二侯。隸僕人等則無所祭。云皆如大侯之禮。實不盡如也。注

云及參侯千侯之獲者。盛氏曰。獲者。謂參侯千侯之獲者也。三侯之貢侯者亦存焉。於是乃統言獲者。亦其事相聯也。釋官曰。司馬正獻服不。大侯之獲者也。司馬師獻獲者。參侯千侯之獲者也。云隸僕人巾車於服不之位受之。功成於大侯也者。賈疏云。隸僕人巾車素無其位。而經云如大侯之禮。明就大侯之位受獻也。吳氏廷華曰。經言如大侯之禮。而不獻於大侯可知。敖氏曰。言如大侯。則各就其侯獻之矣。其說是也。且三侯皆射。何得僅言成功於大侯。云不言量人者。此自後以及先可知者。張侯之時。量人在巾車之先。及君射而隸僕人壻侯道。隸僕人巾車。自後以及先也。經雖不言量人。其得獻可知也。敖氏曰。不言量人。或不與此獻。方氏苞曰。注與敖說。指皆未明。蓋大射自公卿大夫庶士以及士旅食者。庶子皆受獻。隸僕人巾車參千二侯之獲者。職卑事統。疑不得與於獻。故特著之。若量人制燔臚與壻人舉尊。於祭有常職。當與卿大夫並受主人之獻於適士中。若使司馬師與僕隸等同獻於侯側。非其倫矣。卒。司馬受虛爵奠于篚。獲者之〔疏〕師字。注云獲者之篚者。盛氏曰。即服不之篚也。獲者皆執其薦。庶

子執俎從之。設于乏少南。少南。為復射妨旌也。隸僕人。〔疏〕正義曰。盛氏曰。獲者。謂三侯之獲者。及貢侯者。以其事同也。吳氏廷華曰。獲者居乏。故設於其南。若巾車僕人。未嘗居乏。何必亦設於乏南。且經第言獲者。則隸僕人等雖同時獻之。或別獻於三侯之前。而薦於其位。未必有俎。未必有三祭。所謂如者。特大概言之耳。服

不復負侯而俟。〔疏〕正義曰。盛氏曰。此貢侯者也。謂之服不者。著其以服不之徒。兼之也。周禮。服不氏下士。及其從凡五人。而茲乃有六人者。以其兼射鳥氏之職也。是時三侯之獲者皆居乏。

右獻獲者

司射適階西去扑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適洗。洗觚升實之。降。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獻釋獲者與獲者異。文武不同也。

去扑者。扑不升堂也。少南。辟中。〔疏〕正義曰。校勘記曰。司射適階西。適誤作釋。注辨中。辨。徐本、通解、楊、敖、俱作辟。注云獻釋獲者與獲者異。文武不同也者。釋獲者為大史。是又與獲者是式不同也。章氏協

夢。曰不言獻大史。而曰獻釋獲者。容小史亦獻也。小史佐大史。大史獻。亦當獻之。猶獻服不而并獻參侯千侯之獲者。其禮與服不同。則獻小史亦與大史同矣。釋官曰。獲者。司馬獻之。釋獲者。司射獻之。小史佐大史釋獲。則獻

亦當及也。敖氏曰。洗醴升實之。與獲者異。蓋釋獲者無事於侯。且尊於獲者。故獻之不酌獲者之尊而酌上尊也。方氏苞曰。不近酌獻者之尊而實之於堂上。則別設獻獲者之尊。以祭辭稱不寧侯。不可與堂上同尊益也矣。云少酌辟中者。張氏爾岐曰。獻釋獲者於其位之南。薦脯醢折俎皆有祭。俎與服不同。〔疏〕正義曰。服不之俎與薦。皆有欲其稍遠乎中。與獻獲者近侯有異也。薦脯醢折俎皆有祭。惟祭一爲異。〔疏〕三祭。以其祭侯三處各用其一也。敖氏曰。不言所設之人。蓋亦有司與庶子與。釋獲受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右祭脯。

醢與取肺坐祭。遂祭酒。祭俎不奠爵。亦賤不備禮。與司射之西北面立卒爵。不拜既爵。司射受虛爵奠于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辟薦少西之者。爲復射妨。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挾一个。適階西。搯扑以反位。爲將復射。

〔疏〕正義曰。盛氏曰。此司射倚扑之處。與鄉射同。倚弓矢之處。與鄉射異。韋氏協夢曰。下文云司射倚扑于階西。則此時司射可直由階西適階階下。必搯扑反位者。以獻釋獲者之事未終。不敢由便也。

右獻釋獲者第二番射事竟

司射倚扑于階西。適階階下北面請射于公如初。不升堂。實諸公卿大夫。〔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此下言既射矣。聞之可知。第三番射以樂爲節之儀。射前

有諸公卿大夫拾取矢。正射不鼓不釋。射後三耦及衆射者又拾取矢。此三事爲異。其餘竝如釋獲之射。○敖氏曰。階下請射于公。正禮也。龜之升者。有爲爲之耳。此言如初。未詳。疑衍。盛氏曰。初。謂第一番射。如初者。謂其請射之辭也。敖以爲衍文。非。方氏苞曰。再射升堂而後請。特見於經。此如初。謂如初之請於階下耳。韋氏協夢曰。如初二字疑作公許。傳寫者因三射多言如初。而鄉射三請射又曰如初。由此誤耳。案義疏曰。初請射時。本自階階下。云如初者。如其初。不如其再也。

反搯扑。適次命三耦皆袒決遂執弓。序出取矢。是言拾。是言。〔疏〕正義曰。敖氏曰。執弓以次而。司射先反位。言先。先三耦也。司射既命三耦以入次之事。卽反位。三耦入次。袒決遂。執弓。〔卷〕正義出也。挾矢乃出。反次外西面位。龜不言司射先反位。三耦未有次外位。無所先也。

注反次外西面位。位。楊氏作立。三耦未有次外位。徐本無外字。通解有與疏合。云。曷不言司射先反位。三耦未有次外位。無所先也者。謂第一番射時。但言司射反位。不言先。以三耦未有次外位故也。盛氏曰。三耦祖決遂之所。與其射位。皆在次中。但有南北之異耳。司射位自在中之西南。云先者。謂其不俟三耦之祖決遂而卽反位也。注誤。方氏菴曰。方命三耦取矢。卽反位。與再射異何也。再射。司射之事。皆在次中。三射。則事在庭中。不得不先反位也。再射時。大夫羣士始卽事。恐其或愆於儀。故就次中監視之。至三射。則次中之儀皆前見矣。而諸公卿始繼三耦而出就楅。與衆耦同拾取矢。司射命三耦後。宜先反庭中之位以待事。且再射止見大夫庶士次中之儀。而未見其取矢於楅之儀。至是始一一監視之。褚氏寅亮曰。三耦拾取矢如初。小射正作取矢如初。小射正。司射之佐。〔疏〕此時三耦尙未拾取矢。注中挾矢二字。衍也。正義曰。三耦。校勸記曰。三誤作二。○敖氏曰。小射正作取矢如初。此句似衍。大射之禮。司射惟命拾取矢。而不復作。與鄉射異。以前後經文徵之可見。又言此於拾取矢之後。似非其次。且上無作取矢之事。亦不宜言如初。其爲衍也明矣。盛氏曰。上云三耦皆祖決遂執弓序出取矢。此司射命之之辭。非謂三耦已爲之也。司射命訖反位。於是三耦皆自射位適次南少東。祖學遂。執弓右挾之。反射位。而后小射正作上耦取矢也。此皆與第一番取矢之儀同。故以如初蔽之。三耦拾取矢。言於小射正作取矢之上者。以其有祖決遂之事在作取矢前也。云小射正作取矢如初。則第一番取矢之時固有成禮矣。而上經不見之者。文闕也。敖氏不悟上經之闕。而反以此爲衍。誤矣。注謂以小射正代司射。亦臆說也。章氏協夢曰。初取矢時。不見小射正作射之節者。與此文互備也。小射正作矢。當在三耦拾取矢之前。退其文於下者。以初取矢時無此文也。言作取矢如初。則初亦作之可知矣。凌氏釋例曰。凡大射。三耦拾取矢。則司射命之。諸公卿大夫拾取矢。則小射正作之。此篇第二次射事竟。司射倚于階西。適階下北面請射于公如初。此請第三次射也。如初者。如第一次射竟請射之儀也。又云。反摺扑適次。命三耦皆祖決遂執弓。季出取矢。此言司射命三耦拾取矢也。又云。司射先反位。三耦拾取矢如初。此言三耦承司射之命拾取矢也。如初者。如第一次射竟拾取矢之儀也。故曰。三耦拾取矢。則司射命之也。又云。小射正作取矢如初。此言小射正作諸公卿大夫取矢也。如初者。如司射命三耦之儀也。第一次射竟。但有三耦拾取矢。無公卿大夫。故不云小射正作取矢也。又云。三耦既拾取矢。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此言諸公卿大夫承小射正之作。降階在三耦既拾取矢之後也。如初位者。如第一次射竟。諸公卿大夫降卽位之位也。又云。與耦入于次。皆祖決遂執弓。皆進當楅。進坐脫矢束。上射東面。下射西面。拾取矢如三耦。此言諸公卿大夫拾取矢也。又云。若士與大夫爲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脫矢束。退反位。耦揖進

坐。兼取乘矢。與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增三挾一个。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脫決拾。鬯反位。此言士與大夫爲耦。則兼取乘矢不拾也。又云。諸公卿升就席。衆射者繼拾取矢。皆如三耦。遂入於次。釋弓矢。說決拾。鬯反位。此言公卿升就席後。衆射者拾取矢也。故曰諸公卿大夫拾取矢。則小射正作之也。經文節次甚明。下經三次射竟。不云小射正作取矢者。文不具也。鄉射初次射竟。司射命拾取矢。又云司射作上耦取矢。二次射竟。但云司射作拾取矢。不云司射命之者。鄉射禮簡也。鄉射命與作。皆司射一人爲之。大射威儀多。故三耦拾取矢。則司射命之。諸公卿大夫及衆射者拾取矢。則小射正作之也。經文小射正作取矢如初。注以爲禮殺代之。似未尋經意。敖氏以爲衍文。則更非矣。胡氏肇昕曰。凌氏此條甚精。足正鄭氏敖氏之誤。盛氏雖駁敖氏。而其謂上經爲文闕。仍無異敖氏謂此經爲衍文也。得凌說。而諸家之解皆爲贅矣。三耦既拾

取矢。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與耦入于次。皆袒決遂執弓。皆進當楅。進坐說矢束。上射東面。下射西

面。拾取矢如三耦。皆進當楅。進三耦揖之位也。凡繼射。〔疏〕正義曰。敖氏曰。如初位者。適次繼三耦以南也。命耦而已。不作射。不作取矢如初。云如初位。又云入于次。見其所進者又深也。凡經

云適次而已者。兼深淺而言也。云入于次者。見其深入也。先言適。乃言入。若次中者。則皆先淺而後深也。執弓。亦右挾之。皆進。謂出次而西面之時也。上下射當楅而進。坐說矢束。是俱北面說之也。然則鄉射之大夫說矢束。亦北面

明矣。既說。則上射少西而反東面。下射少東而反西面。乃拾取之。盛氏曰。適次入次之辨。敖氏論之詳矣。而其說矢束之法則非也。北面說矢束。既說而后各就楅西東之位者。大夫與大夫之禮也。既就楅東之位而后說矢束。說之亦

西面者。大夫爲下射之禮也。經文甚明。奈何混而一之邪。褚氏寅亮曰。先言如初位。後言入于次。位之在次外也。益明。注云凡繼射命耦而已。不作射。不作取矢如初者。張氏爾岐曰。注繼射。謂繼三耦而射。如初。謂從三耦之法。

繼射者皆從耦法。若士與大夫爲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退反位。〔疏〕正義曰。正

故不再命之也。方氏苞曰。再射言爲耦之上下。三射言所面之東西。互見且相證也。士與大夫耦。再射卽有之。而至此始見。以君射之儀。實與諸公卿大夫升降進反揖讓之數。具詳於再射。禮重又繁。無暇及士與大夫耦之末節。故補敘於三射。亦列事之義法宜然。褚氏寅亮曰。大夫爲下射也。亦西面說。耦揖進坐。兼取乘矢與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取

乘矢。不取。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摺三椋。一个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說決拾。襲

反位。諸公卿升就席。大夫反位。諸公卿乃升就。〔疏〕正義曰。敷氏曰。後揖進之進當作退。鄉射云。揖退。是也。

脫耳。又此上下文皆言卿大夫升就席。不應此時獨否也。然則此有脫文明矣。張氏爾岐曰。諸公卿大夫自爲耦者。拾

取矢在前。大夫與士耦者。取矢在後。前取矢者待於三耦之南。至大夫與耦取矢反位。乃與之同升就席。以爵同。故

相待也。褚氏實亮曰。與反位之大夫同升也。其義已明。不必更添大夫二字。衆射者繼拾取矢。皆如三耦。遂入于次。釋弓矢說決拾。襲反位。〔疏〕

正義曰。校勘記曰。繼拾取矢。繼誤作既。

### 右將以樂射射者拾取矢

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升命去侯。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

交于階前。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以樂于公公許。請奏樂以爲節也。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

用成法。教化之漸也。射用應樂爲難。孔子曰。射者。正義曰。注君子之於事。校勘記曰。事下。徐本。通解。

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疏〕楊氏。俱有也字。○始射獲而未釋獲者。謂第一番射。復

釋獲者。謂第二番射。復用樂行之者。謂此第三番射。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司射反摺扑。東面命樂正

總上三番射。言教化之漸也。孔子以下。禮記射義文。引以證射用應樂爲難之意也。司射反摺扑。東面命樂正

曰。命用樂。言君有命用樂射也。〔疏〕正義曰。注云樂正在工南北面者。賈疏云。此時工在洗東西面。樂正在工南北

則直云樂正爲大樂正可知。周禮大樂正。王大射。令奏騶虞。諸侯樂正曰諾。司射遂適堂下北面。眡上射命



曰不鼓不釋。

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也。鼓亦樂之節。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

和。凡射之鼓節。投壺其存者也。周禮射節。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以下五。

上射。眡。唐石經。徐本。通解。楊。敖。俱作視。案釋文於前視算作眡。注云本亦作視。於此無釋則亦作視也。眡當从目。今从耳。非也。注不得不和。不得上。貧才。通解。楊氏。俱有五聲二字。是也。○引學記者。證鼓亦樂節之意。

云凡射之鼓節。投壺其存者也。投壺篇在禮記中。其篇圖出魯鼓薛鼓云。取半以下爲投壺節。盡用之爲射節。是也。引周禮者。射人樂師職皆云。天子騶虞九節。諸侯騶虞七節。大夫采蘋。士采芣。皆五節。

司射退反位。樂正命大師曰。奏騶首閒若一。

樂正西而受命。左還東而命大師。以大射之樂。使奏之也。騶首。逸詩。曾孫也。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

名篇。後世失之。謂之曾孫。曾孫者。其章頭也。射義所載詩曰。曾孫侯氏。是也。以爲諸侯射節者。采其既有弧矢之威。又言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饗。有樂以時會君事之志也。閒若一者。調其聲之疏數重節。

〔疏〕

正義曰。注云狸首逸詩曾孫也者。以狸首是逸詩篇名。曾孫其章頭也。因亦謂之曾孫耳。云狸之言不來也者。解詩篇名狸之意。狸。來古音相近。不來。卽狸之合聲。猶終葵之爲椎。邾婁之爲鄆也。云其詩有射諸侯首不

朝者之言。因以名篇者。以狸首爲不來首爲諸侯不朝者。故其詩因以名篇。中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故用其詩爲大射樂章也。云後世失之。謂之曾孫。曾孫者。其章頭也。射義所載詩曰。曾孫侯氏是也者。此據射義所引曾孫侯氏之言。

知爲此詩章頭。故後世又名狸首爲曾孫。云以爲諸侯射節者。采其既有弧矢之威。又言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饗。有樂以時會君事之志也者。此據射義所引曾孫之文。明其所以爲諸侯射節之意也。盛氏曰。狸首之詩。

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以騶虞采蘋之類推之。亦必其首章有此二字。而取以名之耳。射義所載曾孫侯氏數語。未知其果是與否。卽使果是。亦未必其章頭也。鄭君諱所不知。而強爲之說。妄矣。又案大戴禮投壺篇。未亦載曾孫侯氏

之詩。比射義特詳。又雜以考工記祭侯祝辭。有嗟爾不寧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之言。或鄭說之所本與。凡以樂節射者。但取其節。而不取其詩之義也。今案大小戴記所載曾孫侯氏之詩。皆序射事。與騶虞采蘋之類不協。

疑非狸首本篇也。大戴禮既言曾孫侯氏。又云于侯既亢。尤屬不倫。蓋其所措捨者麗矣。韋氏協夢曰。騶虞。采蘋。采蘋。皆未嘗明言射事。而射節以之。狸首之詩。應與三詩相類。詎必拘拘以射爲辭乎。射義曾孫侯氏之云。蓋後人附

會而爲之說。注既以狸首爲逸詩。而又以曾孫侯氏當之。殊不必。又云劉氏敵因篆文狸形鵠首似巢。謂狸首卽鵠巢。騶虞采蘋采蘋皆二南篇名。則狸首亦必其儔。劉氏之說。非不可從。但無明文可據。不免穿鑿。仍從注作逸詩爲長。

注說原本射義。考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時會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是凡取以為節者。皆有其義。盛氏謂以樂節射。但取其節。不取其詩之義。顧與記文相悖。又射義引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饗。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饗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詳詳記文。此節明言諸侯相與盡志於射之事。所引詩言。亦與樂時會之義相合。是此詩為狸首之詞甚明。故鄭得據以當狸首之詩。非鑿空而妄說也。盛氏韋氏駁之。非是。劉氏則別自為說。謂狸首為鶉巢。取其與騶虞采蘋皆二南篇名。夫不顧其義。而惟取於二南之中。則二南豈止此四篇乎。且篆文狸鶉首巢形并不相類。何得妄取而當之。此真遠不知蓋闕之義也。云閒若一者。調其聲之疏數重節者。張氏爾岐曰。聲之疏數。必使勻適如一。以射禮所重在於能循此節也。

大師不與許諾樂正反位。奏狸首以射。三耦卒射。賓待于物如初。公樂作而後就物稍屬。不以樂志其他如初儀。不以樂志。君之射儀。遲速從心。其發不必應樂。辟〔疏〕正義曰。校勘記

作後。注辟不敏也。葛本無也字。意所擬度也。擬。徐本釋文俱作人。與單疏述注合。○賈疏云。此經云如初者。皆如上第二番射法。惟作樂為異。敖氏曰。稍屬。謂授矢于公稍屬也。然此當蒙如初儀之中。似不必獨見之。且語句不

合。亦恐非作經者之意。蓋衍文也。盛氏曰。稍屬當從敖氏作衍文。或謂稍屬不以樂志為句。非。方氏苞曰。再射於授矢言稍屬。三射於樂作言稍屬。蓋以君之血氣有強弱。志慮有緩急。且無暇專勤藝事。故四矢之行。不過與拾發之

節稍相屬而已。求以疏數如一。不可必得也。不過與鼓樂之節稍相屬而已。求以循聲而發。不可必得也。故少寬之。亦所以使自循者。而知職任之重且大也。胡氏肇昕曰。稍屬仍謂授矢于公耳。不言授矢者。省文耳。注云辟不敏也者。以君之遲速與樂節相應。不以樂志。則不見其不敏。是辟不敏也。引春秋傳者。定八年左傳文。引以證志為意所

擬度之意。吳氏廷華曰。注謂不必應樂。於文似矣。若以理論。則比禮比樂。君臣皆然。以諸侯而不必應樂。則狸首為虛奏矣。或云。公自以樂為志。臣下尊君。不敢必君之以樂志爾。存參。卒爵如初。賓就席。諸公卿大夫乘射者皆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反

位。釋獲者執餘獲進告左右卒射如初〔疏〕。正義曰。敖氏曰。卒射如初。謂公卒射。以至賓反位於階西之儀。實就席。諸公卿大夫乘射者皆繼射。釋獲如初。三事皆如初也。降反

位。釋獲者執餘獲進告左右卒射如初〔疏〕。正義曰。敖氏曰。卒射如初。謂公卒射。以至賓反位於階西之儀。實就席。諸公卿大夫乘射者皆繼射。釋獲如初。三事皆如初也。降反

位。指衆射之最後者而言。以見釋獲者升告之節也。

### 右以樂節射

司馬升命取矢。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小臣委矢。司馬師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算如初。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復位。

### 右樂射後取矢數獲

司射命設豐實。解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卒退。豐與解如初。〔疏〕正義曰。敎有設豐二字。如鄉射之文。朱氏大詁曰。敎說是也。命設豐者。司射是也。設豐者。司宮也。實解。則弟子也。上經云。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勝者之子弟洗解升酌。是也。司射但命設豐實解。乃弟子爲之。無待司射之命。若不重設豐二字。似以司射命設豐實解作一句讀。失之矣。唐石經脫。各本因之。當據鄉射補。通解反於鄉射。刪下設豐二字。則失之甚者也。

### 右樂射後飲不勝者

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而鏃。適次。命拾取矢如初。〔疏〕

正義曰。注云。側持弦曰執者。上文皆云挾一个。注云。方持弦矢曰挾。此云執一个。是側持弦矢也。司射反位。三耦及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袒決遂。以拾取

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而鏃。退適次。皆授有司弓矢。襲反位。〔疏〕正義曰。吳氏廷華曰。卿

大夫升就席〔疏〕正義曰。敖氏曰。不言諸公者。可知也。諸公卿大夫既就席。則士亦當反西方之位矣。

右樂射後拾取矢

司馬適次釋弓說決拾去扑襲反位司馬正命退福解綱小臣師退福巾車量人解左下綱司馬師命

獲者以旌與薦俎退解猶釋也。今文司馬師無司馬。〔疏〕正義曰。敖氏曰。退福亦于次。司馬正於此命解綱。則龜亦命繫之明矣。鄉射曰。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注云今文司馬師無司馬者。胡

氏承琪曰。案鄉射惟司馬一人。而司馬即前之司正。此則大射正為司正。不為司馬。而別有司馬正一人。司馬師一人。鄉射命弟子說侯。命獲者以旌退。皆司馬命之。此則司馬正命解綱。司馬師命退旌師者。正之貳也。此外有小臣師。

又有僕人師。若如今文無司馬。單言師。未明何人。故鄭從古文。吳氏廷華曰。此下當有司馬復為司正語。文省。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而俟諸所退射器皆俟。備君復射。釋獲者亦退

其薦〔疏〕正義曰。敖氏曰。亦小臣執中。大史執算也。退中與算。亦於西堂下。既則才史小史俱復位於門東。盛氏曰。大史當復於侯東北之位。

右三番射竟退諸射器將坐燕以終禮

公又舉奠解惟公所賜若賓若長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解降奠于篚反位〔疏〕正義曰。正

敖氏曰。此一舉解。當在未立司正之前。乃降於此者。為射故也。陳氏暘曰。燕禮工歌之後。笙奏之前。即為大夫舉旅。大射至射畢為大夫舉旅者。主於射故也。吳氏廷華曰。此是長駘之第三解。褚氏寅亮曰。前駘三解。公舉其二。

餘其一。至射畢旅大夫。公乃舉之。

右為大夫舉旅酬

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檀之東北面告于公。請徹俎。公許。射事既畢。禮殺人。疏。正義曰。李氏協夢曰。穆射

徹俎。亦當以司正。李氏寶之。謂司馬正當作司正。今從之。遂適西階上。北面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諸公卿取俎如賓禮。遂出授從

者于門外。自其從。疏。正義曰。如賓禮。謂亦如鄉其席。取之也。諸公南面。卿北面。大夫降復位。門東北。疏。正義曰。賈疏云。大夫雖無俎。以賓及公卿皆送俎。不可獨立於

堂。故降復位。注云門東北面者。謂初小臣納卿大夫門東北面揖位。數氏曰。復位于門東者。以諸公卿亦以俎出故也。燕禮諸公卿無俎。故身大夫降而立于西階下。盛氏曰。復位門右少進之位。庶子正徹公俎。

降自阼階以東。降自阼階。若親徹。疏。正義曰。數氏曰。正庶子之長者也。燕禮膳設公俎。亦膳宰徹之。然則上

組。不皆正可知。賓諸公卿皆入門。東面北上。諸公卿不入門而右。疏。正義曰。數氏曰。入門。入自闕東也。入門而不

升。宜近之。盛氏曰。東面北上。與燕禮卿大夫降位同。蓋近西階下也。數說非。吳氏廷華曰。東面北上。以將自西階升也。穆射卿大夫皆降。東面北上。即此位耳。司正升賓。賓諸公卿大夫

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龜命以我安臣。於君尚。疏。正義曰。校勘記曰。養庶羞。羞。進也。猶踞踏。至此乃敢安。

庶。衆也。所進衆羞。謂臠肝骨狗。疏。正義曰。注炮。謚膾鯉炮。嚴本作煎。釋文云。炮或作

臠也。或有炮。臠膾鯉。雞兔鴉。疏。注云所進衆羞。謂臠肝骨狗。臠也者。內則云。肝骨。取狗肝一

臠之。以其骨。臠之。舉燠。其骨不臠。又公食大夫禮有牛。臠炙羊。臠炙豕。臠炙。大射先行燕禮。燕禮其牲惟狗。故知衆

羞謂臠肝骨狗。臠也。云或有炮。臠膾鯉。雞兔鴉者。臠膾鯉見詩六月篇。雞兔鴉見公食大夫禮。鄭據禮推之。疑其

或亦有。大夫祭薦。燕乃祭薦。不疏。正義曰。注云不敢於盛成禮者。盛指獻時賓及公卿皆於獻

命。公曰衆無不醉。賓及諸公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位坐。皆命者。命賓命諸公命卿大夫皆鄉其位也。與對必席。敬也。司正退立西序端。

〔疏〕正義曰。注云與對必降席者。賈疏曰。經直云與對。不言降席。鄭知降席者。以為反坐故知降席也。云司正退立西序端者。賈疏云。司正監酒。此將獻。士事未訖。亦如癸飲酒監旅時立于西序端也。吳氏廷華曰。言皆命。則北面總命之也。

右徹俎安坐

主人洗酌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獻士用觶。七賤也。今文解作觶。上獻大夫用觶。觶小而解大。用大

者賤。用小者尊。七賤宜用觶。故今文作觶。鄭不從也。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其他謂衆士也。升不拜受爵。乃薦司正與射

人于解南北面東上。司正為上。司正。射人士也。以齒受獻。既乃薦之也。〔疏〕正義曰。賈疏云。案燕禮薦司

正一人。此不言其數。又不言司正與執事者。以射人是小射正。非一人互見執事。執事者皆同獻。不言其數。不言執事者二人。文不具。盛氏曰。此言射人而不言其數。則不止一人矣。蓋小射正之俟於東堂者皆與也。皆與也者。以其

有事也。不言司正者。以其為士中之尊。不可位於小射正之下也。不言執事者。執事者非士也。凡此皆與燕禮異。疏以為文不具。非。方氏苞曰。司正即大射正也。司馬之事與司射等。而不與於射薦。以大射主於習禮觀德。而義不兼

於立武也。司馬且不與。況司正與執事者。疏謂文不具。非也。又案上下經文。似羣士皆受獻立於東方。而後徧薦於司正。射人執射政之總。故獻時獨薦於解南以優異之。猶燕禮之主人。士也。而與大夫同薦。舊說俱難通。燕以示慈

惠。故井及司正與執事者。大射以辨名位。程德器。故惟射人特薦。義之宜也。釋官曰。大射以射為主。故司射與射人特薦。射人當兼司射小射正言之。凡射時有事者皆得薦。故不言其數。燕禮則射人之供事者少。故云一人。注疏俱

未的。又案。大射正小射正分別尊卑長貳之稱。司射臨事設立之名。射人其官之本號也。此篇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射人宿視祿。射人告具于公。以直云射人。則其官之長可知。且是時射人供事者少。無煩辨別尊卑也。揅獨言大射正

者。以自後皆言擯者。恐人不辨其為長為貳。故特著之也。司射不著為大射正小射正者。以燕禮經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已有明文。從可知也。自後皆言擯者。司正、司射、大射正、小射正。不復言射人。此又云薦司正與射人者。

以射事既畢。無須辨其長貳。故總言射人。覓有事於射者皆得薦也。司正仍云司正。不總屬射人者。以是後司正猶有事。故從其設立之名而別言之也。此射人一官稱名錯出之故。於此求之。可以得其緒矣。又案射時雖有司射大射正小射正。而始終皆司射主其事。如初次射請射。命納射器。位畫物。比三耦。命取弓矢。誘射。作射。命射。告卒射。第二次釋獲之射請射。比衆耦。命拾取矢。作射。請釋獲于公。命設中。命射視算。命設豐。命飲獻釋獲者。第三次樂射請射。命拾取矢。作射。請樂于公。命射視算。命設豐。命飲。命拾取矢。命釋獲者退中與算。皆司射事也。大射正惟公射時授弓受弓。以矢行告。小射正惟作升飲。作取矢。及公射時贊決拾授弓於大射正而已。張氏惠言曰。司士庭長。其位是士。故獻士先薦之。猶主人是大夫。獻大夫時先獻主人也。賈疏以爲既獻士乃薦司正。非也。稽氏寅亮曰。以齒受獻。薦則先士。於獻示同。於薦示異也。鄭於上經司射指爲射人。此經注云射人小射正。然則司射蓋小射正爲之。但據燕禮大射正爲司射。則此似不應以小射正爲之。敷氏謂亦大射正。或燕射異於大射與。辨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士既獻易位。夫在堂。臣位尊東也。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亦者。亦士也。辨獻乃薦。禮同。則知燕禮之小臣師非畢獻薦之。略賤。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亦者。亦士也。辨獻乃薦。禮同。則知燕禮之小臣師非其長明矣。注云祝史門東。北面東上者。釋官曰。經不著祝史之位。故注言之。敷氏曰。此獻史蓋小史也。大史。釋獲。龜已受獻。盛氏曰。祝史位在干侯之東北。注非。韋氏協夢曰。周禮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十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七十有六人。諸侯降等。亦當有其半。射禮釋獲用大史小史各一人。皆於釋獲時獻之。其不主釋獲者。至此始受獻。張氏惠言曰。疏以獻旅食西面授。決大史等北面。主人亦西面授。小臣師南面。主人北面授。案旅食別於士。故別尊獻之。祝史小臣師皆士也。獻之當在士中。薦之於其位如司正例耳。經云就其位而薦之。非就其位而獻之也。疏妄說。案此經諸官。有始入不言其位。而其後可見。及注明言之者。主人在洗北薦時見之。小臣師在東堂下。其先入時不言。大射正至爲司正然後有位。司射司馬服不矢人至射然後有位。大樂正小樂正僕人正僕人師僕人七庶子正庶子內小臣工人十梓人司宮祝則注皆言其位。量人巾車隸僕人注言其受獻之位是也。又有經注皆不言其位者。小臣正小射正司馬師小史宰胥甸人是也。以義推之。前射時量人巾車張三侯。樂人宿縣。司空設尊布席。射人宿禱。膳宰具饌。此皆有事先在射宮者。樂正僕人內小臣皆內臣之屬。庶子宿衛主人。宰夫是膳宰之長。及工人十梓人隸僕人皆婦除之官。必先就位而俟。不隨君入。故入門後不著其位。案公食宰東夾北。西面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此賓諸公卿之屬。不自房來。則宰位不在北堂。燕禮宰夫官具饌于寢東。注又以內小臣在東堂下南面西上。則宰胥及

有司在東堂南面西上。少退於小臣師。庶子內小臣又少退於膳宰可知也。量人中車隸僕人及服不皆是有司之屬。司射命有司納射器。在西階前東面右顧。則有司在西方士南可知。服不事在於乏。宜在乏後俟事。三官得獻。次服不。則其位在門西。旅食後。東面北上可知也。射人為擯者。擯者位在中庭。又將為司正。小射正薦之亦在解南。則未為擯。及未為司射時。大小射正皆中庭北面東上可知也。大射正既為司正。一小射正為司射。贊公射時有二小射正。第三番射。作取矢。作升飲。皆小射正為之。其事與司射相代。則小射正二人。次司射立於大史之南可知也。小臣正詔相君禮。小臣師佐之。及其從者。俱當隨君而入。小臣正恆近君。君在庭。則左右君。有事則升贊君。在堂則當階下北面。比於祭禮之宗人。其位無定。故不言位。小臣師及從者初從小臣正至階下。公升之後。則就東堂下位可知也。司馬正司馬師皆司馬之士。其始入在土中。及射時。司馬位司射南。司馬師行事。司馬相代。則次司馬而立司射南可知也。小史者。大史之佐。經云大史在千侯東北。北面東上。則史非一人。小史在其中矣。至射時大史位在中西。司射命大史。大史則命小史。小史命獲者。則小史次大史而立中西可知也。司宮士即司宮之長。位北堂下。甸人。亦有司也。位西方土南。有司不與射。闕人守門。籛人守鐘懸。賓賜脯於門內審者。蓋籛人往受之。非樂懸得至門也。又司正位在解南。及射時不見司正所立。案君射畢云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司正惟有二位。堂下位。解南堂上位。在西序端。先時工人十梓人畫物。射正莅之。是司正在堂。或者即在序端乎。又僕人正及師與士相工者隨工遷東。陪於工後。仍有不相工者在西懸北。為士舉旅。僕人師升酌是也。主人就士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主人既酌西面。七旅食北面受。〔疏〕正義曰。注於賤略之也。校勘記曰。徐本通解俱無也字。與疏標起訖合。○方氏苞曰。鄉射之射事及獻薦。弟子所共實多。國君官備。燕與大射。獻酬射事。皆官共之。庶子惟設折俎。弟子惟洗射酌奠而已。庶子執事有列而門內無位。士旅食者一無所事。而位在土南。特為設尊繼士而獻。則為升於司馬之士。司十作之以從會同。賓客者無疑矣。蓋士旅食者及庶子。即他日之命士卿大夫也。猶鄉射之弟子即他日之學士可賓與者也。使之觀禮。則志氣有所感興。使之習事。則政事日以練達。所以成其德。達其材。即於是乎寓焉。至於祭祀之有旅食。所以崇賓主之敬。又以使族姻鄉黨情意周洽。而潛消其怨爭鬪辨之萌。燕大射之有旅食。所以溥君公之恩。又以使少長尊卑分誼詳明。而即是為協恭和衷之本。聖人緣情制禮。徧布周密。本末兼該。而一以貫之如此。又云。燕禮有士旅食。而庶子弟所不見而宜早知者。燕則君臣相樂。惟將仕者使觀禮可矣。主人執虔爵奠于篚復位。



右主人獻士及旅食

賓降洗升。媵解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賓受公賜多矣。禮將終。宜勸公序厚意也。今文解。

爲觚。公答。正義曰。注云今文公答拜無再拜者。校勘記曰。無再拜。拜字疑衍。姜氏曰。答再拜者。蓋賓致爵。拜。無再拜。與臣異。而既徹俎安坐。又以其前異。當以古文爲正。方氏苞曰。燕禮公答賓。主人媵爵者。卿大夫皆再拜。大射皆一拜。惟答賓前後兩再拜。於飲射爵。見救過之道在自下。於賓媵解。見禮賢之義當厚終也。然賓始升。及卒爵答再拜。而奠爵仍答一拜。輕重之衡寓焉。外此惟始媵解者卒解後答再拜。以此解乃代公飲酬爵也。無算爵。受賜爵者答再拜。以受者非賓則公卿。亦禮厚於終之義。胡氏承琪曰。案燕禮云。賓降洗。升。媵觚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鄭以彼決此。故從古文。賓坐祭卒爵。

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觚。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答拜。反位。

反位。此。觚當爲〔疏〕。正義曰。公答拜反位。校勘記曰。反上。唐石經。徐本。通解。要義。敖氏。俱有賓字。石經考文提要。云。上云賓升成拜。升。反位相承。注云此觚當爲解者。賈疏云。凡旅酬皆用解。獻士尚用解。故知觚當爲解。下經觚亦當爲解。胡氏承琪曰。疏說是也。又案疏云下經觚亦當爲解者。指下文公坐取賓所媵觚而言。今十行本則作公坐取賓所媵解。蓋因疏說改之。賈所見本作觚也。公坐取賓所媵觚與。

惟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升成拜。公答再拜。乃就席坐行之。

坐行之。若今。〔疏〕。正義曰。受酬之禮。校。坐相勸酒。勸記曰。酬誤作成。有執爵者。士有盥升。惟受于公者拜。其餘則否。司正命。

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

欲令惠。〔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司正以酬士命大。均。下文方言酬節。此其命之辭也。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

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答拜。

與酬士者。士立堂。〔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士立堂下。徐本無士字。通。下。與上坐者異。異下徐本通解俱有也字。與單。

與上坐者異。〔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士立堂下。徐本無士字。通。

疏標目 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視史小臣旅食皆及焉士旅酌旅序也士以次自酌相酬

無執爵正義曰注云無執爵者對上者文卿大夫有執爵者而言也

右賓舉爵爲士旅酬

若命曰復射則不獻庶子獻庶子則正禮畢後無事〔疏〕正義曰：敷氏曰：命、君命也。不猶未也。此雖非正射。然亦當於

獻庶子等。如下節所陳。若復射。則暫止。俟射畢乃獻。盛氏曰：此又因燕而射也。燕禮射於獻士之後。今移於此者。以前有三番正射。其節宜少閒也。章氏協夢曰：不獻庶子。非謂終不獻也。蓋不獻庶子。即行復射禮。既復射。然後

獻之。司射命射惟欲司射命實及諸公卿大夫射欲者則射〔疏〕正義曰：敷氏曰：以其非正射也。人之力量弱也。然則正射之時。自諸公以至於士無有不與射者矣。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答拜拜君樂與臣下執事無已不〔疏〕正義曰：敷氏曰：公不辭之。而即答拜者。以賓不在其中也。賓不與此拜者。以與君爲耦。射否宜由君。不敢從惟欲之命也。盛氏曰：皆降拜者。拜君復射之命也。雖將不與射者亦拜。賓亦在焉。而公不辭之者。以其非與公爲禮也。凡因受命而拜者。公皆不辭其下拜。敷說非。案義疏曰：命復射而拜。豈發中三侯皆獲其功一也。而和者亦多。尙歡〔疏〕曰：正義非爲樂與執事也。賓與君爲耦。不可從羣臣之類矣。

豈發中三侯皆獲樂也。矢揚觸或有參中者〔疏〕曰：正義

殺勸記曰：注而和者亦多。亦、徐本。通解。楊氏。俱作益。與疏合。尙歡樂也。歡、陳本作勸。○上文惟公中三侯皆釋獲。至此燕後復射禮殺。臣與君同。故云和者益多也。尙歡樂也。云矢揚觸。或有參中者。以卿大夫士因矢揚觸。

或有中非其侯者。亦皆獲也。敷氏曰：以其非正射。故上下射惟拾發一矢而已。以其豈發。故雖中非其侯。而亦獲是禮。亦相因而然也。中亦謂中其鵠耳。惟公則離維綱揚觸復而皆獲。上云退中與算而侯。至是則亦設中執算而釋獲矣。釋獲則有飲射爵之事也。郝氏曰：豈發惟發一矢。中三侯皆釋獲。以一矢獲難也。盛氏曰：此著其禮之異者。其

他皆如初可知。凡射必將乘矢。因燕而射亦然。詩云四鍬既釣是也。敷氏郝氏皆以爲惟發一矢。恐非。豈發中三侯皆

獲則有飲射爵之事也。郝氏曰：豈發惟發一矢。中三侯皆釋獲。以一矢獲難也。盛氏曰：此著其禮之異者。其

他皆如初可知。凡射必將乘矢。因燕而射亦然。詩云四鍬既釣是也。敷氏郝氏皆以爲惟發一矢。恐非。豈發中三侯皆

獲者。燕射君臣同一侯。此雖仍大射三侯。而射者每發一矢。值中一侯。皆得唱獲釋算。亦取同侯之義也。

### 右坐燕時或復射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獻。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如獻

庶子之禮。

庶子既掌六牲之體。又正舞位授舞器。與膳宰樂正聯事。又掌國子戒令。教治世子之官也。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位在中庭之左右。小樂正在頌磬之北。右也。工在西。即北面。工遷於東。則東面。大

樂正在笙磬之北。左也。工在西。則西面。工遷於東。則北面。僕人正相大師。工升堂。與其師七降立於小樂正之北。北上。工遷於東。則陪其工後。國君無故不釋幣。二正。君之近官也。內小臣奄人掌君陰事。陰令。后夫人之官也。獻

三官於阼階。別內外臣也。同獻更洗。以時事不聯也。獻正下及內小臣。則磬人鍾。〔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后夫人。鐘人鼓人。僕人師僕人。士蓋獻可知也。庶子內小臣位在小臣師之東。少退西上。〔疏〕人后誤作後。○釋官曰。左

右正辨見燕禮。鄭氏兼樂正釋之。誤。經有小樂正。又有樂正。疏謂單言樂正者。謂大樂正是也。但此篇有小樂正。故單言樂正者為大樂正。若散文。則小樂正而通言樂正。燕禮諸篇無大樂正。所言樂正。皆小樂正也。此篇則大小樂

正俱有。小樂正主告樂備。經云。小樂正從之。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又云。小樂正立于西階東。是也。大樂正主射時命工奏樂。經云。司射東面命樂正曰。命用樂。樂正曰。諾。又云。樂正命大師曰。奏。肆首閒若一。是也。注謂

小樂正在頌磬之北。為右。大樂正在笙磬之北。為左。其言無所據。鄉射禮將射。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於下。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箭。西面北上坐。樂正北面立於其南。射畢。樂正命弟子贊工即位。弟子相工如其

降也。升自西階反坐。此篇不言者。文不具耳。其實亦與彼同。樂正之位。總與工相近。工在西。則立於西。工在東。則立於東。大小樂正皆然。以鄉射參之。此篇工入時。大小樂正皆當立於西階下。特主告樂備者為小樂正。故言小樂

正從之。及遷樂於東之時。大小樂正皆當立於其南。鄭氏之說。考之於經。無所依據。蓋緣誤解左右正為樂正。故意造其說。以牽合左右之文耳。

### 右主人獻庶子等獻禮之終也

無算爵。算數也。爵行無次數。惟意所勸。醉而止。〔疏〕正義曰。注惟意所勸。張氏勸作歡。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

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與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疏〕

正義曰。方氏苞曰。公為賓舉旅。再拜稽首。公答一拜。則為卿大夫舉旅皆答一拜可知矣。而無算之受賜者。獨答再拜。示君之待臣。宜厚於終也。猶燕禮公命徹幕。公卿大夫皆降拜稽首。而不復升拜。示臣之事君。於終極謹也。

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酬之禮。爵代舉。今爵並行。嫌不代也。〔疏〕〔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

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燕之歡在飲酒。成其意也。受賜者與授執散爵者。執散爵者乃酌行之。與其所〔疏〕〔疏〕正義曰。積氏寅亮

曰。不言爵。可知也。何必添入。惟受于公者拜。卒爵者與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乃猶而也。士不

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疏〕〔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亦如大夫之不拜而飲。飲畢遂實爵也。公有命徹幕。則賓及諸公卿大夫

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命徹幕者。公意。〔疏〕〔疏〕正義曰。北面東上。校勘記曰。殷勤。欲盡酒。〔疏〕曰。石經補闕誤作北北東上。公命小臣正辭。公答拜。

大夫皆辟。升反位。升不成拜於將。醉。正臣禮。士終旅于上如初。卿大夫降而爵止。於其反席卒之。無算樂。升歌開合無次數。惟意所欲。

右燕末盡歡

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為燭于門外。宵。夜也。燭。燭也。甸人。掌共薪蒸者。

庭大燭。為其位廣也。〔疏〕〔疏〕正義曰。候賓出。校勘記曰。為。作也。作燭候賓出。〔疏〕〔疏〕候。徐。陳。通解。俱作俟。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取脯。重得。君之賜。〔疏〕〔疏〕奏陔。陔。夏。樂章。

也。其歌頌類也。以鐘鼓奏之。其篇今亡。賓所執脯。以賜鐘人于門內。霑遂出。必賜鐘人。鐘人以鐘鼓奏陔夏。卿大夫皆出。從賓出。

公不送。臣也。與之安燕交。嫌亢禮也。公入。驚。驚夏。亦樂章也。以鐘鼓奏之。其詩今亡。此公出而言入。疏。正義曰。注云。射宮在郊。以將還爲入。燕不驚者。於路寢無出入也者。鄉射記。於郊則闔中。鄭云。諸侯大學在郊。是諸侯大射所。故云大射在郊也。燕禮記云。燕朝服于寢。是燕於路寢也。敖氏曰。入評降而入於內也。驚上似脫奏字。燕禮不言公入。此言公入。爲奏驚而見之也。公入而奏驚夏。亦盛射禮也。出時不奏。遠辟天子之禮也。大司樂職曰。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盛氏曰。公入當依鄭解。後儒據此而謂大射亦在公宮。非也。然此言於鄉大夫皆出之後。則公之自大學而歸也。蓋獨後於羣臣矣。亦可見公之勤禮而不倦也。周禮鐘師掌以鐘鼓奏九夏。其卒曰驚夏。未詳何用。杜子春以爲公出入奏之。蓋據此言也。然此惟見公入。而出則無文。又言驚而不言夏。則杜說亦未可盡信。大抵公入奏驚。猶賓出之奏陔。其所歌之詩。與奏之之節。必與天子之樂有別。而今皆不可考矣。褚氏寅亮曰。敖氏總誤認別在路寢。故以爲降入於內。不知諸侯路寢之庭不能容九十弓之侯道也。○又曰。此篇無記。見於鄉射篇矣。

### 右賓出公入



# 儀禮正義

## 卷十六

### 聘禮第八

鄭目錄云。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聘使大夫。周禮曰。凡諸侯之邦〔疏〕正義。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聘於五禮屬賓禮。大戴第十四。小戴第十五。別錄第八。〔疏〕義。

曰。相問之禮下。毛本無也字。釋文。集釋俱有。於五禮上。集釋有聘字。毛本無。今從集釋。○云大問曰聘者。聘之真問。對文異。散則通。詩采薇毛傳云。聘、問也。白虎通云。聘者。問也。曲禮曰。諸侯使大夫問于諸侯曰。聘。是聘問義通。鄭以此篇是言大聘之禮。故云大問曰聘。對下小聘曰問言也。云諸侯相於者。呂覽注云。於。猶厚也。言聘爲諸侯相親厚之道也。云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也者。據下記久無事則聘焉。注云。事。謂盟會之屬也。知大聘使卿者。賈疏云。大行人云。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又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聘義。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諸侯之卿介。各下其君二等者也。此聘禮是侯伯之卿大聘。以其經云五介。上介奉束錦。七介四人。皆奉玉錦。又云。入竟張旛。孤卿建旛。據侯伯之卿之聘者。周公作經。互見爲義。此見侯伯之卿大聘。玉人云。璩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親聘上公之臣。公食大夫俎。實云倫膚七。據子男之臣。是各舉一邊而言。明五等俱有。是其互見爲義也。盛氏云。大國聘禮。見於周禮司儀職文。所謂諸公之臣。相爲國客。是也。周禮舉大國。此舉次國。蓋互相備。今案郊勞經云。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注云。不受於堂。此主於侯伯之臣也。公之臣受勞於堂。則鄭固以此篇爲侯伯大聘之禮矣。然要其聘之儀節。五等皆同。所異者。唯禮物度數耳。云小聘使大夫者。以大聘使卿。明知小聘使大夫。下經小聘曰問。其禮如爲介三介。是又下其卿二等。故知使大夫也。云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者。此周禮大行人文。彼注云。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鄭司農說殷聘。以春秋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是也。今案。周禮言殷相聘。身下記久無事則聘義合。謂中間久無事。則行聘禮。爾雅釋言。殷、齊、中也。故鄭服皆訓殷爲中。鄭注

云。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者。謂於朝之中及時相聘也。蓋諸侯之相朝。世一行之。聘則無數。故於其中酌擇無事之時而行之。使不失之疏。亦不失之數也。若方有盟會之事。而又行聘。則數矣。是言殷相聘。亦言久無事則聘。義正同也。聘義曰。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鄭注。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王制曰。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鄭注。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兩注似異者。褚氏云。比年三年。乃周公所制邦交之禮。非行於天子之禮也。王制則指諸侯之于天子。故鄭據左傳辨之。今案昭三年左傳曰。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此鄭所據之文也。又昭十三年左傳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亦與周禮不合。三禮札記云。周禮有天子聘諸侯之禮。大行人云。閒問以諭諸侯之志。又云。歲徧存。三歲徧勑。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聘天子之禮。大宗伯云。時聘曰問。殷親曰視。大行人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以除邦國之憾。是也。儀禮但有諸侯聘諸侯之禮。而無諸侯聘天子及天子聘諸侯之禮。蓋皆闕而不存耳。○禮經釋例云。凡聘問觀皆于廟。會同于壇。十相見于寢。案聘禮聘賓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祧。始祖廟也。又聘時及廟門。公揖入。又云。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注。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聘禮重。故主國之君受之于始祖廟也。又云。賓朝服問鄉。鄉受于祖廟。問鄉。聘賓奉其君命來。其禮亦重。故主國之鄉受之于祖廟也。雖廟受而不几筵。辟君也。觀禮。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注。受舍於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鄭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擊于朝。受享于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周官大行人。公侯伯子男皆廟中將幣三享。亦指朝宗覲遇而言。所謂廟者。皆祧廟也。是聘問覲皆受之于廟也。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注。四時朝覲。受之于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又引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爲壇三成。是會同則於壇也。至于十相見禮。非問鄉可比。其禮殺。行禮之處。經無明文。考士昏禮若不親迎壻見注。壻見於寢。壻見之禮。略如士相見之禮。則士相見當亦於寢矣。

聘禮君與卿圖事

圖。謀也。謀聘故及可使者。謀事者必因朝。〔疏〕正義曰。自此至不辭。言命使人之事。○鄉、

圖之。周禮大宰職曰。乃施典于邦國。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鄭注。參謂鄉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殷、衆也。謂衆士也。輔、府史。庶人在官者。禮記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鄉。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鄭注。上大夫曰卿。王制又曰。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鄭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此文似誤脫耳。儀禮釋官云。大宰施典于邦國。設其參。不言小國有異。則小國亦三卿明矣。鄉飲酒義曰。建國必立三卿。是也。釋官又云。天子六卿。諸侯之制半天子。故卿止三人也。若大夫則不止五人。經云傳其伍。蓋指副於卿者言之。周禮六官之屬。卿止六人。而中大夫不止小宰小司徒等十二人。是其明證。士亦不止二十七人。王制但就上士言之。其中士下士則無文也。今案諸侯卿大夫士之制。略具於此。注云圖。謀也者。爾雅釋詁文。云謀聘故及可使者。聘故。謂謀所聘之國。古之聘者必擇有道之國而行之。此常聘也。又如告糴乞師之類。亦行聘禮。皆所謂聘故也。可使。謂謀出聘之人。即使介是也。云謀事者必因朝者。古者諸侯每日視朝。君臣相見。故因朝謀之。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其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卽路寢也。其二在路門外。謂之治朝。卽正朝也。其三在皋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諸侯無皋門。外朝亦在庫門外。三朝唯路寢燕朝有堂。治朝外朝皆無堂。論語。攝齊升堂。謂燕朝也。燕朝又名內朝。見文王世子。治朝對庫門外之朝言。亦曰內朝。玉藻。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是也。對路門內之朝言。亦曰外朝。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則以官。是也。江氏永云。此圖事命使者。當在路寢之朝。後夕幣乃在路門外正朝也。又云。古者視朝之儀。臣先君入。君出路門。立于寧。徧揖羣臣。則朝禮畢。於是君退。適路寢聽政。諸臣至官府治事處治文書。如議論政事。君有命。臣有進言。則於路門內朝。又云。路寢門內之朝。君之視之也。常有四。一爲與宗人圖嘉事。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鄭云。謂以宗族事會。是也。一爲與羣臣燕飲。燕禮所言是也。一爲君臣有謀議。臣有所進言。則治朝既畢。復視內朝。鄉黨所記是也。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亦是在內朝也。一是羣臣以玄端服夕見。亦是有事謀議也。四事外。則君與四方之賓燕。亦在寢。非朝禮。又或臣燕見于君。士相見禮所謂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亦非朝禮。孔子侍坐侍食對問政對儒行。皆是燕見時也。今案此聘禮。略見諸侯三朝之制。圖事命使。在燕朝也。及期夕幣。管人布幕于寢門外。注云。寢門外朝也。則是治朝。又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注云。次在大門外之西。則是外朝。其餘行禮在治朝外朝者尙多。各隨文解之。賈疏以大射爲射朝。不知大射在射宮。不在朝也。又謂儀禮不見路門外正朝。皆誤。云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者。案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十立于四方。東面北上。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而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蓋三卿五大夫初入門右。同北面。揖揖。卿西面。大夫少進。北面不改。鄭以燕禮行于路寢。其面位如是。此圖事在燕朝。故約燕禮之文。知亦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

面也。江氏永云。王朝禮。三公北面。而諸侯禮大夫北面。變于王朝也。又天子諸侯路寢南面聽政。燕在阼階西面。見禮弓疏。遂命使者。因命之也。既謀其人。〔疏〕正義曰。注云遂猶

因也。既謀其人。因命之也者。此使者卿也。在謀事之中。故因與謀定而命之也。書序傳云。因事曰遂。是進與因義通。云聘使卿者。姚氏範云左傳。鄭游吉對晉十景伯。先王之制。嘉好聘享之事。于是乎使卿。魯所使聘于諸侯者。

如公子友。公子遂。季孫行父。仲孫蔑。叔孫豹等。皆卿。使者再拜稽首辭。辭以不〔疏〕正義曰。敖氏云。使者則使卿。正也。吳氏廷華云。變卿言使者。以所事名之也。使者再拜稽首辭。辭以不〔疏〕少進而北面。乃拜。君親命之。故拜而後辭。異於傳命之儀也。又云。使者與上介必辭者。不敢以專對之才自許。君不許。乃退也。受命謙敬也。注云辭以不敏者。凡使才須敏。左傳。禮成而加之以敏。是也。故以不敏辭。君不許。乃退也。受命

者必〔疏〕正義曰。不許者。不許其辭也。云退。反位也者。言此退是反其西面之位。非退出也。必知退是反位者。進。〔疏〕以受命者必進而近君。違其位也。曲禮曰。揖人必違其位。況拜君命乎。不許乃退。不再辭者。臣惟君所使。雖懼弗勝任。而亦不敢避也。既圖事戒上介亦如之。既。已也。戒。猶命也。已。謀事。〔疏〕夫為之。所以副使者。或聘

使有故。則上介攝其事。是其任亦重。故亦稽首辭如使者。今案亦如之。如其再拜以下至不許乃退也。注云戒。猶命也者。儀禮內言戒者不一義。有訓警者。有訓告者。此戒上介。亦是命之為上介。與命使者同。故云猶命也。云已謀事。乃命上介。難於使者。易於介者。上遂命使者。即於圖事時命之。此圖事既畢乃

戒。明不爽使者同命。是有難易之分也。敖氏云。使者言命。上介言戒。異尊卑也。宰命司馬戒衆介。衆介皆逆命不辭。宰。上卿貳君事者也。諸侯謂司徒為宰。衆介者。士也。士屬司〔疏〕於此注為宰。宰上。及下注宰

之屬也上。皆增大字。據陸也。案單疏述注。無大字。今案殿本及各本俱無大字。集釋載此注云。諸侯謂司徒為大宰。有大字。下注無。○宰命司馬。蓋以君命命之。必命司馬戒衆介者。衆介卑。君不親命之也。注云宰。上卿貳君事

者也者。案王制。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云云。是於三卿中。更分為上中下也。故左傳有冢卿介卿亞卿之稱。冢卿。即上卿也。貳君事。謂執政也。云諸侯謂司徒為宰者。案內則。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鄭注。

一云。冢宰。記者據諸侯也。諸侯并六卿為三。或兼職焉。王制疏引崔氏靈恩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徒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此三卿

一云。冢宰。記者據諸侯也。諸侯并六卿為三。或兼職焉。王制疏引崔氏靈恩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徒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此三卿

一云。冢宰。記者據諸侯也。諸侯并六卿為三。或兼職焉。王制疏引崔氏靈恩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徒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此三卿

一云。冢宰。記者據諸侯也。諸侯并六卿為三。或兼職焉。王制疏引崔氏靈恩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徒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此三卿

也。以此推之。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下大夫五人者。謂司徒下二人。一小宰。一小司徒。司空下二人。一小司寇。一小司空。司馬事書。惟置一人。一小司馬也。儀禮釋官云。諸侯三卿。其來已久。詩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牧誓及立政。言文武未身天下以前制。皆曰司徒司馬司空。至武王有天下。立六卿。而三卿遂定爲諸侯之制。是以酒誥。梓材。俱云司徒司馬司空也。春秋時有可考者。如襄十年左傳云。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二十五年傳云。子產入陳。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昭四年傳云。晉子爲司徒。夫子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三卿爲司徒司馬司空之證也。今案諸侯不立冢宰之官。以司徒兼之。故亦謂司徒爲宰也。互詳大射儀宰戒百官下。云衆介者。士也者。衆介。下經亦稱士介。明以士爲之。則上介爲大夫益明矣。云士屬司馬。周禮司馬之屬。司士掌作士適四方。使爲介者。此釋經所以命司馬戒之義也。司士職曰。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司士爲司馬之屬官而掌士。故云士屬司馬也。作士適四方。使爲介。亦司士職文。彼注分使與介爲二。謂士使自以王命使也。此注引之。則取爲介之文。以證衆介爲士。玉藻曰。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云逆猶受也者。爾雅說文皆云逆。迎也。禹貢同爲逆河。鄭注言相向迎受。故此注云猶受也。衆介受命不辭者。蔡氏云。衆介無應對危辱之責。爲君奔走職也。故直受不辭。○王氏士讓疑諸侯三卿。經言宰命司馬戒衆介。是二卿皆在國理事。堪使者。惟司空耳。今案。諸侯司徒下有小宰小司徒。司馬下有小司馬。宰與司馬若出使。自有小宰等官攝其命與戒之事。不必泥也。

### 右命使

**宰書幣**。書聘所用幣多少也。〔疏〕正義曰。自此至所受書以行。言授幣之事。注云書聘所用幣多少也者。經所云之矣。各稱其邦而爲之幣。注謂于大國則豐。于小國則殺。是用幣有多少也。郝氏敬云。幣。所齎玉帛皮馬之類。書。記數也。云宰又掌制國之用者。是申言宰書之義。王制曰。冢宰制國用。是也。敷氏云。周官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六曰幣帛之式。命宰夫官員。宰夫。宰之屬也。命之。〔疏〕正義曰。云宰夫。宰之屬也者。詳大射儀。云命之使。故此主幣幣也。使衆官員幣及所宜齎者。張氏爾岐云。命之者。宰也。

既書用幣之數。遂命宰夫。使官員之。吳氏廷華云。官員。謂衆官各備其所宜具也。今案注既云使衆官員幣。而又云及所宜齎。則官員者。不獨幣而已。齎與資通。下記問數月之資注。資。行用也。周禮外府。共其財用之幣齎。鄭

備禮正義 七 卷十六 三三



氏爾岐云。此幕非在上之幕。乃布之地以爲藉者。今案。陳幣必先布幕以爲藉。不敢襲也。云寢門。外朝也者。此寢門。卽路寢門。路寢門外爲治朝之地。故云朝也。云古文管作官者。惠氏棟云。易隨初九云。官有渝。蜀才本官作館。穆天子傳云。官人陳性義作館。據此。則官與管通。鄭不從古文者。以此記及士喪禮。禮記喪大記諸文。皆作管。不作官也。云今文布作敷者。訛。敷于下土。毛傳。敷。布也。又書。敷重蔑席。說文首部引作布。是敷布二字通。鄭以此經布席字多作布。故此布幕。亦從古文作布也。

### 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于左皮上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

命奉。謂束帛及

玄纁也。馬言則者。此享主用皮。或時用馬。馬入〔疏〕正義曰。注馬言則者。校勘記云。則。徐本誤作用。○賈疏則在幕南。皮馬皆乘。古文奉爲卷。今文無則。云。官陳幣者。卽上文官具者也。館人布幕于地。官陳幣于

其上。敷氏云。陳皮不言幕上。可知也。北首。變于執也。西上。放設時之位也。此皮若馬之位。其享主君者在西。享夫人者在東。王氏士讓云。皮北首。馬北面。皆鄉君。左皮。皮西上者。今案。馬言面。馬。生物也。皮北首。故

以西爲左。皮西上。則馬亦然。此官陳幣三字。總皮馬束帛言。下乃別言陳皮陳馬之法也。注云奉。所奉以致命。謂束帛及玄纁也者。案享時。皮馬皆在堂下。使者親奉束帛加璧。升堂致命。享夫人。則奉玄纁加琮。故謂束帛玄纁

爲奉也。賈疏云。不言璧琮者。璧琮不陳。厥明乃授之也。今案此夕幣時。圭璋亦不陳。故楊氏復云。圭。聘禮之重者也。聘圭不可以預授。俟使者明日受命于朝。于是君朝服南鄉而授之。吳氏廷華云。不陳玉者。重器不彙于外也。

云馬言則者。此享主用皮。或時用馬者。有皮之國主用皮。無皮之國乃用馬。故經先言陳皮之法。而後言陳馬之法。於馬言則。以見非皮馬並用也。云馬入則在幕南者。馬不可陳于幕上。故在幕南而北面也。經云馬則北面。奠幣于其

前。則字直貫下七字。奠幣之幣。卽指束帛玄纁言。蓋束帛等可加于皮上。不可加于馬上。故用馬則奠于馬北幕上也。馬北面。以其爲前。故云奠幣于其前。云皮馬皆乘者。物四曰乘。賈疏云。下賓徹時云。總乘馬。又云。禮玉束帛乘

皮。是皆乘也。云古文奉爲卷。今文無則者。胡氏承琪云。據雜記注。束帛本有卷稱。鄭不從者。以下文行禮。凡幣皆言奉故也。馬言則者。賈疏引下庭實及則攝之。鄭注皮言則者。或用馬也。與此互明。今文無則。於義不備。故鄭

亦不從也。使者北面衆介立于其左東上。既受行。同位。正義曰。王氏士讓云。左。西方也。東上。則使者也。位在幕南。〔疏〕在上介東。次介在上介西。注云既受行同位也者。

常時在朝。卿大夫士面位各異。此既又出使之命。則皆北面。故云同位。下記云。使者既受行日。朝同位。是也。云位有南者。以經云北面。故知在幕南。於視幣便也。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

大夫四面。〔疏〕正義曰。此卿大夫。謂處者也。大夫本北面。以使介北。辟使者。乃辟之而與卿同四面。故云大夫北面。辟使者也。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

入告。入路。〔疏〕正義曰。敖氏云。具。謂所陳者已具。今案出門左者。由闔東也。注史讀書展幣。展。猶校錄也。門而告。云入告。入路門而告者。以夕幣在路門外。故知入者。入路門也。

書。買人坐。撫其幣每者曰在。必。〔疏〕正義曰。注云展。猶校錄也者。謂取幣一一校數也。賈疏云。幣謂官具之者。西面者。欲君與使者俱見之也。

書讀之。買人依所讀校之每者曰在。驗其相符與否。恐有遺忘也。儀禮釋官云。書。即上宰所書用幣之數者。周禮大史職曰。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是讀之者大史也。云必西面者。欲君與使者俱見之也。

者。以君南面。使者北面。史于西面讀之。是欲其俱見之也。賈疏云。買人當在幕西。東面讀之。亦欲俱見之也。敖氏云。史蓋幕西東面讀書。有司北面展之。積氏云。史與卿大夫同在幕東。西面。故展畢。即以書授宰。如在幕西。

則必越幕而授宰矣。宜從注。今案。積說是也。吳氏疑義云。此經第言官。下行時受圭。乃言買。則夕幣無買人可知。今案。敖氏以展幣為有司。是也。但當西面。不其西耳。宰執書告備具于君授。

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史展幣畢。以書還授宰。宰既告。〔疏〕正義曰。盛氏云。告備具者。言其幣一一與書符。以書還授宰者。史與宰皆在幕東。西面讀書。展幣畢。史乃以書還授宰也。云宰既告備。以授使者。其受授皆北面者。

賈疏云。宰以書來至使者之東。北面授使者。使者北面授介。三者皆北面向君故也。李氏云。據下文。宰授使者圭。授受同。

公揖入。揖禮畢。〔疏〕正義曰。入者。入路。賈疏云。以展幣禮畢故也。官載其幣舍于朝。待旦行。〔疏〕正義曰。此朝。即寢門外朝也。舍于朝。官守之。李氏

云。官。從行之官。入竟展幣之有司。是也。敖氏云。載。謂載之於車。幣亦兼皮晉也。古者載幣之車。以人推之。春秋傳曰。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蔡氏云。舍于朝者。公幣不可以入私家也。注待旦行也。謂俟厥明。賓受命

之行也。上介視載者。監其安處之。〔疏〕正義曰。官載幣。而上介監視之。重其事也。注云監其安處之畢。乃出也。出。謂退歸。所受書以行。為當復。〔疏〕正義曰。所受書。即前上介所受於使者之書也。以行。謂以書入載隨行

或以出為行。非。所受書以行。為當復。〔疏〕正義曰。注云為當復展者。張氏爾岐云。上介所受之書。則將之以行。為



〔疏〕正義曰。出、謂主人及祝皆出也。注云祝釋之也者。據曾子問。君夢而世子生。大祝裨冕執東帛。告曰。某之子生。又云。升、奠幣于殯東几上。故知祝釋之也。此奠於几下。即祝奠之。云凡物十曰束者。帛十端曰束。

猶肺十脰亦曰束。故云凡也。鄭注士冠禮。士昏禮。公食禮。皆云。束、帛十端也。云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者。儀禮士昏禮曰。納徽。玄纁束帛。此云釋幣制玄纁束。既夕禮曰。公謂玄纁束。又曰。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又曰。贈用制幣玄纁束。凡用玄纁者。皆玄三纁二。故云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也。何氏公羊注亦云。玄三纁二。

玄三法天。纁二法地。曾子問疏云。十端。六玄四纁。五兩。三玄二纁。纁是地色。玄是大色。然則玄三纁二。據五兩言之也。云朝賀禮。純四只。制丈八尺者。案。只與咫通。字又作咫。周禮內宰。出其度量淳制。鄭注。故海淳為敦。杜子春讀敦為純。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咫與。彼疏引鄭志。

趙商問云。天子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咫。何。答云。巡守禮。制丈八尺。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又大廣。四當為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為四也。案。此注云朝賀禮。而周禮注引作巡守禮者。賈氏既夕疏云。朝賀禮及巡守禮。皆有此文。今案。據杜子春及鄭志之說。則純四只。謂其幅之廣也。制丈八尺。謂其匹之長也。是以鄭注曾子問云。制幣一丈八尺。注既夕禮云。丈八尺曰制。二制合之。束十制。五合。案。十制即十端。五合即五兩也。丈八尺曰制。是其一端。二端合之為一兩。束十制。計五兩也。兩亦謂之匹。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鄭注。納幣。謂昏禮納徽也。十個為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據此昏禮雖用二丈為一端。而其一束五兩。一兩二端則同。昏禮所以必用二丈者。取成數。其他禮幣。則皆以丈八尺為節。謂之制。其幅廣二尺四寸。亦與布幅廣二尺二寸者異也。

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少頃之間。示〔疏〕正義曰。敖氏云。其立東西相鄉。高氏愈。有俟於神。云。幽明理殊。故皆出以俟神之來格。是也。又入。取幣降。卷幣

實于筭。埋于西階東。又入者。祝也。埋幣必盛以器。若藏之然。〔疏〕正義曰。幣每端長有丈八尺。則奠時固已卷之矣。此云卷幣。蓋奠卒。數幣玉。藏諸兩階之間。此云西階東。即兩階間也。筭詳士昏禮。敖氏云。又入者。祝及主人也。祝既取幣。乃與主人俱出。幣必埋之者。神物不欲令人寢之。今案。又入。繫承上主人立于戶東二句。似數說是也。曾子問。小宰

升舉幣。注云。舉而下。埋之階間。舉而下。即此經所云。又釋幣于行。告將行也。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取幣降也。案。祝奠之。不使祝取以降者。階侯官多也。天子階侯有常祀在冬。大夫三祀。曰門。

又釋幣于行。告將行也。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取幣降也。案。祝奠之。不使祝取以降者。階侯官多也。天子階侯有常祀在冬。大夫三祀。曰門。

又釋幣于行。告將行也。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取幣降也。案。祝奠之。不使祝取以降者。階侯官多也。天子階侯有常祀在冬。大夫三祀。曰門。

又釋幣于行。告將行也。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取幣降也。案。祝奠之。不使祝取以降者。階侯官多也。天子階侯有常祀在冬。大夫三祀。曰門。

又釋幣于行。告將行也。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取幣降也。案。祝奠之。不使祝取以降者。階侯官多也。天子階侯有常祀在冬。大夫三祀。曰門。



曰行。曰厲。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疏〕正義曰。敖氏云。此釋幣之儀。與室中者異。四方。不言埋幣。可知也。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遺禮乎。〔疏〕故不蒙如之也。注云。告將行也者。以將有事於道路。故釋幣于行以告之。云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者。謂古有始教行之人。後遂祀爲道路之神。其名未聞也。云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者。月令冬祀行。是也。云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者。祭法文。是大夫亦有常祀也。但出行則又告之耳。云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者。禮弓曰。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鄭注。毀宗。毀廟門之西而出。行神之位。在廟門之外。孔疏。生時出行。則爲壇幣告行神。告竟。車躐行壇上而出。使道中安穩如在壇。今燹毀宗處出。仍躐此行壇如生時之出也。故云毀宗躐行。出于大門也。案。禮弓以此爲殷道。則周道不如此矣。故既夕篇不言毀宗躐行也。月令。孟冬之月。其祀行。鄭注。行在廟門外之西。與此注及禮弓注同。吳氏廷華云。彼據喪禮。故以廟門言。若常位當在大門外之西。其說似可從。餘詳下記出祖釋軾下。云不言埋幣。可知也者。言此幣亦埋之。不言可知也。云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遺禮乎者。案祭法注亦云。今時民家或春秋祀司命行。遂受命。賓須介來乃受命也。言遂。〔疏〕正義曰。遂受命者。言釋幣訖。遂往受命也。神山神。是皆舉漢法爲況也。遂受命。賓須介來乃受命也。言遂。〔疏〕正義曰。遂受命者。言釋幣訖。遂往受命也。命言也。云言遂者。明自是出不復入者。斯時釋幣于行。已出在門外。故卽往朝。不復入也。上介釋幣亦如之。如其於廟。〔疏〕正義曰。盛氏云。衆介亦當有幣于行。已出在門外。故卽往朝。不復入也。上介釋幣亦如之。與其於廟。〔疏〕告廟之事。經不言者。略也。

### 右將行釋幣告廟與行

上介及衆介。俟于使者之門外。

俟。待也。待於門外。東面北上。

〔疏〕正義曰。自此至斂。言賓介往朝受命卽行之事。○方

也。注云。東面北上者。賈疏云。依賓客門外之位也。

使者載壇。帥以受命于朝。壇。旌旗屬也。載之者。所以表識其事也。周禮曰。通帛

爲旆。〔疏〕正義曰。帥。帥介也。朝。治朝。敖氏云。受命于朝。亦目下事之言也。朝。蓋指受命之處而言。謂路

門外。是也。注云。載之者。所以表識其事也者。載。謂載于車上。敖氏云。此載壇。爲將受君命以行

也。使事于是乎始。故以其旗表之。兩引周禮。皆司常文。李氏云。壇。通以絳帛爲之。無他色之飾。所謂周之大赤也。云至于朝門。使者北面東上者。案。朝門。謂庫門也。庫門而謂之朝門者。蒙經朝言之。庫門。朝之外門也。天

子五門。皋、庫、雉、應、路、諸侯三門。庫、雉、路、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江氏永云。此言魯之庫門。擬天子之皋。雉門、擬天子之應耳。非謂唯魯有庫門雉門。而餘諸侯不得立也。檀弓言庫門者四。除魯莊公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外。其他言君復于庫門。宰夫命舍故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軍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皆通諸侯言之。非專為魯記也。禮器言釋之于庫門內。家語謂孔子為衛莊公言之。則諸侯皆有庫門可知。有庫門。則亦有雉門矣。又云。朱子曰。書。天子有應門。春秋。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皋應者。則皋應為天子之門明矣。此為定說。注疏言魯有庫雉。他國諸侯有皋應者。皆非。今案。江說是也。又戴氏震謂天子亦三門。無庫雉。作三朝三門考。其言曰。天子之宮。有皋門。有應門。有路門。路門一曰虎門。一曰皋門。不聞天子庫門雉門也。諸侯之宮。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不聞諸侯皋門應門也。皋門、天子之外門。庫門、諸侯之外門。應門、天子之中門。雉門、諸侯之中門。異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天子三門。諸侯三門。其數同。君國之事侔體合也。朝亦門。無虛設也。又言諸侯宗廟社稷。皆在中門內。路門外之左右。其說亦精妙。又宋劉氏敞亦有天子三門之說。見公是先生弟子記。此注云。至于朝門。謂使介車至庫門。止而下行。少立于庫門外。北面東上。以俟君之進之也。賈疏以朝門為皋門外。誤。敞氏以為雉門外。亦非。云古文禮皆為膳者。胡氏承琪云。說文。禮為席之或字。周禮儀禮皆作禮。古文作膳者。假借字。君朝服南鄉。卿大夫西面北上。君使卿進使者。進之者。使者謙。不

〔疏〕正義曰。敞氏云。此在朝。固朝服矣。必著之者。嫌命聘使或當皮弁服也。南鄉。亦在路門外也。使卿進使者。重其事也。今案。進使者。謂使者先在庫門外。進之乃入。卿大夫皆西面北上者。賈疏云。此依展幣之位。大

夫與卿同西面。避賓。下文使介亦同。展幣北面東上。使者入及衆介隨入北面東上。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于其左。接聞命者。進之

有命宜相近也。〔疏〕正義曰。入。謂入庫門雉門。至治朝。而北面東上也。其左。使者西也。盛氏云。經云。上介接。猶續也。立乎其左。則與使者俱進矣。衆介猶在故位。注云進之者。有命宜相近也者。謂進之使近。便於聞命也。釋文云。近。附近之近。云接。猶續也者。下經實立接西塾。注云。接。猶近也。喪服傳以時接見乎天子。注云。接。猶會也。蓋隨文生義。廣雅亦云。接。續也。此言上介立近使者。可接續而聞命也。敞氏云。上介必

接聞命者。為使者或有故。則上介攝使事。宜與聞之。賈人西面坐。啟櫝取圭。垂纁不起而授宰。賈人。在官知物賈者。纁所以藉圭也。其或拜。則奠於其上。今文纁作璆。

〔疏〕正義曰。朱子云。注在官上。疑有庶人二字。校勘記云。賈。楊氏作價。案。賈。正字。價。俗字。○圭。璋圭。言八寸者。彼疏云。此謂上公之臣若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之臣宜四寸。今案。此經是侯伯之禮。則璋圭六寸也。論語執圭。包注云。爲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江氏永云。大夫聘執璋圭。周禮有明文。君之圭。非臣所執。包氏誤矣。集注偶失檢。承其誤以諸侯命圭釋之。考工記玉人曰。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是封國之時。天子命而諸侯守之者。若聘享之圭璋璧琮。聘禮記明有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則異於命圭矣。蔡氏禮經本義引周章成云。聘圭與封圭不同。封圭唯朝王及兩君相見用之。若遣使出聘所用之圭。下子封圭一等。所謂璋圭也。檀。藏玉之器。李氏云。檀。函也。論語曰。龜玉毀于檀中。郝氏敬云。玉比忠信。託玉傳信。必面命使者。然後授之。賈人西向跪取。敬也。不起。跪授也。敖氏云。授玉不起。賤者宜自別也。宰于其右亦坐受之。吳氏廷華云。宰貳君。故代君授受。注云賈人。在官知物賈者。儀禮釋官云。王制。庶人在官者。注。謂府史之屬。孔疏云。之屬者。謂工人賈人及胥徒也。少儀。臣致謹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注。賈人。知物善惡也。案周禮序官。若庖人。大府。玉府。職幣。典婦功。典絲。泉府。馬質。羊人。廐馬。大人諸職。皆有賈。此賈人常爲府官之屬。周禮玉府內府皆掌金玉。內府職曰。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與此經合也。云纁所以藉圭也者。李氏云。纁者。以草依木。畫以雜采。以之薦玉。又以五綵組繫焉。有事。則組或垂或屈之。垂者。垂之向下。屈者。屈之于手。凡言屈垂者。皆據組言之。今案。李氏謂屈垂據組言。是也。但組與韋所同一物。不得分爲二。故經云垂纁屈纁也。敖氏則謂纁以帛爲之。與鄭異。詳下記。皆女纁繫長尺絢組。下云。其或拜。則奠於其上者。據觀禮記奠圭于纁上言之。是釋纁所以藉玉之義。然經之所謂有藉則謁。無藉則歸者。乃指束帛言。非謂纁也。疏家每以垂纁爲有藉。屈纁爲無藉。誤。辨見記凡執玉無藉者。下云。今文纁作縗者。胡氏承琪云。周禮司几筵。加纁席畫純。鄭司農云。纁當爲藻率之藻。典瑞注同。弁師。諸侯之纁於九就。鄭司農云。纁當爲藻。纁。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音。康成注周禮。祇釋纁義。不破從藻。故注此經。皆從古文作纁。今文作藻者。說文玉部云。瑑。玉飾。如水藻之文。引虞書瑑火粉米。蓋許從儀禮今文。故凡文采之字作瑑。而以纁爲纁。字。與鄭義異。今案下記。圭身纁皆九寸。注云。古文纁或作藻。今文作瑑。則古文之本又不同矣。觀禮。奠圭于纁上。注云。古文纁作瑑。此古文。疑今文之誤。

宰執圭屈纁自公左授使者。屈纁者。斂之。禮以相變爲。〔疏〕正義曰。注云屈纁者。斂也。自公左。贊幣之義。

之於手。下注云。屈纁併持之。是也。云禮以相變爲敬也者。謂一垂一屈相變也。江氏筠云。自賈人取圭。至上介授圭。賈人凡四授受。垂纁屈纁相間。鄭注謂禮以相變爲敬也。敖君善謂蓋相變以爲儀。然亦莫不有義存焉也。蔡敬齋本義錄。高紫超說曰。垂纁以示文。屈纁以示敬。筠謂此所以一垂一屈者。卽上展幣之謂耳。賈人啓櫝取圭。解組繫。以呈之宰。宰得而省視之。則斂纁以授使者。使者受而開視。因執以受命于公。受命訖。卽以示上介。上介既審視。則屈授賈人。命藏諸櫝。賈人之所以必垂纁授宰者。一以明典守不失。又以便尊者之審之也。宰之所以屈纁授使者。付重物於人。宜整理斂束。以示付託之慎也。使授上介。垂而不屈者。聘使有故。則上介當攝其事。故須令省識之。又其後入竟展圭。但上介北面視之。而實不視。其行聘時。實但受上介圭。襲執之而纁不垂。介實有代賓展視之義。故其授時宜如此也。其聘時。賈人垂纁授上介。上介屈纁授賓者。蓋其義與初同。於臨時復加審慎耳。至歸反命。使者執圭垂纁北面者。垂以呈見于君。明使命之不辱。猶賈人執展。鄭注。謂持之皆在之意。宰既受玉。則屈而持之。其上介執璋屈纁。立于其左者。特以其事未至。迨實受上介璋。則亦垂之以致命。以其儀與圭同。故經云亦如之也。鄭氏謂賓襲執圭。不言垂纁。可知。郝氏謂執璋屈纁。璋不呈也。蓋皆以相變爲說者。恐皆非是。戴氏震云。賈人啓櫝取圭垂纁者。非以爲文。特解其組繫而垂之。圭纁並呈之也。至宰與上介執以授使者。皆屈纁。斂其垂而併持之。明己不爲儀也。使者受前垂纁。于君前並見之。亦以爲儀。然纁與櫝爲類。聘享皆不以纁進。故致聘及還玉時。皆無垂屈之節。今案。江氏戴氏之說是也。云自公左贊幣之義者。少儀曰。詔辭自右。贊幣自左。故於公左授使者也。

**使者受圭。同面垂纁以受命。**同面者。宰就使者。北面並授之。既授之而君〔疏〕正義曰。云同面者。宰就使者。授受之禮。同面者謂之並授受。相鄉者謂之訝授受。相鄉。謂對面也。同面。如此經使者北面。宰亦北面。是也。詳士昏禮。吳氏廷華云。宰君左西面。使者亦轉而西面。在宰之左。案吳氏所以易注者。蓋欲遷就公左之文也。然受圭受命。皆當北面。經不直云公左。而云自公左者。宰西面。本在公左。今自公左至使者之右。北面授之耳。故云宰就也。云既授之而君出命矣者。此命。卽聘時致命于聘君之命也。必授圭乃出命者。以命藉圭而通也。楊氏復云。受命莫重于受圭。故圭所以致君命而通信誠也。敖氏云。于使者受圭。公乃命之。明其執此以申信也。云凡授受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者。謂同面授受者。其左右如此也。賈疏云。據鄉飲。鄉射。燕禮。獻酢酬。皆授由其右。受由其左。故云凡以廣之。禮經釋例云。詳賈意。蓋以獻酢酬之授受皆並授也。考鄉飲酒禮。主人西南而獻介。介進北面受爵。則是訝受。非並授。明矣。

**既述命。同面授上介。**述命者。循君之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失誤。楊倒。○使者受命。又重述之。以備遺忘。恐有失誤也。既述命。乃以圭授上介。或謂宰述之者。非。

上介受圭。屈纁。出授買人。衆介不從。

買人將行者。在〔疏〕正義曰。方氏苞云。此圭。宰與使介遞相授。而終以屬買人。實有所專也。吳氏廷華云。出授門外。北面。非衆介事。故不從。今案。上介出授。還入待使者出。乃隨出也。注云買人將行者。以其後

行。故以圭授之。使藏諸櫝也。賈疏云。對上買人出玉者。是留者也。王氏士讓云。買人取圭授宰。後。卽起。以櫝出而待藏。則一買人也。義亦可通。云在門外北面者。李氏云。如使者門外之位也。受享。束帛加璧。

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帛。今之璧色纁也。夫人亦有

用璧。夫人用琮。天地妃合之象也。圭璋特達。瑞也。〔疏〕正義曰。注半圭。毛本作珪。校勘記云。諸本俱作圭。配。璧琮有加。往德也。周禮曰。圭圭璋璧琮。以親聘。釋文作妃。云。本亦作配。集釋作妃。親。葛本。集釋。

俱作類。今案。規是也。○束帛加璧。謂以璧加于束帛之上也。加琮亦然。皆如初者。謂受璧璋琮三者。皆如受圭之儀也。典瑞曰。圭圭璋璧琮。纁皆二采一就。則三者亦皆有纁矣。張氏爾岐云。束帛玄纁。前摎幣時已授矣。此復言者。

以方受璧琮。取其相配之物兼言之。如云享時束帛上所加之璧。玄纁束帛上所加之琮耳。盛氏云。此時惟受玉。乃并束帛言之者。取其相配。且以別於圭璋之無加者也。張說得之。放云。復取而合諸璧琮。非。注云享。獻也者。爾

雅釋詁文。說文同。字皆作享。不作饗。周禮玉府注云。古者致物于人。尊之則曰獻。故云享。獻也。云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者。聘義曰。已聘而還圭璋。是圭璋已聘則還之。唯受其享之璧琮幣帛而已。故繼聘而行享。所以厚恩

惠也。覲禮。既覲後。則行三享。較聘爲尤隆。云帛。今之璧色纁也者。纁爲帛之總名。周禮大宗伯。孤執皮帛。鄭注。帛如今璧色纁也。賈兩疏俱未能還出實據。秦氏蕙田云。享君束帛之色。經無明文。鄭以爲璧色同。亦未詳何色。

盛世佐以爲色素。亦恐未然。今案。放氏云。享束帛不言玄纁。文省耳。蓋以享君束帛。亦用玄纁也。其說似是。古禮幣多用玄纁色。於享君不言玄纁。享夫人乃言玄纁。舉後以包前耳。其實一也。云夫人亦有聘享者。以其身已同體。

爲國小君也者。夫人與國君同體。而國君又與已同體。故聘享及之。敬其君以及其夫人也。記曰。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此之謂矣。云其聘用璋。取其半圭也。君享用璧。夫人用琮。天地配合之象也者。公羊傳曰。璋判白。何注。牛

走曰璋。爾雅。肉倍好。謂之璧。白虎通曰。半圭爲璋。方中圓外曰璧。圓中牙外曰琮。鄭注。大宗伯云。璧圓象天。璋方象地。圭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牛死。聘君用圭。聘夫人用璋。取陽金陰牛之義。璧圓以享君。琮

方以享夫人。是取天地配合之象也。云圭璋特達。瑞也者。特達不用束帛也。聘義曰。以圭璋聘。重禮也。鄭注。圭。瑞也。孔疏以器言之謂之圭。執以行禮謂之瑞。瑞。信也。云束帛有加。往德也者。有加。謂以束帛為藉也。郊特性曰。束帛加璧。往德也。孔疏。玉以表德。今將玉加於束帛。以表往歸於德故也。引周禮者。典瑞文。義已詳前。周禮小行人曰。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據此。則琮宜用錦。今聘禮享夫人。用束帛加琮。不用束錦者。避享后也。又據小行人注。謂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二王後享用圭璋。于諸侯亦用璧琮。子男於諸侯用琥璜。詳經禮四享皆束帛加璧下。江氏永云。享禮用圭者。唯二王後享天子。鄭小行人注云。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則諸侯使大夫聘而行享。必遂行舍于郊。於此脫舍衣服乃即道無用圭之事。鄭注鄉黨云。既聘而享。用圭璧。邢疏不能辨正。集注遂承其誤。遂行舍于郊也。曲禮曰。凡為君使。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使下。楊氏有者字。○郊。近郊也。云於此脫舍衣服乃即道也者。案下下記。歸使衆介先。注云。吉時。道路澣衣。明在塗不服朝服矣。或以舍為止舍。非。斂廬也。此行道耳。未有事〔疏〕引曲禮者。釋途行之義。蓋實是日自朝服告禰。入朝受命即行。至是乃改服澣衣也。斂廬也。斂。藏也。〔疏〕正義曰。初時入朝。載廬以表其事。至是斂之。以行道未有事故也。載者。載於車上。斂者。藏於車中。故云斂。藏也。

右受命遂行

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請帥奠幣。至竟而假道。諸侯以國為家。不敢直徑也。將。〔疏〕

正義曰。自此至執筴立于其後。言過他邦假道之事。○過邦。謂道所經歷之邦。非聘國也。竟。疆境通。經典多作竟。朝。外朝。即所過國君之朝也。敷氏云。次介。士也。假道禮輕。故使次介。此朝謂門外。吳氏廷華云。使次介者。上介貳賓暨衆也。凡有言。用束帛。無庭實。蔡氏云。奠幣。奠束帛于地。不敢直徑。以明敬也。注云。至竟而假道。諸侯以國為家。不敢直徑也者。至竟。抵所過國界上也。高氏愈云。封境各有專守。不敢踰越。故古者必假道。以盡過賓之禮。今案。楚使申舟聘齊。不假道于宋。而華元以為鄙我。晉以璧馬假道于虞。雖屬詭謀。然亦可證假道之禮。春秋時猶然矣。賈疏云。天子行過無假道。以天下為家。所在如主人也。天子微弱則有之。周語。定王使單襄公聘于

宋。遂假道于陳以聘楚。服氏注云。是時。天子微弱。故與諸侯相聘同。是也。云將。猶奉也者。郝氏駁云。將命。奉主君之命以請也。云帥。猶道也者。道與導同。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

幣。言遂者。明受其幣。非爲許。〔疏〕正義曰。下大夫。彼國下大夫也。取。取幣也。李氏云。言遂者。容其中有辭讓故也。容其辭讓不得命也。〔疏〕之節。非爲許之而受其幣。或曰。此奠幣受幣。與常時受禮異者。皆以假道禮

略。且不欲久。饋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餼。凡賜人以牲。生曰餼。餼。猶稟也。給也。以其禮稽過賓也。尊卑有常差也。常差者。上賓上介。牲用大牢。羖介用少牢。米皆百筥。牲陳于門內之西。北面。米設于中庭。上賓上〔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秣。徐作秣。誤。介。致之以束帛。羖介則牽羊焉。上賓有禾十車。芻二十車。禾以秣馬。〔疏〕○餼之。謂所過邦饋之也。上賓。卽使

者也。牛羊豕具爲大牢。積。謂給賓客道用者。注云。凡賜人以牲。生曰餼者。餼。猶饋也。不曰饋。而曰餼。以有生牲也。下歸饗餼注云。牲殺曰饗。生曰餼。是也。服注左傳餼牽竭矣。以爲腥曰餼。蓋對牽言之。此聘禮簋內所云餼。則皆指牲生言。釋文云。牲腥曰餼。謂殺而未熟。非也。云餼。猶稟也。給也者。賈疏云。於賓爲稟。稟者。受也。于主人爲給。給賓客也。云以其禮者。尊卑有常差也者。謂以爵之尊卑爲等殺也。吳氏疑義云。假道致餼。其禮

無考。鄭以此經歸餼及饋賓二禮約言之。今案注云。上賓上介。牲用大牢。羖介用少牢者。是大夫饋賓禮也。云米皆百筥。牲陳于門內之西。北面。是主君歸餼禮也。米設于中庭。亦據歸餼言之。但歸餼禮。七介米百筥。設于門外耳。云上賓上介。致之以束帛者。亦歸餼禮也。羖介則牽羊焉。又大夫饋賓禮也。云上賓有禾十車。芻二十車者。鄭自爲說也。禾以秣馬。詳下設殯節門外米禾皆二十車下。李氏云。晉積唯芻禾。則無車米與薪。且獨上賓有之耳。又李氏

心傳云。賓大牢。則介不專用大牢。積唯芻禾。則無米可見矣。敖氏云。其禮者。賓則大牢。上介則少牢。羖介則特牲也。米禾薪芻。皆謂之積。積唯芻禾。是無薪與米也。上賓有積。上介以下未必有之。此饋積唯若是。所以降于主

國之禮賓也。然以此而待過客。亦不爲不厚矣。張氏爾岐云。介但有餼無積。今案經文。上賓大牢。積唯芻禾。是專言饋上賓之禮。下云介皆有餼。乃指上介衆介言之。二李氏及敖氏張氏說是。或謂無門外車米。而仍有庭中筥米。亦

與經不合。又謂上介衆介皆有芻禾。考主君歸饗餼。七介無芻禾。豈過邦饋賓。反優于主國待賓之禮邪。以是知上介衆介皆無積矣。○又案。注云。上賓禾十車。芻二十車者。蓋以此禮當殺於歸饗餼。而大夫饋賓又無芻禾。故約設殯

也。據此。則上介無積益明矣。士帥沒其竟。沒。〔疏〕正義曰。帥。毛本誤師。○蔡氏云。士帥。遣士導引。沒

也。據此。則上介無積益明矣。士帥沒其竟。沒。〔疏〕其境。盡彼國界也。今案。周語。候人爲導。夏官候人。

也。據此。則上介無積益明矣。士帥沒其竟。沒。〔疏〕其境。盡彼國界也。今案。周語。候人爲導。夏官候人。

士爲誓于其竟賓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筴立于其後此使次介假道止而誓也賓南面專威信也史於衆

介之前北面讀書以敕告士衆爲其犯禮暴掠也〔疏〕正義曰策毛本作筴校勘記云嚴徐本敖氏俱禮君行師從鄉行旅從司馬主軍法者執策示罰〔疏〕作策釋文作筴云音策集釋通解楊氏亦俱是

筴今案說文策馬籒也下从束顏氏家訓五經文字皆以筴爲策之訛俗字故張氏識誤據釋文改策爲筴而戴氏震駁之是也今從策石經作策誤多一筆注史於毛本史誤使校勘記云嚴徐本集釋通解楊

氏敖氏俱作史盧氏云勅當作勅○儀禮釋官云史讀書謂誓戒之書也左傳昭六年楚公子棄疾聘于晉過鄭禁芻牧采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蕪不抽屋不強句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是其誓書之類

周禮掌客職云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饗餼注凡介行人宰史衆臣從賓者也史主書案彼諸侯相朝法此大夫出聘亦常有史從也掌客疏云史大史之屬官則此史亦非大史也吳氏章句以爲大史恐非釋官又云此

司馬執策乃司馬之屬官從聘賓行者左傳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孔疏云聘禮有上介衆介至國誓于其竟則史讀書司馬執策賈人拭玉有司展幣其從羣官多矣詩絲鑿之篇言大臣出行微臣隨從是大夫出使

有官從之也大夫本有家司馬此爲君聘則司馬當爲公臣周禮大司馬以下至伍長皆得確司馬故有公司馬兩司馬之稱此司馬蓋其類也注云此使次介假道止而誓也者以經云誓于其竟明是誓于入竟之前使所過

勿犯經乃言于士帥沒其竟之後者先言士帥以終假道之事耳鄭恐人疑爲既出竟乃誓故特明之謂使次介假道時即止而誓也云賓南面專威信也者以士衆從行在外特賓爲統率故使南面以專威信耳云史於衆介之前

北面讀書者以衆介北面東上明從行之衆皆北面可知故讀於其前使衆共聞也褚氏云史讀書注云北面向賓讀也敖云東面未是君行師從鄉行旅從定四年左傳文旅五百人也引之以見鄉出從行甚衆恐有犯

禮暴掠之事故誓之云司馬主軍法者執策示罰者曾司馬執策立于史後明書在而法隨之有犯必罰也

右過邦假道

未入竟壹肆謂於所聘之國竟也肆習〔疏〕正義曰自此至不習私事言將至豫習威儀○校勘記云壹釋也習聘之威儀重失誤〔疏〕文集釋俱作一黃氏丕烈云張本改壹爲一據陸也段曰



一、是。今案。石經嚴本俱作壹。仍從石經。注云謂於所聘之國竟也者。言經所云竟。是所聘之國竟也。未入者。將至而未至也。下經云及竟。則已至竟矣。云肆。習也者。以此云肆。下云習。其義一也。說文亦云。肆。習也。盛

氏云。壹肆。謂一次習之而已。對下展幣。為壇壇畫階。帷其北。無宮。注云土象壇也。帷其北。宜有所鄉。〔疏〕曰。凡三次而言也。郝云。壹。逐一也。非。為壇壇畫階。帷其北。無宮。注云土象壇也。帷其北。宜有所鄉。〔疏〕曰。正義

敷氏云。築壇而卑曰壇。壇卑。故畫階。必畫階者。習升降之儀也。注云。壇。土象壇也者。案周禮。饗人社。遺注云。壇。謂委土為壇。壇。然則壇土。即委土也。賈疏云。觀禮與司儀同。為壇三成。宮方三百步也。則無外宮。其壇。壇土為之。無成。又無尺數。象之而已。張氏爾岐云。壇須築土高厚。有階級。壇則略除地聚土。令有壇形而已。又

張氏以壇為壇名。與教同。恐非鄭意。云帷其北。宜有所鄉。依也者。鄉。即南鄉。北鄉。東鄉。西鄉也。習禮須明所鄉。今帷其北。則所鄉自明。可憑依以肆習也。云無宮。不壇土畫外垣也者。鄭注觀禮云。宮。謂壇土。為壇。以象牆壁。此則不壇土為壇。亦不畫地為外垣也。吳氏廷華云。不畫外垣。禮所不及也。朝服無主無執也。

不立主人。主人尊也。不執玉。〔疏〕正義曰。敷氏云。必言朝服者。嫌肆聘儀。則當如聘服也。凡道路常服。卿大夫不敢褻也。徒習其威儀而已。〔疏〕則朝服。士以下則玄端與。盛氏云。道路常服深衣。至是乃易朝服者。以習儀重

之也。不皮弁。下於聘也。敷說非。注云不立主人。主人尊也者。以主人是主國之君。位尊。不敢以人象之也。云不執玉。不敢褻也者。玉重器。不敢褻陳之也。云徒習其威儀而已者。徒。猶空也。謂空習之。無所執也。敷氏云。

無執。不執玉帛也。無主。則無授受之儀。故不必執之。今案下云習。則此專習聘可知。鄭言玉。不言帛者。聘時圭特故也。敷說未的。介皆與北面西上。入門左之位也。〔疏〕正義

敷氏云。言皆與者。肆時介無事。嫌不必與也。注云入門左之位也者。門下正聘時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也。李氏云。賓行聘時。介止于此。然則所習者。習廟門內之禮。云古文。為豫者。詳上昏禮。習享。士

執庭實。士。士介也。庭實必執之。〔疏〕正義曰。實。謂實于庭者也。敷氏云。對堂上之幣而言。故謂之庭實。劉氏

也。注云庭實必執之者。皮則有攝張之節者。庭實或以馬。或以皮。此言執。故知為皮也。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下享時經云。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又賓升致命張皮。是其有攝張之節也。

習公事不習私事。公事。致。〔疏〕正義曰。公事。謂君之聘享。夫人聘享。及問大夫。皆致君命。故注云公事致命命者也。私事。謂私覲私面也。賈疏云。大夫之幣。不在朝付之。至郊乃付之。避

儀禮正義 卷十六 四七

君禮。不謂非公事。

右豫習威儀

及竟張壇誓。

及、至也。張壇、明事在此。〔疏〕正義曰：自此至遂以入竟。言賓至竟謁關迎入之事。○張氏爾岐云：張壇、謂使人維之。〔疏〕誓亦誓成從人。使勿犯禮。注云張壇、明事在此國也者。以過邦假

道不張壇。至是張之。示事在此國也。云張壇、謂使人維之者。周禮節服氏。掌朝覲祭祀袞冕。六人維王之太常。諸侯則四人。鄭注。維、維之以纆。鄭司農云。維持之。明此張壇亦然。但人數未聞耳。

乃謁關人。謁、告也。古者竟上爲〔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譏。釋文作謁。云。本亦作譏。集釋亦作謁。○周禮司關曰。凡關。以譏異服。識異言。〔疏〕四方之賓客。破關。則爲之告。鄭注。謂朝聘者也。破關、猶謁關人也。儀禮釋官云。周禮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每關下士二人。諸侯謂之關尹。當中十爲之。每關亦有關人。當七旅食爲之。賈疏謂

司關爲都總。居在國都。每關二人。各主一關。今所謂關人者。謂告每關。關人來告司關。司關爲之告王。據經謂人而後入竟。則關人自是竟上每關關人。賈說分析甚確。國語。單子云。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章注引周禮司關及此經爲證。是關人之長。天子謂之司關。諸侯謂之關尹。猶天子有司門。諸侯謂之門尹也。注云謁、告也者。爾雅釋詁文。云古者竟上爲關者。鄭注地官序官云。關界上之門。是關在竟上也。賈疏謂天子十二門。有十二關。據魯廢六關。則諸侯半天子也。云以譏異服。識異言者。案王制云。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鄭注。關、竟上門。譏、呵察。孔疏。禁此身者異服之人。又記識口爲異言之。關人問從者幾人。欲知聘問。且爲有〔疏〕正義

人。防姦僞。察非違。據此。則異服上當有禁字。或注本脫也。關人問從者幾人。司當共委積之具。〔疏〕曰。校勘記云。注共。陸氏曰。本或作供。同。後放此。○賈疏云。不問使人而問從者。關人卑。不敢輕問辱者。注云欲知聘問。且爲有司當共委積之具者。以卿聘從人多。大夫問從人少。故知其從人之多寡。卽知其爲聘爲問也。凡道路給賓客之用。少曰委。多曰積。周禮遣人。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是皆有司所當共者。以介對。以所

命者對。謙也。聘禮。上公之使者七介。侯伯之使者五介。子男之使者三介。〔疏〕正義曰。注云以所與受命者對。謙以其代君交於列國。是以貴之。周禮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

〔疏〕也者。介是使者所與受命之人。命者對。謙也。聘禮。上公之使者七介。侯伯之使者五介。子男之使者三介。〔疏〕正義曰。注云以所與受命者對。謙以其代君交於列國。是以貴之。周禮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

〔疏〕也者。介是使者所與受命之人。命者對。謙也。聘禮。上公之使者七介。侯伯之使者五介。子男之使者三介。〔疏〕正義曰。注云以所與受命者對。謙以其代君交於列國。是以貴之。周禮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

〔疏〕也者。介是使者所與受命之人。命者對。謙也。聘禮。上公之使者七介。侯伯之使者五介。子男之使者三介。〔疏〕正義曰。注云以所與受命者對。謙以其代君交於列國。是以貴之。周禮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

〔疏〕也者。介是使者所與受命之人。命者對。謙也。聘禮。上公之使者七介。侯伯之使者五介。子男之使者三介。〔疏〕正義曰。注云以所與受命者對。謙以其代君交於列國。是以貴之。周禮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

〔疏〕也者。介是使者所與受命之人。命者對。謙也。聘禮。上公之使者七介。侯伯之使者五介。子男之使者三介。〔疏〕正義曰。注云以所與受命者對。謙以其代君交於列國。是以貴之。周禮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

〔疏〕也者。介是使者所與受命之人。命者對。謙也。聘禮。上公之使者七介。侯伯之使者五介。子男之使者三介。〔疏〕正義曰。注云以所與受命者對。謙以其代君交於列國。是以貴之。周禮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

〔疏〕也者。介是使者所與受命之人。命者對。謙也。聘禮。上公之使者七介。侯伯之使者五介。子男之使者三介。〔疏〕正義曰。注云以所與受命者對。謙以其代君交於列國。是以貴之。周禮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

此以對者。孰以。使者也。使以介對。是謙也。蔡氏云。止以介數對。不欲以餘隸煩主人也。義亦通。禮記聘義曰。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彼注云。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鄭此注本之以立說。非直引聘義之文耳。云以其代君交於列國。是以貴之者。以聘使代君交鄰國。是以副之介以貴之。聘義曰。所以明貴賤也。是也。引周禮者。大行人文。詳篇首鄭目錄下。張氏爾岐云。不以從者對。而以介對。亦以知介數卽爲聘爲問可知。其從者多少亦可知也。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請。猶問也。問所爲來之。〔疏〕正義曰。經義述聞云。遂以入竟。竟字。因下入竟而者。遂以入。與此遂以入。文同一例。且實至于竟。則十道之。至于近郊。則下大夫道之。是自近郊以外。皆十道之也。士道之。則下文曰入竟。曰及館。曰及館。曰至于近郊。皆在遂以入三字中。非但道之入竟而已也。然則遂以入下。不當有竟字。明矣。聘義正義引此文曰。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無竟字。自唐石經始衍竟字。而各本遂沿其誤。謹案。述聞之言是也。但石經相傳已久。今仍之。而姑錄其說於此。注云問所爲來之故也者。上闕人但問從者幾人。未問來故。故此使士問之。敷氏云。使者既謁闕人。因止于竟。未敢輒入。闕人以告於君。于是君使士請事。李氏云。春秋傳。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十起將歸時事于宰旅。無他事矣。此其對辭。云遂以入。因道之者。謂道之使入也。此請事之士。疑卽訝士。儀禮釋官云。周禮掌訝職曰。若將有賓客至。與士迎賓于疆。注。士。訝士也。訝士職曰。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迎之。聘義曰。君使士迓于竟。下文賓歸。又云。士送至于竟。疑此士卽也。訝士也。

### 右至竟迎入

入竟。斂廬。乃展。復校錄幣。重其事。〔疏〕正義曰。自此至買人之館如初。言入竟三度展幣之事。注云復校錄幣。則入竟。斂廬。乃展。復校錄幣。變於始入。重其事者。前授幣時。已展之。此復校錄。是重其事也。經不言壇壇。則是因舍展之也。郝氏斂云。展。展視玉帛皮馬之類。恐遺道齋持疎虞也。云斂廬。變於始入者。始入時張廬。示有事於此國。今既入竟。率其行道之常。故斂之。前出時至郊斂廬。注云。此行道耳。未有事也。是也。故云變於始入也。

布幕。賓朝服立于幕東。西面。介皆北面。東上。賈人北面坐。拭圭。拭。清也。側幕。〔疏〕正義曰。布幕。亦布而坐。乃開櫃。〔疏〕於地也。李氏云。賈

誓則南面。專衆也。展幣則西面。將命也。吳氏廷華云。賓立于幕東。西面。異於夕幣之位。賈人北面。以賓西面故也。盛氏云。介皆北面。東上。則上介與衆並立也。及視圭之時。上介少進。注云拭。清也者。爾雅釋詁文。謂拭之使潔清也。敷氏云。拭圭者。就橫拭之。故下乃遂執展之。持之而立。疏正義曰。云持之而立。告在。賈人告賓也。上介北面視云執。云側幕而坐者。謂坐於幕邊也。開橫取圭。退圭。圭璋尊。不陳之者。謂執展

之退復位。言退復位。則疏正義曰。經無進退圭。疏云。下陳皮北首。西上。又拭壁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

之。即退。不陳於幕上。對下壁與幣同陳言也。賈疏云。下陳皮北首。西上。又拭壁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乃言夫人之聘享。則璋未拭。而并言璋者。欲見皆不陳故。陳皮北首。西上。又拭壁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

上。上介視之退。會合也。諸於也。疏正義曰。敷氏云。退。退復位也。注云會合也者。爾雅釋詁文。謂古文曰陳幣北首。合璧與幣。而加於左皮上也。李氏云。幣。束帛也。享用束帛加璧。故

今亦合而陳之。盛氏云。至是言會諸其幣者。以其初授幣。與授玉異日。未嘗會也。必會之者。見其用之之法也。鄉射則薦諸其席。亦訓於。廣雅釋言文。云古文曰陳幣北首者。古文皮作幣。鄭不從者。下云北首。皮可言首。幣不得

言首也。馬則幕南北面。奠幣于其前。前。當前。疏正義曰。校勘記云。上。楊作南。○案。經云其前。謂馬前。則奠幣在幕外矣。楊本非。自陳皮北首至此。與授幣時陳之之法略同。唯有豎爲異耳。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于上介。上介告於賓。展夫人聘

視。既於君也。賈人既拭璋琮。南面告於上介。疏正義曰。注以賈人告於上介二句。專指展夫人之聘享言之。故上介於是乃東面以告賓。亦所謂放而文之類。云上介不視。既於君也。敷氏謂告者。告之以展聘享之幣玉已

畢。則兼君與夫人之聘享而言。故後人多駁上介不視之說。謂經明言亦如之。何獨不視乎。褚氏云。如之者。如上圭則拭之展之。璧則拭展而會幣加於左皮也。不兼上介視之在內。蓋君之聘享。上介視之。夫人聘享。上介不視。俟賈

人告而轉告于賓。羣幣則有司自展而直告于賓。差降之義也。若上介既視。賈人何必再告之。宜遵注。告則必易其所立之向。注義亦長。今案。褚說是也。賈人上介本皆北面。告上介。則賈人轉而南面。告賓。則上介轉而東面。以賓

西面故也。放而有司展羣幣以告。羣幣。私覲及大夫者。有疏正義曰。注云羣幣。私覲及大夫者。敷氏云。文。禮器文。司。載幣者。自展自告。疏注云及者。即記所謂幣之所及者也。此說是。

文。禮器文。放而有司展羣幣以告。羣幣。私覲及大夫者。有疏正義曰。注云羣幣。私覲及大夫者。敷氏云。文。禮器文。司。載幣者。自展自告。疏注云及者。即記所謂幣之所及者也。此說是。

蓋兼問卿面卿問大夫面大夫之幣。皆包之矣。云有司。載幣者。自展自告者。此有司。卽前官載其幣。告于朝者也。自展自告。謂有司自展之。并自告賓也。○賈疏謂私覲。私面之幣。皆賓介自將已物。非公家所給。其說非。方氏苞云。賓與上介私齋幣馬。義雖未安。力或能具。士介何從具此。周官校人。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鄭注明云。使者所用私覲。賈乃謂天子禮與諸侯異。以曲護已說。誤矣。江氏永云。私覲亦公家之幣。但對享禮爲私耳。惠氏棟。吳氏廷華。張氏惠晉。及郊又展如初。郊。遠郊也。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疏〕正義曰。皆辨之。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疏〕詩魯頌孔

疏。及爾雅釋地邢疏。引此注。侯下皆有四十里三字。子下皆有二十里三字。各本脫。今據補。校勘記云。男十里下。集釋無也字。○及郊又展。亦是因舍展之如初。如入竟展幣之儀也。注云郊。遠郊也者。以下云賓至于近郊。知此及郊爲遠郊也。云周制。天子畿內千里者。周禮大司馬職曰。方千里曰國畿。是也。云遠郊百里者。載師注引司馬法。王國百里爲郊。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白虎通同。云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也者。大司徒職曰。凡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諸伯方三百里。諸子方二百里。諸男方百里。夫天子畿內千里。而遠郊百里。則上公封五百里。遠郊五十里。侯四百里。遠郊四十里。伯三百里。遠郊三十里。子二百里。遠郊二十里。男百里。遠郊十里。是其差也。若如譌本注文。謂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則是合侯與伯子與男爲一。非所謂差矣。且郊之里數。原視地廣狹爲制。豈有侯與伯。子與男。封疆廣狹各殊。而郊制必合爲一之理哉。賈疏申鄭義云。畿方千里。王城面五百里。以百里爲遠郊。若公五百里。中置國城。面二百五十里。故遠郊五十里。自此以下。至子男差之。可知。不言侯與伯同。子與男同。是賈所見本尙未譌脫也。又李氏如圭儀禮集釋云。各以其國封疆十之一。差去國之數爲遠郊也。周禮。諸公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據此。亦是申明鄭注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之說。知李作集釋時。此注亦尙未譌脫。與孔那二疏所引合也。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坻。郭注。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也。詩疏引孫炎曰。設百里之國。五者之界。界各十里。與郭義同。據此。則二百里之國。五者之界。各二十里。四百里之國。五者之界。各四十里可知。近邵氏晉涵作爾雅正義。不能援詩疏以校正鄭注。而反削去邢疏之文。據儀禮譌脫之注。牽合附會。失之。或曰。尙書大傳分郊制爲三等。非歟。曰。書傳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夏殷制。非周制也。亦不得爲五十里。三十里。十里矣。云近郊各半之者。鄭注尙書君陳序云。周之近郊五十里。

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天子近郊半遠郊五十里。則上公近郊二十五里。侯二十里。伯十五里。子十里。男五里也。及館。展幣于賈人之館。如初。館、舍也。遠郊之內有展幣不於賓館者。爲主國之人。〔疏〕正義曰。注賓館。校勘記云。賓。監本作官。誤。○敖氏云。幣亦兼玉而言。自有勞問已者。就焉便疾也。〔疏〕入竟至此。凡三展者。以聘事將至而愈愼。且一與主國卿大夫爲禮。則不暇及之矣。方氏苞云。入竟而展。及郊再展。及館三展。雖載以任轡。尙虞頓撼。又皮帛則燥溼不時。宜類展也。注云館。舍也。遠郊之內有候館。可以小休止沐浴者。案遣人職曰。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鄉以賓尙未至近郊。則此館非國中館。故以遣人候館解之。候館五十里卽有。則遠郊內自有之矣。晉可以小休止沐浴。則可於此展幣也。云展幣不於賓館者。爲主國之人有勞問已者。就焉便疾也者。吳氏廷華云。瓊人訝士。皆當見賓于館。又或主君加禮。有遠郊之勞。並須受于館。故就賈人之館展之。便疾也。且見賓從不一館矣。○蔡氏云。館。國中舍也。卽後卿所致者。此以展幣而連及之。盛氏云。展幣皆於館舍。非如習儀之於壇壇也。此云及館者。謂卿致館之館。前聘一日也。次于此者。因上事而終言之。今案經內言館。似俱指國中之館言。蔡盛說亦可存。故並錄之。

右入竟展幣

賓至于近郊。張廬。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請行、問所之也。雖知之。謙不必也。士請事。大夫請行。卿勞。擯尊賓也。其服皆朝服。

〔疏〕正義曰。自此至遂以賓入。言賓至近郊。君與夫人使人勞賓之事。○賓至近郊張廬。蓋漸近國都。故張之以自表也。敖氏云。此後不見斂廬之節。至館爲之可知。勞。謂勞其道路勞苦。使卿。亦以其爵也。主君子朝君則

親郊勞。注云請行。問所之也。雖知之。謙不必也者。上使士請事。特知其爲聘事而來。猶不敢必行聘於本國。故又使大夫請之。謙之至也。至下大夫反告。乃執主人之禮。勞之禮之。節次如此。敖氏謂請行。爲速之行。褚氏云。尙未勞賓。如何先以請行速之。依注問所之說爲得。盛氏亦以敖說爲非。吳氏廷華云。知其來聘矣。又請行者。或兼聘他國。須先往也。云其服皆朝服者。謂士請事。大夫請行。皆服朝服。經特于此見之。舉後以該前也。○禮經釋例云。凡賓至。則使人郊勞。案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賓受于舍門內。此使者勞賓也。又云。乘皮殿。實用束帛勞者。勞者再拜稽首受。此聘賓使者也。又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簋方。其實棗栗棗。賓之受如

初禮。儻之如初。此聘禮之郊勞也。君用束帛。夫人用棗栗。覲禮。侯氏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韃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此王使人勞侯氏也。又云。侯氏乃止使者。侯氏先升。授几。用束帛乘馬僎使者。使者再拜受。此侯氏僎使者也。此則覲禮之郊勞也。用璧。至于聘禮郊勞用朝服。覲禮郊勞用皮弁。聘實僎勞者。用束錦乘皮。侯氏僎勞者。用束帛乘馬。皆隆殺之義也。亦有不郊勞者。聘遺喪不郊勞。注。子未君也。小聘曰問。不郊勞。注。貶於聘。所以爲小也。皆禮之殺也。又聘禮郊勞畢。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謂入朝也。覲禮郊勞畢。侯氏遂從之。注。從之者。遂隨使者以至朝。其儀並同。上介出請入告。

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拜。出請。出門西面請所以來事也。入告。入北面告賓也。每所及至。皆〔疏〕正義曰。有舍。其有來者與。皆出請入告。于此言之者。賓綱尊。事綱錄。〔疏〕注者與。

今注疏本作與。校勘記云。徐本、集釋、楊氏。俱無與字。與疏合。嚴本與作者。張氏曰。注曰其有來者者。巾箱杭本同。監本無一者字。案釋文云。者與。音餘。蓋傳寫者誤以與字作者爾。監本以其重複。遂去其一。尤非也。從釋文。朱子曰。此非疑詞。不當音餘。復出者字。亦無義理。竊疑本介字也。今案褚氏云。與字連上讀。乃起下之辭。非誤。今仍之。注云出請。出門西面請所以來事也者。謂問卿所以來之事也。云入告。入北面告賓也者。賓在舍。有主道。故出門西面者。出闌東也。入北面告者。賓當在阼階西面也。敎氏云。賓禮辭者。以其用幣也。上介以賓辭告。勞者復傳言而入。賓乃出迎。云每所及至。皆有舍。其有來者與。皆出請入告者。此舍。卽廬宿市之類。途中所以止客者。故所至皆有。其有事來舍者。無不出請入告。卽上士請事。大夫請行。是也。云于此言之者。賓綱尊。事綱錄者。謂前此不言出請入告。獨于此言之者。賓來益近。則益尊寵之。其儀文之記錄亦益詳也。李氏云。春秋傳。魯叔弓聘于晉。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勞者不答拜。凡爲人使。〔疏〕正義曰。魯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勞者不答拜。不當其禮。〔疏〕曰。勞者卽卿也。餘詳士昏禮納采主人迎于門外再拜賓不答拜下。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不受於堂。此主於侯伯之臣也。〔疏〕正義曰。賓揖先入。導之是舍但有一門耳。此公館之異者也。注云不受於堂。此主於侯伯之臣也者。此篇主侯伯之臣言。詳篇首目錄下。云公之臣受命於堂者。李氏云。案司儀職。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僎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言登聽命。則公之臣受勞於堂也。吳氏疑義云。據司儀云。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則所謂登聽命者。不止公之臣可知。今案鄭云不受於堂。蓋以此篇受於舍門內。不

晉升堂。決之。其注司儀。亦云。侯伯之臣。受勞於庭。彼疏云。聘禮受於舍門內。是不登堂也。方氏菴云。受勞不升堂。當以此經為正。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賓〔疏〕曰。正

此在舍。勞者有賓道。故入門左而東面也。致命。致其賓北面聽命。還少退。再拜稽首受幣。勞者出。命。若君命。注云東面鄉賓者。以斯時賓在舍門內西面也。

君南面然。少〔疏〕云。正義曰。注云北面聽命。若君南面然者。以命是主君之命。故北面聽命。嚴若君在然。秦氏蕙田退象降拜者。以受幣當降階拜。今不升堂。故少退而後再拜稽首以象之。授老幣。老賓之〔疏〕正義曰。此老賓之家。出迎勞者。欲償〔疏〕正義曰。注末集釋

有也字。○敖氏云。勞者出。俟于門外。上介出請。勞者告事畢。上介入告。賓乃出。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迎。而皆以欲償之之辭。吳氏廷華云。出迎償之。受命後不即償者。不以臣事于君命。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

從之乘皮設。設於門內也。物四曰〔疏〕正義曰。注云設於門內也者。乘皮之設為庭實。則當在庭。乃設之於門內。乘皮。乘鹿皮也。貴者也。云皮。麋鹿皮也者。賈疏云。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彼諸侯朝享天子。用虎豹皮。此臣聘君。降於享天子。當用麋鹿皮。故齊語云。齊桓公使諸侯輕其幣。用鹿皮四分也。賓用束錦償勞

者。言償者。賓在公館如家。〔疏〕云。正義曰。敖氏云。聘禮。凡大夫士所用之幣皆以錦。蓋不敢與尊者之幣同。禮經釋例之義。亦以來者為賓。〔疏〕云。凡賓主人行禮畢。主人待賓用醴。則謂之禮。不用醴。則謂之償。許十昏禮納采

問名禮畢。擯者出請醴賓下。今案。此郊勞後行信禮。以勞者為賓。勞者再拜稽首受。稽首。尊。〔疏〕正義曰。注賓為主人。故注云言償者。賓在公館如家之義。亦以來者為賓。國賓也。賈疏云。周禮大祝九拜。一曰稽首。首至地。臣拜君法。二曰頓首。頭叩地。平敵相拜法。今此勞者與賓

同類。不頓首而稽首。故云尊國賓也。禮經釋例云。凡臣與君行禮。皆再拜稽首。亦有非君臣而再拜稽首者。如聘禮。聘賓償郊勞。及歸饗餼。使者受幣送幣。皆再拜稽首。主國之卿餼賓。賓再拜稽首受。公食大夫禮。大夫相食。受佈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亦然。此皆相敵者之禮也。皆尊之。故盛其威儀。又不可以常禮論也。惠氏棟云。賓用束錦

償勞者。此償幣。乃彼國君之幣。故受者送者皆稽首。方氏菴。王氏士讓。說略同。今案如惠。賓再拜稽首送幣。說。非不可通。但其中亦有非君物而再拜稽首者。故鄭以尊國賓解之。而釋例亦即宗之為說也。

賓再拜稽首送幣。說。非不可通。但其中亦有非君物而再拜稽首者。故鄭以尊國賓解之。而釋例亦即宗之為說也。

賓再拜稽首送幣。說。非不可通。但其中亦有非君物而再拜稽首者。故鄭以尊國賓解之。而釋例亦即宗之為說也。

賓再拜稽首送幣。說。非不可通。但其中亦有非君物而再拜稽首者。故鄭以尊國賓解之。而釋例亦即宗之為說也。



受送拜皆北〔疏〕正義曰。賓亦稽首送者。報之也。注云受送拜皆北面。象階上者。李氏云。若鄉飲酒。賓受爵。而象階上。主人送爵。各拜于其階上。北面也。敖氏云。案注云受送拜者。謂受者送者之拜也。象階上者。謂

放備于堂之禮也。今案。此備禮雖行之於庭。而賓主皆北面而拜。有似於堂上。主在阼階上北面拜。賓在西階上北面拜。故云象階上。李敖之說得之。賈疏以受爲誤。謂當云授送拜皆北面。並據賓而言。褚氏云。注受送一讀。拜皆北面爲

句。曾受者送者之拜皆北面也。賈將受送拜專帖賓說作三節看。誤矣。盛氏世佐張氏惠言並同。褚說是也。勞者揖皮出。乃退賓送再拜。揖皮出。東面揖〔疏〕曰。正義

李氏云。揖執皮者。若親受之然。勞者出。執皮者從之出。勞者之從者訝受之。注知東面揖者。以執皮者在東。勞者在西故也。敖氏據公食大夫禮。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謂此亦北面揖之。褚氏云。公食禮。是對君之禮。庭實爲君

禮物。故北面。此勞者不必北面也。從注東面爲是。盛氏世佐說同。○以上君使人勞賓之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玄被纁裏。有蓋。竹簋方者。器

之。狀如簋而方。如今案〔疏〕正義曰。簋。校勘記云。唐石經。嚴、徐、叢氏、集釋、敖氏。俱作簋。注同。釋文具筥。筥者闕。此方耳。〔疏〕作簋。云。本或作筥。外圓內方曰簋。內圓外方曰筥。通解楊氏載經注。要義載經。

俱作簋。張氏曰。釋文明著內外方圓之制。蓋辨或本之誤也。從釋文。案。冬官玉人注疏及覲禮疏引此經。並作簋。地官舍人注云。方曰簋。圓曰筥。疏謂皆據外而言。審此。則釋文之誤顯然。張氏從之。非也。說文曰。簋。黍稷方

器也。簋。黍稷圓器也。此許君之義。與鄭不同。程氏瑤田儀禮經注疑直云。陸作釋文時。蓋據一本作簋者釋之。故云簋音甫。或作筥也。然據鄭注本作簋。又鄭注玉人。引聘禮。作二竹簋方。是簋字。非簋字也。況唐石經作簋。嘉

靖本乃從宋元豐本覆刻之。亦作簋。則此字斷宜從唐石經及宋槧本。不必因陸氏偶據別本而致疑也。戴氏震校集釋。亦云。據鄭注。當以作筥爲正。段氏玉裁儀禮漢譯考云。賈疏曰。凡簋皆用木而圓。受斗二升。用木而圓。本鄭周易

注。受斗二升。依旅人筥實一穀之云。是賈本作筥也。宋刻單疏本作筥字四見。不作簋。今本皆改爲簋。則受斗二升之云。不可通矣。又段氏注說文筥字云。許謂筥方簋圓。鄭則云筥圓簋方。不同者。師傳各異也。周禮舍人鄭注。方

曰簋。圓曰筥。周易二簋可用享。鄭注。離爲日。日體圓。巽爲木。木器。圓筥象。已上可證鄭確謂筥爲圓器。今案筥圓。而竹筥不圓。故云方。若筥本方。則經不必贅言方矣。又鄭義既以筥爲圓器。倘經本作簋。鄭必破筥爲筥。今

鄭不破字。可證舊本相傳作筥。後人因說文筥方簋圓之訓。誤改爲簋耳。此字當從鄭義爲長。鍾本亦作筥。○李氏云。大夫對鄉爲下大夫。夫人使下大夫勞賓。降於君也。被。表也。玄被纁裏。竹筥方之衣也。禮經釋例云。士昏記。筥

繡被纁裏。此玄被纁裏。蓋夫人與士婦之蓋矣。敖氏云。夫人亦勞之者。以其亦奉命而聘享已也。今案考工記玉人曰。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鄭注引此經為證。彼疏云。玄被者。以玄纁為表。

被。聘禮。諸侯夫人無案。直有棗栗。此後勞有棗栗。又有案。棗栗亦盛於竹簋也。注云以竹為之。狀如簋而方者。簋本以木為之。又有以瓦為之者。其形皆圓。此以竹為之而方。故云狀如簋而方也。筥亦以竹為之。故云如今寒具筥。

漢時筥以盛寒具。與竹蓋盛棗栗用亦相同。寒具見周禮籩人注。御覽引通俗文曰。寒具謂之餽。汪士鐸云。寒具蓋餅屬。後漢第五倫傳注引華蟻書。人有遺母一筥餅者。筥。宮屬也。云筥者。圓。此方耳者。詩。維筐及筥。毛傳。圓曰筥。是。

其實棗蒸栗擇兼執之以進。兼。猶兩也。右手執栗。左手執棗。正義曰。校勘記云。蒸。敖作蒸。○其實。謂實於也。者。案士冠禮兼執之注云。兼。并也。彼謂一手兼執之。此則兩手兼執之。故云兼猶兩也。云右手執棗。左手執栗。敖氏據士虞禮。謂左手執棗。右手執栗。與鄭互異。褚氏云。授受之法。左右各執一物者。先將右手之物授人。

受者以兩手受。旋亦以右手執之。授者乃以兩手授左手所執者。受者以左手受之。先所受。後所授。必兩手者。所謂受授不游手也。經云二手授栗。則是右手先授棗。然後二手授栗。注極明。敖氏故生異說。士虞禮。主婦自取兩簋棗栗。設于會南。棗在西。何妨右手執者設于西。左手執者設于東邪。未可據以難注。今案。褚說是也。

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栗。受授不游手。正義曰。受謂賓受授不游手。謂不空一手。賓之受如初禮。如卿勞。慎之也。義并詳上。賓之受如初。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出以束錦授從者。因東面釋辭。請道之以入。然則

實送不。正義曰。注請道。毛本作導。校勘記云。嚴。徐。通解。楊氏。敖氏。俱作道。○慎之如初。謂如僂鄉拜。之儀也。敖氏云。君使以束帛。夫人使以棗栗。賓之皆以束錦乘皮者。亦輕財重禮之意也。入。入國門也。注云出以束錦授從者。因東面釋辭。請道之以入者。上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注云。遂以入。因道之。明此云遂以賓入。亦道之以入也。請道當有辭。故知以束錦授從者。因東面釋辭也。云然則賓送不拜者。此注似可疑。上

僂鄉。勞者出。明云賓送再拜。則此送之亦拜可知。經不言者。蓋已統於如初中矣。賈疏舉公食禮使大夫戒。賓不拜送。遂從之為例。不知彼無僂禮。與此異。獻禮。侯氏僂使者。送于門外。再拜。遂從之。此當與彼同。賈因注言不拜。遂分別尊卑則岐而又岐耳。

○以上夫人使人勞賓之禮。

右郊勞

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

賓至外門。下大夫入告。出釋此辭。主人者、公也。不言公而言主人。主人接賓之辭。明至。欲受之。不敢稽賓也。腆、猶善也。

遷主所在曰祧。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為祧。諸侯五廟。則祧。疏。正義曰。自此至衆介皆少牢。言賓初至。不即行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禮。主人致館設煢之事。至于朝。此外朝也。

外朝在庫門外。故李氏云。朝。大門外之朝也。但李以大門為臯門。則沿賈之誤。辨見前。注云賓至外門。亦謂庫門也。諸侯三門。庫門在外。故曰外門。王氏士讓云。賓未相見。不先即館。而必至于朝者。明奉君命而告至也。云先

君之祧者。莊四年公羊傳云。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又隱七年公羊傳何注云。禮聘受之于大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于先君。且重賓也。是其稱先君之義。拚。釋文云。灑埽也。少儀。

掃席前曰拚。說文作叁。云。埽。除也。拚是假借字。案。析言之。則拚是掃席前之名。渾言之。則凡埽皆可云拚也。此經云拚。蓋謂廣埽廟之內外。不止席前也。注云賓至外門。下大夫入告。出釋此辭者。此下大夫。即上以賓入者。

既告于君。乃出釋此辭也。云主人者公也。不言公而言主人。主人接賓之辭者。案。下行聘享時。皆稱公。此變公言主人。是埽賓之辭也。云明至。欲受之。不敢稽賓也者。以經言既拚以俟。明是至即欲受之。不敢稽延也。云遷主所

在曰祧。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為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者。周禮序官。守祧。奄八人。鄭注。遠廟曰祧。周為文王武王廟。遷主藏焉。又守祧職曰。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注。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

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又祭法注。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于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于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此鄭言祧之義。但據守祧注。似有三祧。以后稷廟稱大廟。

故止二祧也。若孔君。王肅。則以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為二祧。又謂文武受命之王。其廟不遷。不在七廟數內。皆與鄭異。王制疏及守祧。疏已駁之。鄭謂周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者。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

七。鄭注。此周制也。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又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鄭注。大祖。始封之君。祭法曰。

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又曰。諸侯立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曾子問。禮器。皆嘗七廟五廟。

饗禮傳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此皆鄭所本也。荀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樂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陳氏禮書云。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之所不變也。是故虞禮禘于六宗。以見大祖。周官守祧八人。以兼姜嫄之宮。則虞周七廟可知矣。又云。公侯伯子男。其衣服宮室車旌等衰雖殊。其立五廟一也。附庸之封。雖不能五十里。亦國君爾。故亦五廟。春秋書紀季以鄆入于齊。公羊傳曰。紀季請復五廟。以存姑姊妹。則附庸之廟。與諸侯同。可知也。今案。陳氏又引尚書偽古文七世之廟。及王肅等說。以駁鄭注。今不錄。其論五廟。則較孔賈為詳。云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案。祧亦與廟同。今接聘賓。不于廟而于祧者。以祧是始祖之廟。比之三昭三穆為尊。接賓客宜于尊者。故云祧也。魏氏了翁云。祧。卽廟也。昭元年。其敢愛豐氏之祧。豐氏大夫。又僅兩世。未有遠祖也。今案。廟與祧對文異。散亦通。此經云先君之祧。明指始祖廟言之。則鄭說未可易矣。

**賓曰俟閒。** 賓之意不欲奄卒主人也。且以道路悠遠。欲沐浴齊戒。俟閒。未敢閒命。〔疏〕正義曰。注齊戒。校勘記云。釋文作齊。云。本亦作齋。嚴、徐、集釋。亦俱作齊。通解、楊氏。俱作齋。案。通解曰。齋、側皆反。蓋本齊字。故特音之。若作齋。則不必音矣。○賓曰。對辭也。敖氏云。閒、暇也。注云。賓之意不欲奄卒主人也者。此注有二義。不欲奄卒主人。一義也。以道路悠遠。欲沐浴齊戒。又一義也。故云且。奄。方言云。遽也。卒亦促遽之意。見漢書注。言不欲以息遽迫主人。故答以俟閒。且可容沐浴齊戒也。云俟閒。未敢閒命者。言未敢遽命而卽行大禮也。命。謂既拚以俟之命。蔡氏云。主人不敢稽賓。故曰拚以俟。賓不欲奄卒主人。故曰俟閒。謂俟主人暇時。婉詞也。

**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 致。至也。賓至此館。所以安。〔疏〕正義曰。敖氏云。大夫。卽歸者以賓入者也。帥。亦謂道賓。賓至于館。則入矣。致館。謂以君命致此館之也。〔疏〕於賓也。郝氏敬云。致館必以卿。重其禮也。今案。國語云。司里授館。韋注。司里授客所當館。次於卿也。然則司里授之。而卿以君命致之歟。注云。賓至此館。主人以上卿禮致之。謂使上卿以束帛之禮致之也。周禮司君復使卿致之。以賓初至。故重其禮。以安之也。張氏爾岐云。以上卿禮致之。謂使上卿以束帛之禮致之也。周禮司儀職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致館如初之儀。鄭注云。如郊勞也。不備耳。郊勞用束帛。則此致館亦用束帛可知也。吳氏廷華云。據司儀云。郊勞有儻致館。如初儀。則亦有儻矣。今案。鄭言不儻者。亦據此經決之。以下文卿致命。卽云卿退。賓送。再拜。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卿不俟設餼之畢。以不用束帛致故也。不言儻之。是無儻也。

〔疏〕正義曰。朱子云。此致。止謂致館耳。章首目其事。而下詳其節也。上無煢字。而但云致命。注疏何以見爲致之儀節也。卿致命者。敖氏云。致其君致館之命也。不兼煢說爲是。必稽首者。如對主君也。注云卿不俟設煢之舉。以不用束帛致故也者。致館使卿。設煢使宰夫。二者不妨並行。注云不俟設煢之舉。此釋經退字。謂卿致命卽退耳。言不用束帛致者。因致館用束帛。故兼束帛言之。其實直謂不致耳。非不用束帛。而空以辭致煢之謂也。司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致館如初之儀。彼注云。不言致煢者。君子聘大夫不致煢也。又引此記。煢不致。賓不拜爲證。據此。則鄭意固直云不致明矣。賈彼疏云。聘禮致館之下。卽云宰夫設煢。此致館下。不云致煢。故云君子聘大夫不致煢。如是。五等之臣。皆無致煢也。其義甚明。何於此乃生出不用束帛。空以辭致之臆說邪。云不用束帛致之者。明爲新至。非大禮也者。對下致饗饌爲大禮言之。此煢爲新至而設。非大禮。故不致也。胡鑄三禮補義曰。案。注初無兼致煢之語。言兼致者。賈之誤耳。王氏士讓云。設煢。乃宰夫設之。則非兼致可知。吳氏廷華云。卿不俟設煢者。非其職也。數說皆是。又敖氏謂致館不以幣。而在門外。非。司儀注云。侯伯之臣。致館於庭。則在門內矣。致館有束帛。亦非無幣也。○禮經釋例云。凡郊勞畢。皆致館。案聘禮。郊勞畢。下大夫勞者遂以資入。又云。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此聘禮致館也。覲禮。郊勞畢。侯氏遂從之。天子賜舍。辭曰。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僎之。束帛乘馬。此覲禮賜舍也。注。賜舍。猶致館也。是郊勞畢皆致館也。又聘禮致館後云。宰夫朝服設煢。是致館後卽設煢。覲禮。賜舍後則無之。聘禮。致館後。聘賓不俟使者。覲禮。賜舍後。侯氏則僎之。蓋王朝之與侯國禮不同歟。今案。館。國中待客處也。考之禮。有公館。有私館。曾子問曰。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鄭注。公館。若今縣官舍也。雜記曰。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鄭注。公所爲。君所作離宮別館也。此篇所言館。多是私館。下記曰。鄉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是也。

若左傳襄三十年。子產聘晉。使肅壞其館之垣。昭。宰夫朝服設煢。食不備禮曰煢。詩云。不素煢兮。〔疏〕正義曰。楚公子圍聘鄭。館于外。則當爲公館矣。春秋傳曰。方食魚煢。皆謂是。

周禮宰夫職。掌賓賜之煢奉。鄭注。煢。客始至所致禮。是煢宰夫掌之。故使設之也。必朝服者。尊賓也。注云食不備禮曰煢者。以所陳鼎。止有腥飪而無饌。又饌設不多。故云不備禮也。司儀注云。小禮曰煢。掌客注云。煢。客始至。致小禮也。又下記注云。草次饌煢具輕。皆與此注相發明。云詩云。不素煢兮。春秋傳曰。方食魚煢。皆謂是煢。詩。魏風伐檀文。毛傳云。然食曰煢。鄭彼箋則云。蕙如魚煢之煢。是鄭以素煢之義。與魚煢一也。案宣六年公

儀禮正義 七 卷十六

儀禮正義 七 卷十六

儀禮正義 七 卷十六

儀禮正義 七 卷十六

儀禮正義 七 卷十六

儀禮正義 七 卷十六

儀禮正義 七 卷十六

儀禮正義 七 卷十六

儀禮正義 七 卷十六

儀禮正義 七 卷十六

儀禮正義 七 卷十六

儀禮正義 七 卷十六

儀禮正義 七 卷十六

儀禮正義 七 卷十六

儀禮正義 七 卷十六

儀禮正義 七 卷十六



堂也。釋名云。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夾之在正堂東西。此定論也。楊氏儀禮圖乃屬夾室於東房之東。西房之西。與房室並列。誤矣。近焦氏羣經宮室圖。又圖東堂於東夾之東。西堂於西夾之西。以東堂爲東嚮。西堂爲西嚮。不知堂亦夾之堂也。烏可分夾與堂爲二哉。顧命曰。西夾南嚮。言夾而室與堂可知。言西夾而東夾可知。烏有所謂東嚮西嚮者哉。楊大培云。西夾南嚮一語。證據千古不易。鄭注特牲饋食禮云。西堂西夾之前近南。東堂東夾之前近南。亦據南嚮定之也。又案顧命注疏解夾之誤。鄉黨圖考已辨之。餘詳特牲饋食禮。豆籩粥在東房南上。凡席兩敦在西堂下。又下歸饗饋云。饗于東方。亦如之。注云。東方。東夾室。此但云西夾六。則無東夾之饗。殺於饗饋也。吳氏廷華云。在西夾者。廟中尊西也。注云八六者。豆數也。凡饗以豆爲本者。李氏云。凡饗皆先設豆。故舉豆數以見其餘也。云堂上八豆。八簋。六鏞兩簋。八壺。西夾六豆。六簋。四鏞兩簋。六壺者。皆與饗饋同。鄭蓋以鼎同堆而知之也。故又云。其實與其陳。亦如饗饋。門外米禾皆二十車。禾。稷實并刈者也。諸侯之禮。車米視生牢。禾視死牢。牢十車。大夫

〔疏〕正義曰。二十車。毛本二誤作一。校勘記云。唐石經二十作廿。注牢十車。徐本無牢字。與疏不合。今俱從嚴本。注云禾稷實并刈者也者。稷謂禾稷。實謂禾穀。并刈。謂連稷與實而刈之。不去其穀也。說文。禾。嘉穀也。段氏注云。嘉穀之連稷者曰禾。又於稼字下注云。全體爲禾。聘禮禾三十車是也。禹貢所謂總也。今案禾以供飼馬之用。故致積。設殮。歸饗饋。皆有之。上注云禾以秣馬是也。云諸侯之禮。車米視生牢。禾視死牢。牢十車者。周禮掌客文。云大夫之禮。皆視死牢而已。雖有生牢。不取數焉者。李氏云。周禮大夫之車米禾無文。此殮禮死牢二。而米禾皆二十車。饗饋生牢二。死牢三。而米禾皆三十車。知惟視死牢不取生牢之數。云米陳門東。禾陳門西者。據下饗饋。薪芻倍禾。各四十車。凡此之。〔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此之楊作上所。注云凡此之陳亦如饗饋者。謂薪芻也。陳。亦如饗饋。〔疏〕從米芻從禾也。郝氏敬云。供饗曰薪。飼馬曰芻。今案說文。芻。刈草也。象包束草之形。又云。芻。草薪也。舊說多以芻爲養牛馬之用。然上經積唯芻禾。鄭但云禾以秣馬。不兼芻言。詩。詢于芻蕘。毛傳云。芻蕘。采薪者。然則芻以飼牲。亦可供饗。當兼二用也。上介飪一牢

在西鼎七。羞鼎三。堂上之饌六。門外米禾皆十車。薪芻倍禾。西鼎七。無。〔疏〕正義曰。李氏云。鼎七者。賓西夾同。西夾無饌。盛氏云。上介之牢。西鼎減二。則東鼎。堂上之饌亦減二。無西夾之饌。米禾薪芻皆半於賓。此其殺也。衆介皆少牢。亦飪在西。鼎五。羊。豕。豕。腸胃。四

衆介皆少牢。亦飪在西。鼎五。羊。豕。豕。腸胃。四

豆。四簋。兩錫。〔疏〕正義曰。注云亦飪在四。鼎五。羊豕腸胃魚膳者。案有羊豕而無牛謂之少牢。此用少牢而五鼎。四壺。無簋。是又殺於上介也。李氏云。承上交飪。知衆介亦飪也。少牢饋食禮五鼎。此少牢。故亦五鼎。彼有膚無腸胃。此有腸胃無膚。今案彼是大夫自祭禮。此是人君待客禮。故同。玉藻明月五俎之食。以示別也。云新至尚熱者。下歸饗餼。士介但有餼而無飪。知此不用餼而用飪者。以煖是親至之禮。尚熱故也。云堂上之饌。四豆。四簋。兩錫。四壺。無簋者。上介堂上之饌。本與賓西夾之饌同。此則又視賓西夾之數減之。降殺以兩也。褚氏云。歸饗餼盛禮。而士介無堂上之饌。此亦宜無。注所云俟訂。韋氏協夢云。經唯言皆少牢。是并無堂上之饌矣。無堂上之饌。下於上介也。二說似亦可從。○盛氏云。米木薪芻實共百二十車。上介半之。衆介則無。通百八十車而已。蓋卿行旅從。非是則不足以供之也。郝氏謂用車三百六十乘。而以侈費詆經。妄矣。國之經費。實祭最鉅。皆所以弭災而福民。有不可以儉齊將之者。且遇凶荒札喪。則又有殺禮之義。見於掌客。制禮者豈漫無撙節於其間哉。

右致館設飧

厥明訝賓于館。此訝下大夫也。以君命迎賓謂〔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自此至賓不顧。皆主國廟中所行之禮。者又一。於是主君禮賓。其為私禮者有二。賓私觀一。公乃送賓出。又有問君問大夫之儀。此聘之正禮也。分爲四節。今案四節者。一、聘享若有言。二、主國禮賓。三、私觀。四、公送賓出。問君及大夫。○厥明。賓至館之明日也。注云此訝下大夫也者。上帥至于館。是下大夫。故知此訝賓于館亦下大夫。非掌訝之官也。周禮掌訝。中十爲之。其職曰。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鄭注。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于館之訝。據云卿有大夫訝。此聘使卿。則訝爲下大夫明矣。餘詳下記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下云以君命迎賓謂之訝。訝。迎也者。此訝是君使之。故云以君命迎賓也。訝與逆同。爾雅釋詁。逆。迎也。又通作御。詩。以御于家邦。毛傳。御。迎也。云亦皮弁者。下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諸侯行聘時君亦皆皮弁。故知此訝賓者亦皮弁也。

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諸侯次在大門外之〔疏〕正義曰。辨。毛本作辨。校勘記云。張氏曰。監杭本作辨。案作辨是也。說見士相見禮。○此朝。亦外朝也。注云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者。案皮弁服。詳士冠禮。周禮司服注云。諸侯之



自相朝聘。皆皮弁服。蓋諸侯在國。每日視朝。與臣同服朝服。今相朝聘。用皮弁服。加于朝服一等。是主相尊敬也。又諸侯觀天子服冕服。其朝天子。及使臣聘天子。亦皆皮弁服。見通典。云諸侯視朝皮弁服者。玉藻曰。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是也。鄭言此者。見皮弁服尊於朝服之義。云入于次者。侯辨也者。鄭注七相見禮及特牲饋食禮。俱云。具猶辨也。則此辨與具義同。謂入次暫止。以待諸事備具也。云次在大門外之西。以帷爲之者。大門謂庫門。亦卽外門也。此次爲賓而設。主直賓西。故知在西也。下記云宗人授次。次以帷。周禮幕人注。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又掌次職有大次小次。鄭注。次謂幄也。則次之制與帷異。此云以帷爲之者。蓋謂用帷布爲之。乃陳幣。有司入於主國廟門外。以布幕陳幣。〔疏〕正義曰。案下經行聘時。賓立接西塾。在廟門外。而賈之也。如展幣焉。圭璋、賈人執權而俟。〔疏〕正義曰。案下經行聘時。賓立接西塾。在廟門外。而賈之也。如展幣焉。圭璋、賈人執權而俟。

故云有司入於主國廟門外以布幕陳幣也。又云如展幣焉者。謂其陳幣之法。亦如展幣時所陳也。云圭璋賈人執權而俟者。圭璋重器。不陳。故仍在權。執而俟者。俟事至乃出之也。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

士爲紹擯。擯者出請事。擯爲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紹、繼也。其位相承繼而出也。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

敬之至也。既知其所爲來之事。復請之者。賓來當與主君爲禮。爲其謙不敢廢尊者。啓發以進之。於是時賓出次。直闕西。北面。上指在闕中闕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此旅擯耳。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指在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指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擯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上指至末指。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于公。天子請侯朝觀。乃命介紹傳命耳。其儀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疏〕正義曰。擯謂。毛本謂作爲。核傳而下。亦如之。此三丈六尺者。門容二徹參个。旁加各一步也。今文無指。勸記云。殿、徐、集釋、通解。

俱作謂。與疏合。亦相去三丈。毛本三誤二。則鄉受之。毛本鄉作卿。殿、徐、陳本、集釋、及禮記聘義疏引。俱作鄉。又反面傳而上。毛本而誤面。殿、徐、葛本、集釋、通解。及聘義疏引。俱作而。又此三丈。毛本三誤二。殿、徐、集釋、通解、楊氏。俱作三。○此三指陳于主國大門外。與賓之介同陳。分爲東西兩行也。敖氏云。擯者。上擯也。云請事。則爲上擯可知。故不必質言之。而但云擯者也。云出請事。而不云入告。省文也。後多類此。注云。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者。案鄭注十冠禮云。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注司儀云。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此注策之以釋擯。義精矣。云紹繼也者。爾雅釋詁文。云其位相承繼而出也者。是釋經名承指紹擯之義也。云主君公也。則

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者。案聘義亦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孔疏。承副上擯也。紹謂繼續承擯。又引此注及大行人文。謂待聘客及朝賓其擯數皆然。若擯者五人。則士爲紹擯者三人。若擯者四人。則士爲紹擯者二人。李氏云。案大行人上公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諸侯自相待。擯數無文。鄭據天子待已擯數以爲已國待賓之擯數也。敖氏則謂諸侯待聘賓。不論尊卑。擯者皆三人。褚氏云。鄭據大行人推之。雖無明文可徵。亦略得其概。數創爲新論。竊所不取。今案聘使之介。上公七。侯伯五。子男三。人數既以爵等分多寡。則主國之擯人數亦當依爵等而分。且朝則交擯傳辭。聘則旅擯不傳辭。待聘客則朝賓已有區別。則擯之人數與天子待諸侯者同可也。云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者。此引以證主賓各立擯介之義。云既知其所爲來之事。復請之者。賓來當與主君爲禮。爲其謙不敢庶尊者。啓發以進之者。晉賓不敢庶晉。主君行禮。故使擯者出請事以啓發之也。云於是時賓出從。直闕西北面。上擯在闕東闕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者。此謂門外上擯與賓南北相去之遠近也。斯時主君立於門內南面。大行人云。朝位賓主之間。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卿禮下其君二等。故知公使者七十步。侯伯使者五十步。子男使者三十步也。云此旅擯耳。不傳命者。謂但陳列擯介而不傳辭。司儀旅擯鄭注。旅擯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皆陳擯位不傳辭也。是也。云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者。謂次介在上介北。末介在次介北。皆東面。末擯在承擯南。亦西面。所謂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擯在門之東西兩旁。其相去三丈六尺也。賈疏云。注云西北東南者。據賓西北望上介。介仍向正北陳之矣。上擯東南望承擯。承擯等仍向正南陳之矣。不謂介西北邪。陳擯東南向邪陳也。案此辨極明晰。蓋是時賓直闕西北面。上擯在闕東闕外西面。介略在賓西而向北直陳。承擯等略在上擯東而向南直陳也。鄭必謂上擯在闕東。不在門東者。以便於出入傳命也。若兩君相朝。主君出迎于大門外。交擯傳辭。則君當在闕東。上擯當在門東。與承擯末擯等並列矣。云上擯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于公者。案注云進南面揖賓。進者前行之謂。蓋交擯傳辭。則上擯傳於承擯。以次傳於賓。如注下所云是也。此旅擯不傳辭。則上擯與賓親自問對。故須揖賓使前。李氏云。上擯入。北鄉。受主君命對。南面遙揖賓使前。上擯南行。至末擯南。西面。賓北行。至末介北。東面。相去三丈六尺。乃請所爲來之事。賓既對。遂入告于公是也。褚氏云。注謂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云旁者。非東西正相去。蓋自末擯直西。至末介北。東西相去三丈六尺。末介東至末擯南亦然。若旅擯。則上擯至末擯南。賓進末介北。東西正對。相去三丈六尺。據此。則上擯與賓親自問對。其相去三丈六尺。與末介末擯相去同。故注云亦

也。云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者。此以下言交擯傳辭之法。云耳者。見惟天子於諸侯則然。考朝覲傳命。即觀禮齋夫承命告于天子是也。會同亦傳命。觀禮曰四傳擯是也。禮經釋例云。凡天子於諸侯則傳擯。諸侯於聘賓則旅擯。傳擯即交擯。司儀注云。交擯者。各陳九介使傳辭也。是也。云其儀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未。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者。如傳而出。則鄉主君受命。傳而入。則鄉賓受命。所謂各鄉本受命也。上擯受命於主君。反面傳於承擯。承擯傳於末擯。所謂反面傳而下也。於是賓之末介鄉末擯受命。反面傳於次介。次介傳於上介。上介以告於賓。所謂及未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也。云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者。謂上介受命於賓。反面傳於次介。次介傳於末介。於是末擯鄉末介受之。反面傳於承擯。承擯傳於上擯。上擯以告於主君。所謂亦如之也。此交擯傳辭之法。鄭并言之以曉人也。互詳覲禮注。案聘用旅擯不交擯。而聘義云介紹傳命者。孔疏云。交擯與旅擯雖別。總而言之。皆是傳命。是也。又鄉黨記。君召使擯。而云揖所與立。左右手。明是交擯傳辭。乃有揖左人揖右人之事。江氏云。君朝用交擯。臣聘用旅擯。考之春秋。孔子仕魯時。未見國君來朝。亦無鄉來聘。意其爲大夫行問禮。主國亦以交擯待之。周末文勝。不盡如禮制也。云此三丈六尺者。門容二徹參个。旁加各一步也者。案考工記匠人曰。應門二徹參个。鄭注。二徹之內八尺。三个二丈四尺。盧氏詳校云。徹轍通。說文無轍字。今案此徹謂車轍也。鄭以諸侯庫門廣狹無文。故取天子應門解之。天子庫門在應門外。當更廣於應門矣。旁謂門之兩旁。每旁加一步。步廣六尺。二步一丈二尺。合二丈四尺爲三丈六尺也。所以每旁加一步者。以擯介之立不正當門。于出入乃便也。云今文無擯者。蓋今文此節殘闕脫落四擯字也。或曰注當云今文無擯者。蓋出請事上文文無擯者二字耳。○江氏云。司儀。及將幣。旅擯三辭。三辭者。上擯以君命請事於賓。賓對以君命臣來之意。此一辭也。主人辭不敢當。而賓對。此二辭也。主人又固辭不敢當。而賓又對。此三辭也。三辭訖。乃許而納賓。所謂旅擯三辭者。當如此。司儀疏謂辭其以客禮當已。誤矣。司儀言旅擯三辭。此不言三辭者。文不具耳。下文辭玉。亦當三辭。不言三辭者。亦省文也。如注疏說一請事即納賓。是併無禮辭矣。聘。大禮也。豈可如此簡略。禮器曰。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愨。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愨。此通朝聘言之。倘無三辭。而遽納賓。是已愨矣。此經仍當依司儀。雜旅擯亦有三辭也。今案聘義曰。三讓而后傳命。鄭注。此賓至廟門主人請事時也。賓見主人陳擯以大客當已。則三讓之。不得命。乃傳其君之聘命也。孔疏云。鄭解三讓而后傳命之節。正當聘禮賓至主人大門主人請事之時。此云廟門。誤也。案司儀疏謂辭主君以大客禮當已。即本聘義注爲說。但聘義三讓在傳命前。故鄭據賓言之。司儀渾嘗三辭。則當如江說也。此條可補注所未及。故附錄之。

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

公不出大門。降於待其君也。大

夫。上擯也。謂之大夫者。上序可知。從〔疏〕。正義曰。注云公不出大門。降於待其君也者。案據司儀。諸侯來朝。大夫。總無別也。於是賓主人皆禱。公當迎之于大門外。今臣來聘。迎之于大門內。是降於待其君也。禮

經釋例云。凡迎賓主人敵者于大門外。主人尊者于大門內。詳士冠禮主人迎出門左下云。大夫。上擯也。謂之大夫者。上序可知。從大夫。總無所別也者。以納賓是上擯之事。上云卿為上擯。言納賓則其為卿可知。儀禮釋官云。對言之。則上大夫為卿。散言之。則上大夫與下大夫皆通稱大夫。春秋卿亦曰大夫。是也。此篇之內。有上大夫單言大夫者。有下大夫單言大夫者。今各依文釋之。云於是賓主人皆禱者。李氏云。未執玉。尚文飾也。今案此因經但云皮弁。未

言禱。故注明之。敖氏云。納賓之辭曰。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入門左。內賓位也。衆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擯〔疏〕。正義曰。入門。入大門內也。云衆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者。謂不敢與賓並立。少退於後也。據此。則賓亦北面可知。故下注云公南面

拜迎也。云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者。先時擯介皆陳于門外。今介隨賓入。則擯亦隨入可知。李氏云。擯介面位。與下入廟門之位同。敖氏於上納賓云上擯出納賓。而承擯紹擯則皆立於門東北面。故於此但云上擯入門而右。意謂承

擯紹擯初時未出也。其說非是。云上擯進相君者。以公將拜故也。公再拜。南面拜〔疏〕。正義曰。敖氏云。賓入門左。而公乃拜之。是西面拜迎于

主人於降等者不出迎。一拜其辱。今案注云南面拜迎。義已詳上。敖氏以為西面。恐非。賓辟不答拜。辟位遜過。不〔疏〕。正義曰。賓。毛本作客。校勘記云。葛本。通解。楊。敖。俱作賓。石經考文提要云。監本作客。案下賓三退負序疏引此。亦曰賓辟。今案集釋陳鳳梧本亦俱作賓。注云辟位遜過者。說文。遜。復也。遁。遷也。段氏注云。復。往來也。遷。遷延之意。遜過。今之遜

迎也。儀禮鄭注用遜過十有一。云不敢當其禮者。釋經不答拜之義。曲禮曰。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謂此。詳士昏禮納采。主人迎于門外再拜。賓不答拜下。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每門輒揖

人偶為敬也。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介及擯者隨之並而鷹行。既入。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闔。大夫中樞與闔之間。士介拂樞。賓入不中門不履闔。此賓謂聘卿大夫也。門中。門之正也。不敢與君並由之

敬也。介與擯者鷹行。卑不踰尊者之〔疏〕。正義曰。校勘記云。賓入。楊氏入誤作立。卑。監本誤作畢。○賈疏云。述。亦敬也。賓之介猶主人之擯。〔疏〕。入大門東行。即至廟門。其間得有每門者。諸侯有五廟。大祖之廟居中。

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門。門外兩邊皆有南北隔牆。隔牆中央通門。若然。祖廟已西。隔牆有三。則閣門亦有。三。東行經三門。乃至大祖廟。門中則相逼。入門則相遠。是以每門皆有曲。有曲卽相揖。故每曲揖也。今案公揖入者。入雉門也。諸侯三門。庫、雉、路。庫門爲大門。雉門爲中門。廟在中門內。此爲定說。賈疏之誤。後人多辨之。繩軒讀經記云。案上文已云賓入門左。此又云公揖入。下乃云及廟門。則此揖入在大門之內。廟門之外可知。蓋入雉門矣。賈以爲廟在大門內東。則賓既入門左。何以又云公揖入邪。每門每曲。本爲兩事。每門相揖。每曲相揖也。賈云門皆有曲。亦非。又劉氏敏。戴氏震。金氏鷄。皆以廟爲在中門之內。劉氏說詳觀禮。戴氏三朝三門考云。聘禮曰。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周官司儀曰。出及中門之外。廟在中門內明矣。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蜡之饗。亦祭宗廟。廟在雉門內。故出而至觀也。春秋桓宮僖宮災。火自司鐸。踰公宮。至桓僖二廟。廟遷公宮也。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立當遠火也。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廟門謂之祭門。觀謂之闕。亦謂之象魏。諸侯設於雉門。是以雉門謂之闕門。天子蓋設於應門。闕門在外。祭門在內。不出闕門者。得出祭門者也。左傳曰。問于兩社。爲公室輔。以朝廷執政所在爲言。宜繫君臣日見之朝。社在中門內明矣。其他書傳。可證宗廟社稷在中門內路門外之左右者甚衆。略舉五事明之。金氏鷄廟在中門內說云。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夫惟廟在中門內。賓客之入。必歷外門中門而後及廟。故得有每門。若在中門外。則入大門卽得及廟。何以有每門乎。賈疏謂經三閣門乃至大祖廟。江慎修極稱其說。鷄竊以爲不然。大祖之廟。百世不遷。當特尊於羣廟。故禘祫之禮。必合食於大祖廟。大祖東向自如。羣昭羣穆。列於南北。則知大祖之廟。必不與羣廟並列。晉孫毓謂外爲都宮。大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朱子從之。其說固至當也。禮經每門之門。文承大門入門而言。其非閣門可知。曲禮。每門讓於客。周官司人。王宮每門四人。與此每門文同。廟在雉門內。經文先言每門。後言及廟。則每門爲庫雉二門甚明。賈以爲閣門。誤矣。每曲者。謂入雉門之後。折而向東。是爲一曲。直廟門折而北。是又一曲。曲不屬於門。賈以爲門皆有曲。抑又誤矣。今案此經每門。金氏以爲庫雉二門。甚是。蓋公迎賓于庫門內。賓入庫門。公拜賓辟。於是公乃揖之使北行入雉門。旣入雉門。公又揖之使行。於是折而東。則有東曲之揖。折而北。則有北曲之揖。故言每門先於每曲也。於是乃至廟門。或謂宗廟外爲都宮。則每門中兼有都宮門在內然。總不得以每門爲廟中三閣門。蓋每門之揖在前。及廟之揖在後。經文次序顯然不容紊耳。至廟制。金氏以朱子孫毓之說爲是。賈說爲非。王氏士讓。吳氏絳。吳氏廷華。褚氏寅亮。皆與金同。竊謂廟卽並列。而大祖居中。亦自有門。豈有大祖廟南向無門。而必由西二廟閣門側入之理。此其逞臆說經。決不可信者也。注云每門輒

揖者。以相人偶爲敬也者。賈疏云。以人意相存偶也。禮經釋例云。大射儀。公食大夫禮。注皆有相人偶之文。疏未明析。又中庸。仁者人也。鄭注讀如相人偶之人。孔氏無疏。朱文公王伯厚皆不知出於何書。俟考。云凡君賓入門。賓必後君者。此賓爲聘賓。與主君尊卑不敵。故入必後君。言凡者。見入大門中門皆如是也。云介及摺者隨之並而厲行者。謂上介與上摺並。次介與次摺並。未介與末摺並。各隨賓與君行。而上介上摺在前。次介次摺末介末摺以次在後。略有參差。如厲行也。云既入。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者。謂既入門。則介左摺右。亦如大門外相去三丈六尺也。云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闔。大夫中樞與闔之間。士介拂棖者。彼注云。此謂兩君相見也。棖。門楔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闔。大夫介士介厲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君若迎聘客。摺者亦然。云賓入不中門不履闔者。亦玉藻文。彼注云。辟尊者所從也。此謂聘客也。闔。門限。鄭引玉藻者。證君與賓入門及摺介隨入之儀也。李氏云。凡門之中央所豎短木謂之闔。門之兩旁長木謂之棖。棖闔之間謂之中門。兩君相見。主東賓西。各由中門而入。摺介隨之。厲行參差於其後。上摺近西。上介近東而拂闔。大夫直君之後。士介拂棖。聘賓入門。還依爲君介時近東而拂闔。不敢中門也。云此賓謂聘卿大夫也。門中。門之正也。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者。此申言賓入不中門之義也。云介與摺者厲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者。此申言介拂闔以下之義也。卑不踰尊者之迹。謂上介上摺拂闔。後於賓與君。大夫介士介又以次略後。是不踰也。云賓之介猶主人之摺者。謂玉藻拂闔以下。雖止言介。其實主國摺者隨入之儀亦同也。○賈疏謂門有兩闔。楊氏復云。玉藻疏云。闔謂門之中央所豎短木。則門只有一闔。爾雅。概謂之闔。注云。門中之概名闔。當以玉藻疏及爾雅爲正。張氏惠言云。案聘禮疏先云卿爲一闔言之。下乃申二闔之說。則一闔爲古說。二闔乃賈意也。今案玉藻云。公事自闔西。私事自闔東。言闔東闔西。而不言東闔西闔。則其無兩闔明矣。賈氏說於經無據。不可從。近盛氏世佐。焦氏循猶用其說。非也。朱氏大詔詳辨之。

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公揖先入。省內事也。既則立於中庭以俟賓。不復出。其說。非也。朱氏大詔詳辨之。

如公揖先入。省內事也。既則立於中庭以俟賓。不復出。其說。非也。朱氏大詔詳辨之。

○廟即

廟大夫以下入廟。疏。正義曰。注公迎賓下。毛本無于字。嚴本有。校勘記云。徐本。集釋。俱有。通解無。○廟即

經至此始言及廟門。則上每門不得指廟門言明矣。注云公揖先入。省內事也者。以下經云賓立接西塾。不言入。則此時公揖賓先入可知。曲禮曰。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是言卿大夫士之禮。彼注云。雖君亦然。賈疏謂省內事。即請入爲席之類是也。云既則立於中庭以俟賓。不復出。如此。得君行一。臣行二。於禮可矣者。曲禮請入爲席。下又云然後出迎客。此平等之客禮。當出迎。今聘賓是臣。與君尊卑不敵。故君既省內事。立以俟賓。不復出。於禮

可也。君行一。臣行二。下經賈疏謂出齊語晏子辭。王氏應麟云。見韓詩外傳。今案齊語無此文。韓詩外傳卷四曰。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受幣也卑。臣敢不跪乎。此鄭注所本也。張氏惠言云。此君所立中庭。與後禘降立同處。當在庭南北之中。不近內嚮。賓入門左曲。公南面與揖。賓北曲。公西南面與揖。揖訖。公東行向堂塗。北行當碑。而賓相及。俱揖。是君行一。臣行二矣。今案此篇注言君行一。臣行二者三。義各有取。不必拘泥此節。張說得之。賈疏頗支離。下公升二等注云。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案襄七年左傳。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正與此相反。朱子語類。間行一行二之義。曰。君行步闕而遲。臣行步狹而疾。故君行一步。而臣行兩步。蓋不敢同君之行而踐其踪也。意略近之。又下公側爨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注云。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此則主君在東。聘臣在西。今不於兩楹之間。而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是臣更向東行。義至明也。云公迎賓于大門內。卿大夫以下入廟門即位而俟之者。公迎賓時。上擯承擯紹擯在大門外。餘卿大夫士不見入廟之文。而廟中糞事有宰及宰夫等官。是君未入廟時。卿大夫已先入即位而俟矣。故鄭明之。李氏云。卿大夫先即位者。於外無事。賈疏云。公食大夫。以賓立接西塾。接猶近也。其官各具饌物。皆有事。不預入廟。故公迎賓入後。乃見卿大夫以下之位。與此異也。賓立接西塾。門側之堂謂之塾。立近塾者。已與主君交禮。將有出命。俟之於此。介〔疏〕正義曰。此門外之西塾也。餘詳士冠筮與席具饌于在幣南。北面西上。上擯亦隨公入門東東上。少進於士。西塾下。注云立近塾者。已與主君交禮。將有出命。俟之於此者。上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是與主君交禮也。下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是將有出命。故俟之於此也。蔡氏云。斯時賓在廟門外西塾之南而東面也。云介在幣南北面西上者。張氏惠言云。介西上。則賓在幣西東面可知。故下注云上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也。云上擯亦隨公入門東東上少進於士者。此後不見上擯入廟之文。而下云擯者出請命。明公入時隨入可知。言東上者。明承擯紹擯亦隨入也。李氏云。下文介入門左。北面西上。知擯入當門東東上。褚氏云。凡立同向者。尊卑不敵。則尊者稍在前。故又云少進於士。凡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賓至廟門。上擯待而出請受賓所以來之命。重停賓也。至此言命。事彌〔疏〕正義曰。注依前設之。陸氏云。依、本又作辰。注至。言彌信也。周禮。諸侯祭祀。席蒲筵纁純。右彫几。云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者。几筵有爲人設者。有爲神設者。詳士昏禮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下。此受聘於廟中。宜依於神。蓋臨之以先君。以結二國之好。故爲神設几筵也。云賓至廟門。司宮乃於依前設之。神尊不豫事也者。上云賓立接西塾。下云几筵既設。是賓至廟門

乃設之也。司宮詳燕禮。依詳覲禮。儀禮釋官云。案。下經曰。宰夫徹几改筵。則設之疑亦宰夫。公食禮。宰夫設筵加几席。可證也。云。席西上者。下禮賓注云。賓席東上。此為神布席。故西上也。禮經釋例云。凡賓至廟門。皆設几筵。聘禮賓及廟門。公揖入。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又聘享畢。宰夫徹几改筵。覲禮但云。天子設筵依于戶牖之間。左右几。不云几筵。文不具也。是賓至廟門皆設几筵也。士昏禮納采。主人筵於戶西右几。使者玄端。至事畢請醴賓。主人徹几改筵。昏禮使者。猶諸侯之聘賓。故其儀略如聘禮也。又昏禮親迎。壻至于外門。主人筵于戶西。右几。又云。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壻至女家則為賓。故亦設几筵也。亦有不几筵者。聘禮。聘遭喪。不筵几。注。致命不於廟。就尸極於殯宮。又不神之。又云。小聘曰問。主人不几筵。注。記貶於聘。所以為小也。故聘禮記云。唯大聘有几筵。注。謂受聘享時也。小聘輕。雖受于廟。不為神位。又聘禮賓問鄉。鄉受于祖廟。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注。不几筵。辟君也。又士冠禮賓至廟門。不云几筵。此禮主於冠。故異於賓客之禮也。云上擯待而出。請受賓所以來之命。重停賓也。至此言命。事彌至。言彌信也者。待。謂待設几筵也。命。謂聘君所命使來聘之命。至此請受之。不敢稽賓也。敖氏云。請命。請致其君命也。亦通。前此但云請事請行。未敢必其聘已。至此始云請命。是言彌信也。云。周禮。諸侯祭祀。席蒲筵纒純。右彫几者。此引以證所設者係用諸侯祭祀之几筵也。敖氏云。注似脫加莞席粉純。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纒不起而授上介。賈人入陳幣東面俟。於此言之。就有五字。詳公食大夫禮。

纒者。賤不楊也。纒有組繫也。〔疏〕正義曰。注鄉。釋文作纒。張氏曰。釋文云。纒、許亮反。下同。前釋南鄉云下以意求之。以也。纒有組繫也。〔疏〕二音考之。對鄉之鄉從鄉。纒纒之纒加日。此纒纒之纒也。宜加日。後鄉公鄉將鄉時鄉以皆同。從釋文。今案戴校集釋改纒。從之。○賈人東面坐啓櫝。與在國西面異者。主賓之地殊也。敖氏云。玉尊不與幣同陳。故事至乃取之。注云。賈人入陳幣東面俟。於此言之。就有事也者。上文賓入次乃陳幣。是時賈人即東面俟。彼不言而於此言之者。以其啓櫝有事。故就此著其面位也。云授圭不起。賤不與為禮也者。以其坐啓櫝。即坐以授上介。賈人是庶人在官者。故云賤不與上介為禮也。云不言楊纒者。賤不楊也者。江氏永云。楊纒所以分別文質。實事用纒文事用楊。質又有三。一是禮盛為質。一是輕略為質。一是父黨無容為質。此云賤不楊者。亦是輕略之意。云纒有組繫也者。詳下記。

上介不襲執圭屈纒授賓。上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不襲者。以盛禮不在於己也。屈纒。并持之也。〔疏〕正義曰。賈人不徑授賓。而上介執以授賓。尊卑之節。注云上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楊。無藉者則襲。〔疏〕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者。以賓東面故也。敖氏則以上介受圭。

〔疏〕正義曰。賈人不徑授賓。而上介執以授賓。尊卑之節。注云上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楊。無藉者則襲。〔疏〕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者。以賓東面故也。敖氏則以上介受圭。



及授賓皆東面。褚氏云。當旅擯時。賓北面。介東面。不同向。至廟門外立接西塾時。賓轉而東面。介轉而北面。而位雖改。仍不同向。北面者西上。上介最西。賈人在賓南。偏近上介。故可坐而授圭。而上介仍北面受之。介授圭而西面者。訝授也。注說是。云不襲者。以盛禮不在於己也者。以執圭行聘是賓之事。敖氏云襲而執圭者。惟賓與主人行禮者二人耳。故上介不襲而執之。必言之者。嫌聘時執玉者必襲也。屈纁義詳前。云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者。李氏云。藉者薦也。圭璋特達。無藉也。璧琮加於束帛。有藉也。襲者禮至敬。尙質。裼者禮差輕。尙文。賓執玉。公受玉。皆襲。所謂無藉者則襲。賓出。公裼降立。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所謂有藉者則裼。今案鄭引此者。證執圭行聘。宜襲而不襲。是盛禮不在於己也。若以垂纁爲有藉。屈纁爲無藉。則此經明云執圭屈纁。是無藉矣。何云不襲乎。互詳記凡執玉無藉者襲下。賓襲執圭。執圭盛禮。而又盡飾。曰。服之襲也。充美也。〔疏〕正義曰。表記。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鄭注。不相因者。以其或是故尸襲。執玉龜襲也。〔疏〕以裼爲敬。或以襲爲敬。禮盛者以襲爲敬。執玉龜之屬也。禮不盛者以裼爲敬。受享是也。孔疏。賓介自相授玉之時。介禮輕。裼而執圭以授賓。賓禮重。則襲而後受圭。是賓之與介。亦裼襲不相因。今案鄭注以聘對享言。孔疏以賓對介言。皆足釋此經言襲之義。經至是言襲。則賓前此不襲可知矣。注云執圭盛禮。而又盡飾。爲其相蔽敬也者。案玉藻曰。不文飾也不裼。又曰。君在則裼。盡飾也。是平時以盡飾爲敬。今執圭盛禮。其敬有異於常時。而又以盡飾爲敬。則執圭之敬不見。故云蔽敬也。云玉藻曰。服之襲也。充美也者。此引以證襲不尙文飾也。玉藻又曰。禮不盛。服不充。禮盛而襲。卽至敬無文之義。盛氏云。執圭必襲者。以質爲敬也。以質爲敬者。敬之至也。是也。云是故尸襲。執玉龜襲也者。亦玉藻文。引以證執圭宜襲之義。彼注云。尸襲。尸尊執玉龜。襲。重寶瑞也。孔疏。若執璧琮行享。雖玉裼。此執玉或容非聘享尋常執玉。則亦襲也。龜是享禮庭實之物。執之亦裼。若尋常所執及卜。則襲。敬其神靈也。擯者入告。出辭玉。擯者上擯也。入告公以賓執圭將致其聘命。圭。贊之重。〔疏〕正義曰。注云擯者上擯也者。以相禮是上擯之事。故知擯者爲上擯也。前後言擯者辭之。亦所以致尊讓也。〔疏〕放此。云圭贊之重者。莊二十四年左傳。御孫曰。男贊大者玉帛。小者禽鳥。玉卽圭璋璧琮之屬。是圭爲贊之重者也。此圭。璋圭也。云辭之亦所以致尊讓也者。以圭爲重器。故辭之。聘義曰。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此辭亦是致尊讓。故注云亦也。文十二年左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是辭玉之禮。春秋時猶有存者。杜注謂不欲與秦爲好。故辭玉。非矣。但彼言三辭。此不言三。江氏永以爲省文。見前。敖氏

則云。此辭亦禮辭耳。賓對。則納賓。賓入門左。闕西。〔疏〕正義曰。前云賓入門左。大門也。此入門左。廟門也。擯者復以入告。而出納賓也。

私事自闕東。注云。觀面也。此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隨賓入也。介無事。〔疏〕正義曰。注云隨賓入也者。引以證入門左之為入自闕西也。止於此。今文無門。〔疏〕上云賓入門左。此云介皆入門左。明介隨賓入自闕西也。云介無事止於此者。對主國擯者有相禮之事也。其位則北面西上者。上介在西。次介未介以次並立而東。必西上者。賓入門。至門內嚮。曲而西行。故以近西者為上也。云今文無門者。謂今文無門字。於

文不備。故從古文也。周禮司儀。凡諸公相為賓。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鄭注。諸公相為賓。謂相朝也。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值也。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止之者。絕行在後耳。司儀又曰。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鄭注。相為國客。謂相聘也。唯

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今案司儀注以相為兼擯介言。而經文於朝則云唯上相入。於聘則云唯君相入。謂唯主

君之相得入。而聘臣之相不入。與此異。賈疏則謂每門止一相。鄭云絕行在後耳。非是全不入。三揖。君與賓也。入廟。又云其實皆入。與此同也。朱子云。疏說與此不通。當闕。然則必欲牽合二經為一。非矣。

曲北面。又〔疏〕正義曰。注云君與賓也者。謂君與賓揖也。云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者。此節賈疏

揖。當碑揖。〔疏〕印本差誤。朱子更加考定云。前云公揖入。立于中庭。賓後獨入。得云入門將曲揖者。謂公先在庭

南面。賓入門將曲之時。既曲北面之時。主君皆向賓揖之。再揖訖。主君乃東面向堂塗。北行當碑。乃得賓主相向之

揖。是以得君行一臣行二。非謂賓入門時。主君更向內嚮。相近而揖也。今案。禮經釋例亦以賈疏錯誤不可讀。更申

明之。與朱子更定文稍異。詳士冠禮。至于廟門揖入三揖下。據賈此疏云非謂。至于階。三讓。〔疏〕正義曰。詳

主君更向內嚮相近而揖。則前公揖入立于中庭。疏謂主君立近內嚮者。非矣。至于階。三讓。升。〔疏〕士冠禮至于

階。三讓。公升二等。先賓升二等。亦欲〔疏〕正義曰。詳士冠禮及賓升西楹西東面。與主君相鄉。〔疏〕正義曰。下云

則公初時升堂西鄉可知。故注以賓東面為與主君相鄉也。敖氏云。西楹西。言其東西節也。擯者退中庭。親受賓命。不用擯相也。〔疏〕正義曰。擯。毛本

校集釋改屬。今從之。注云。擯。公所立處者。即擯者公揖入立于中庭之處也。云退者以公宜親受賓賓致命。致其君之

公左還北鄉。當拜。〔疏〕正義曰。公自西鄉轉而北鄉。故云左還。凡堂上之拜。以北面爲擯者進。進阼階西。釋

也。〔疏〕正義曰。王氏士讓云。論語。趨進。翼如也。即在斯時。江氏永云。公與賓皆升堂。賓致命。公將北面拜。則後記云。也。拜君命之辱。其時擯者位在中庭。從中庭進至阼階西。釋辭于賓。以相公拜。所釋之辭。則後記云。

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經曰擯者進。卽論語趨進之進。不言趨者。省文耳。其時賓已致命。公已左還北鄉將拜。擯者從中庭進。至阼階西。有數十步。不宜紆緩。故必當趨。趨則急遽。或至垂手掉臂。難其容。故

特記容。趨進必有辭。辭無常者不能記。辭有常者不必記也。趨進有辭。見左傳者凡五。成三年。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卻克趨進。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襄九年。同盟于戲。晉士莊子爲載書。鄭公子

駢趨進。昭十二年。晉侯以齊侯宴投壺。公孫復趨進。定八年。晉師盟衛侯于剡澤。將欲涉。控接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此五事皆有辭無常者也。凡發足向前爲進。又云。趨進。廟中相禮時也。廟中相禮。上擯之事。衛

卿爲之。孔子。大夫也。而相禮。攝相也。夾谷之會。孔子攝相。此亦重其知禮而使攝。故論語特記君召使擯。此趨進及賓退復命。皆上擯相禮之事。今案鄭必知進阼階西者。以下云公當楣再拜。則公斯時在東楹西可知。此進爲贊公

拜。且代公釋辭。宜近公。故知在阼階西也。此云進而公當楣再拜。拜。則也。祝。惠賜。〔疏〕正義曰。褚氏云。當不云升。則位仍在堂下可知。公食記所謂擯擯由下也。公當楣再拜。拜。則也。祝。惠賜。〔疏〕正義曰。褚氏云。當

楣下少南。注云拜祝也。祝。惠賜也者。以當楣之拜爲拜祝。而又轉釋祝字之義也。聘義曰。北面拜祝。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孔疏云。拜君命之辱者。釋此北面拜祝之義。言主君所以拜祝者。拜聘君之命來辱也。然則此拜爲拜

聘君之命。敷氏云爲將授玉。非矣。云謂謂之梁者。爾雅釋宮文。郭注。門戶上橫梁。此則謂堂上東西兩楹間橫梁也。詳士冠禮賓升當阿致命下。賓三退負序。三退。三邊也。不言辟

〔疏〕正義曰。李氏云。序。西序。敷氏云。公再拜之閒。賓凡三退。見其頃刻不敢安也。三退。則負序而立矣。此拜雖非爲己。然猶不敢自安若是。敬之至也。注云邊也。義詳前。云不言辟者。以執圭將進授之者。李氏云。

司儀職曰。拜客三辟。凡爲人使者不答拜。褚氏云。退卽辟也。注意以賓將進授圭。故經不云辟而云退。以對下立文。非謂禮節與周官異。賈疏誤。今案鄭注司儀云。客三辟。三退負序也。則固明以二經義同。褚說是矣。公

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側猶獨也。言獨。見其尊賓也。佗日公有事。必有贊爲之者。凡襲於隱者。公序

臣行〔疏〕則無知字明矣。今案殿本及各本俱有知字。仍存之。云側猶獨也者。秦氏蕙田云。案經文云側者皆訓獨。不獨聘禮為然。盛世佐以側為堂東偏。非。詳士冠禮側尊一。瓶體下。云言獨。見其尊實也。他日公有事。必有贊為之者。案大射儀。小臣正贊公襲。此無贊之者。是自致敬以尊實也。凡執玉必襲。公至是始言襲。則前此不襲可知。云

凡襲於隱者。謂凡襲宜於隱處。云公序玷之閒可知也者。賈疏云。士喪襲於序東。謂於堂東地上。此則公在堂上。堂東南角為玷。鄭以意斟酌。隱處無過於序東玷北。今案此可推而知。故經不言襲處也。云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

尊賓事也。東楹之閒。亦以君行一臣行二者。賈疏申鄭。謂于當楣北面拜訖。乃更前。北侵半架於南北之中。乃受玉。故云南北之中。又云。兩楹之閒為賓主處中。今乃於東楹之閒更侵東半閒。今案是說。頗疑之。凡言之閒者。必有兩

物對待。而後可云之閒。今鄭賈以中堂為南北之中。而解東楹之閒為更侵東半閒。則經文與字及之閒二字皆無著矣。惟李氏集釋云。受玉于中堂東楹二者之閒也。中堂。堂東西之中也。是為兩楹閒。凡敵者受玉于兩楹閒。聘賓與主君

非敵。故進東近主君。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也。下賓觀受幣當東楹。觀私事。賓又宜近東而當東楹。則此受玉在東楹之西明矣。賈氏據鄭以中堂為南北之中。意以東楹閒為東楹之東。若然。則賓觀受幣不得反當東楹也。吳氏章句云。

中堂東西當兩楹之中。曰與東楹之閒。蓋中堂之東。東楹之西。二者之閒。擯者退。負東塾而立。反其等〔疏〕正義曰。此廟門內之東塾也。負之者。北面。下禮賓節亦有擯者退負東塾之文。郝氏謂俱出廟門外。非。江氏筠云。案公

受玉而擯退者。於時賓將降出。聘事畢故也。其立於此。以便公楊降立。即出請賓。其賓升筵而退者。於時有宰夫相。已無事故也。其立於此。以便公用束帛。復進相幣。俱不應在廟門外。今案經云擯者退。不云出則在門內。明矣。江

說極得經意。注云反其等位無事者。李氏云。等位。承指以下門東之位。數本無等字。或遂以為衍文。非也。

賓降介逆出。逆出。〔疏〕正義曰。校勘記云。賓。閩、葛、俱誤作質。○李氏云。賓不拜送玉者。為君使也。逆

下云賓出。聘事畢。公側授宰玉。使藏之。授。〔疏〕正義曰。授。毛本誤受。○云側授者。無贊也。宰。大宰也。則俱出矣。賓出。於序端。〔疏〕下同。鄭知授宰玉使藏之者。受藏之府屬宰也。知授於序端

者。以下始云降。則斯時在堂上授矣。楊降立。為敬。禮尚相變也。玉藻曰。裘之楊也。見美也。又曰。黻裘青紆裘。故知於序端也。序端。東序端也。

者。以下始云降。則斯時在堂上授矣。楊降立。為敬。禮尚相變也。玉藻曰。裘之楊也。見美也。又曰。黻裘青紆裘。故知於序端也。序端。東序端也。

絞衣以褐之。論語曰。素衣麤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裘者爲溫。表之。爲其〔疏〕正義曰。校勘記云。襲也。寒暑之服。冬則裘。夏則葛。凡檀褐者左。降立俟享也。亦於中庭。古文褐皆作賜。〔疏〕注襲。陸氏曰。本又作褻。張氏曰。監本以檀爲禮。於。楊本作如。云。褐者免上衣見褐衣者。凡服內外之次。冬則親身有禪衫。又有襦袴。外有袍繭。袍繭之上加裘。裘上加褐衣。褐衣之上加上服。夏則不服裘用葛也。亦無袍繭。葛上加中衣。中衣之上加上服。春秋則服袷褶。袷褶之上加中衣。中衣之上加上服也。汪氏綱云。冬則裘上爲褐衣。春夏秋即以中衣爲褐衣。論語邢疏謂夏時中衣在葛之內。而冬時袍繭之內又有中衣。失之矣。邢疏冬時內有袍繭。而此節賈疏只言襦袴而無袍繭。亦其疏略處。知中衣爲在表裏之中。則知邢疏之失矣。知北地嚴寒。衣裘未有不先衣袍繭者。則知賈疏之疎矣。今案衣服內外之次。邢疏與賈疏殊。禮記玉藻疏引皇氏說。亦未詳析。今依汪說訂定於上。此注云免上衣者。上衣卽上服。謂行禮時所服於外者。如皮弁朝服之類是也。褐與襲對。祖去上服。以露褐衣。謂之褐。掩其上服。不露褐衣。謂之襲。上服內卽是褐衣。褐衣內卽是裘葛。別無一重襲衣。各疏皆然。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褐。孔疏謂褐衣上有襲衣。襲衣上爲皮弁之屬。其說非是。江氏鄉黨圖考已辨之。云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爲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爲敬。禮尙相變也者。此申言用襲用褐之義。禮尙相變。卽表記褐襲不相因之義。已詳前。云玉藻曰。裘之褐也。見美也者。此引以證褐爲見美。襲爲充美也。李氏云。褐衣皆象其衣服與裘之色。江氏永云。見美者。見裘之美也。裘雖在褐衣內。褐衣與裘同色。見褐衣。則知其是某裘。孔疏謂見褐衣之美。非是。云又曰。麤裘青紵裘。絞衣以褐之。論語曰。素衣麤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者。鄭注玉藻云。紵。胡犬也。絞。蒼黃之色也。鄭既引玉藻麤裘青紵裘。而復引論語者。見服皮弁時。褐衣雖有絞素之殊。而裘則同用麤可知。以皮弁色白。麤裘亦白故也。麤係鹿子。論語作麤。同。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褐之。鄭注。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褐也。袒而有衣曰褐。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褐衣象裘色也。孔疏。天子視朝服皮弁服。則天子皮弁之下有狐白錦衣也。諸侯于天子之朝亦然。其在國視朔。則素衣麤裘。卿大夫士亦然。故論語注云。素衣麤裘。視朔之服。是也。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麤裘。褐衣或絞或素。不定。熊氏云。臣用絞。君用素。皇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今案熊皇異說。後人多以皇說爲優。賈疏謂主君用素衣爲褐。使臣用絞衣爲褐。於經無據。又禮。君用純物。臣下之。謂君麤裘。選用麤裘。臣則不敢純如君。麤裘用青紵裘。是也。云裘者爲溫。表之。爲其襲也者。詩彼都人士。狐裘黃黃。箋云。取溫裕。是裘者爲溫。服之所以禦寒也。鄉黨圖考云。今人服裘。或以毛向外。古人正是如此。故有虞人反裘而負薪之喻。今案新序云。反裘負芻。愛其毛也。然則常時服之。正毛在外矣。毛在外則襲。故必表之。表之。

謂妻外有襦衣。且有上服也。云寒暑之服。冬則裘。夏則葛者。見裘葛皆有襦也。王氏士讓云。夏葛冬裘。皆有製襦之宜。春與秋亦然。故經文只言製襦。而不言製裘。襦者。第據玉藻文。謂惟裘有製襦。誤矣。江氏永云。聘禮不必行於冬。故四時皆有襦製。惟玉藻云見美充美。係專指裘言之。非冬月服裘時。則但取禮尚相變耳。云凡檀襦者。左者。檀與祖同。說文作但。云。但者。襦也。祖則訓爲衣縫。解與但異。今經典相承祖襦字皆用祖。亦作檀。此注與觀禮注云凡以禮事者左袒義同。禮事卽吉凶之事也。江氏永云。古人有袒袖之禮。行禮時。開出上服前衿。袒出左袖。士喪禮。主人左袒。扱諸面之右。扱卽插字。吉禮亦當以左袖插諸前衿之右也。凡經傳單言袒者。袒而無衣。肉袒也。言襦。或連言檀襦者。袒而有衣也。覲禮。侯氏請事。右肉袒。與尋常左袒者不同。謂刑宜於右也。古人自是有左袒右袒之法。故至漢初周勃討呂氏。有爲劉氏左袒。爲呂氏右袒之說。鄭注玉藻。袒而有衣曰襦。合之此注。凡檀襦者左。可知袒襦之義矣。蔡氏德晉云。古人著衣之節。其變有三。曰袒。曰襦。曰褻。袒者。卷起衣袖。而露其臂也。襦者。卷正服之袖。而露其妻也。褻。復衣也。或既袒而褻之。或在衣曰袒。在褻曰襦。故襦有袒義。袒有左右。襦則左右皆襦。袒有惟卷正服之袖。而露其裏衣者。鄉射記所謂袒纁纁袒朱纁也。有并卷裏衣之袖而露其臂者。所謂肉袒也。襦則唯卷正服之袖。以露其妻而已。又云。古人裘外惟有正服。孔子纁衣羔裘。纁衣謂朝服。君正服。又云裘外襦衣。卽朝祭服。朱氏大韶駁之云。古無以卷袖爲襦者。誤解爲卷袖。遂一誤而無不誤。朝祭各有正服五冕及皮弁等服。是論語纁衣羔裘。卽玉藻羔裘纁衣以襦之。言襦之者。所以襦此裘也。衣與裘同色。故羔裘之襦用纁。是襦衣與正服異。今云纁衣爲朝服。誤甚。聘禮聘君與賓俱褻。享皆襦。文質相變。云在裘云襦。是以襦專施於裘。將古人行聘必在冬三月乎。無是理也。士喪禮。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注。扱諸右掖之下帶之內。取便事。面。前也。然則袒者脫左袂而露其肩臂也。喪禮。皆肉袒。脫左袂。則衣之左畔皆垂而下。故必插於右。若但卷其袖。則左手之袖豈能插諸右掖之下帶之內乎。大射。小臣贊袒。公袒朱纁。卒袒。小射正贊設拾。鄭云。先祖乃設拾。拾當以紳於纁上。射所以必袒者。袖寬恐礙弦。故袒而以拾紳於纁上。鄭云。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是也。鄉射記。大夫與士射。袒纁纁。君在則肉袒。惟袒爲脫去左袂。故君大夫必內著纁。肉袒則內不著纁。以拾紳於臂上。若但爲卷袖而露臂。袖卷必礙髮而上擁於左肱。左手之袖。反礙於放弦矣。又云。古者禮服皆直領。開左右襟而見其所襦之衣曰襦。掩而不開曰褻。從無以卷袖而露其妻爲襦者。今案蔡說多憑臆斷。朱氏駁之是矣。二家之說甚繁。今不具錄。至江氏謂經傳單言袒者。袒而無衣。肉袒也。然射禮言袒朱纁。袒纁纁。是袒而有衣。何以亦單言袒乎。又據鄭注謂袒而有衣曰襦。然詩鄭風。袒襦暴虎。毛傳及爾雅皆訓爲肉袒。則袒而無衣。何以亦稱襦乎。

案說文。但、襦也。襦、但也。二字轉相訓。則或言襦。或言襦。或連言襦襦。其義正同。不必過爲區別。惟有見體之襦襦。詩襦襦暴虎。及孟子襦襦裸程是也。有見衣之襦襦。內則不有敬事不敢襦襦是也。毛氏奇齡經問云。襦襦本不同。有去衣之襦襦。有加衣之襦襦。去衣之襦襦。如射禮袒決。喪禮袒括髮。鄭詩襦襦暴虎。郊特牲肉袒割牲。左傳鄭伯肉袒牽羊。史記微子世家面縛肉袒。俱是也。此脫衣見體。不必皆敬事也。若加衣之襦襦。則衛風衣錦綉衣。裳錦綉裘。謂夫人衣錦。必加單衣於其上。謂之襦衣。但又加一衣。袒而不襲。則其美見焉。又有襦裘如狐白加錦衣。狐青加緇衣。狐黃加黃衣。羔裘加緇衣。皆加單衣於裘上。但外又加一衣。袒襦之而美見。襲揜之而美不見。檀弓所云襲裘而弔。襦裘而弔是也。去衣之襦襦爲褻。加衣之襦襦爲敬。明有分別矣。今案毛氏謂襦襦有不同。其義甚精。但以去衣加衣爲說。則猶未確。襦襦皆是去衣。惟去衣而見體之襦襦爲肉袒。故郭注爾雅云脫衣見體也。去衣而見衣之襦襦爲文飾。故鄭此注云免上衣見襦衣也。袒襦襲之義。互詳鄉射禮司射堂西袒決遂下。云降立俟享也。亦於中庭者。謂降而立於庭。以待賓入行享也。前行聘時。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故知此立亦于中庭也。云古文襦皆作賜者。胡氏承琪云。賜。古文假借字。朱氏大韶云。賜疑緇之誤。從衣從糸之字多通。故古文借緇爲襦耳。今案賜與襦聲義皆不相通。疑朱說是。擯者出請。不必實事〔疏〕正義曰。聘之政必其有無。故出請耳。褚氏云。行聘之期。訝賓於大門外矣。擯者又出請事。蓋明知其行聘禮。而不敢晏然直受。以爲聘已也。謙之至也。正聘已行。至於將享。擯者又出請焉。至享禮既終。明知其公事畢矣。而擯者又出請事。蓋不敢逆料爲賓必無事而遽行禮賓之禮。謙之至也。至私覲已行。真無事矣。然猶未敢必實謂事已竟也。而復請焉。必實告事畢。公乃出送。此則謙而又謙者也。比前後而觀之。可以識禮意矣。賓楊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許受〔疏〕正義曰。凡聘觀皆行享禮。禮經釋例云。聘禮。賓楊奉束帛加璧享。又云。庭實皮。觀禮。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注云。四當爲三。此觀舉行享也。皆禮之盛者也。諸侯使人於諸侯。但一享。諸侯見於天子。則三享。觀禮又盛於聘禮也。至於問卿之禮。則擊與庭實同受。士昏禮納徵亦然。士相見之禮。但受擊而已。無庭實。又聘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注無庭實也。皆禮之殺者也。餘互詳觀禮。注云許受之。謂許受其禮也。敷氏云。許。許其入也。非。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皮。虎豹之皮。攝之者。右手并執前足。左手并執後足。毛在內。不欲文之豫見也。內攝之者。〔疏〕正義曰。兩手相鄉也。入設。亦參分庭一在南。言則者。或以馬。凡君於臣。臣於君。麋鹿皮可也。〔疏〕集釋注或

以馬下有也字。云皮虎豹之皮者。賈疏云。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文無所屬。則天子諸侯皆得用之。此聘使爲君行之。故知皮是虎豹之皮也。齊語云。桓公知天下歸已。令諸侯輕其幣。用麋鹿皮。非其正也。云攝之者。右手并執前足。左手并執後足者。鄭據下文右首而言。故以爲右手執前足。左手執後足也。案士昏禮記曰。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注云兼執足者。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又下記曰。凡庭實隨入左先。蓋入時皮皆左首。不特昏禮爲然。當以彼注左手執前。右手執後爲正。右首之說詳後。云毛在內。不欲文之豫見也者。下賓致命時。始張皮見文。故此攝之使在內。不欲豫見也。云內攝之者。兩手相鄉也者。謂左手鄉右。右手鄉左攝之也。云入設亦參分庭一在南者。昏禮設皮之處。參分庭一在南。見彼記。故知此亦然也。云言則者。或以馬者。庭實各以其國之所有。下記曰。皮馬相聞可也。是知有用皮者。有用馬者。故經言則。以見非但皮而已。禮經釋例云。案呂氏春秋慎大覽權勳篇。晉獻公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是晉人聘虞。享時束帛所加之璧。爲垂棘之璧。庭實所設之馬。爲屈產之乘。言其良也。三傳及孟子皆有此文。而何休、杜預、范寧、趙岐。不知引享禮以釋之。疎矣。左傳哀公七年。邾茅夷鴻以束帛乘章。自請救于吳。乘章者。四皮。亦庭實也。蓋晉國產馬。庭實用馬。邾國不產馬。庭實用皮也。若皮馬並產。則享用皮。觀用馬。介觀又用皮。如經所云。亦相聞之義也。云凡君於臣。臣於君。饗鹿皮可也者。賈疏云。凡君於臣。謂使者歸。君使卿贈。如觀幣。及食饗以侑幣酬幣。庭實皆有皮。臣於君。謂私觀庭實設四皮。及介以儷皮。此皆用饗鹿皮。故云凡也。若然。大宗伯云。孤執皮帛。鄭云。天子之孤用虎皮。諸侯之孤用豹皮。得用虎豹者。彼所執以爲擊。與庭實不同也。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張者。釋外足見文也。〔疏〕正義曰。張皮執皮者。張之也。士昏禮記曰。賓致命。釋外足見文。與此張皮同。故鄭引以爲證。張氏爾岐云。當賓於堂上致命之時。庭實則張之見文。相應爲節也。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自由也。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左。〔疏〕正義曰。敖氏云。再拜受幣。其儀亦如初。惟不襲耳。幣亦兼受皮也。執皮者既授。亦自前西而出。〔疏〕玉而言。張氏爾岐云。當公子堂上受幣。士亦于堂下受皮。注云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左受皮也者。蔡氏德晉云。謂主君之士從東方來。由執皮者後過西。客在右。士居其左。以受皮也。今案北面以東爲右。受皮者在執皮者之西。故曰右客。昏禮記曰。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與此同。云執皮者既授亦自前西而出者。執皮者在東。今既授。亦由受皮者之前過西而賓出。當之坐攝之。象受於出也。下私觀時。經云牽馬者自前西乃出。此經不言。鄭據私觀文補之。故云亦也。



〔疏〕正義曰。李氏云。司儀職曰。賓授幣下出。張氏爾岐云。士初受皮。仍如前張之。及賓出。降至庭。乃對賓坐而攝之。當對也。注云象受於賓者。謂對賓坐攝之。示親受於賓也。公側授宰幣皮。

如入右首而東。如入。左在前。皮右。〔疏〕正義曰。側猶獨也。獨授。謂無擯贊也。昏禮受皮者適東壁。此云而東。蓋亦然。下記云。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注云。皆東。藏之內府。

注云如入左在前者。惠氏士奇云。皮四張。執者初時行在前者立左。此受者東行。立左者行在前。故云如入。今案此與昏禮逆退者異。云皮右首者。變於生也者。察昏禮左首。注云象生。此右首。故以為變於生也。禮經釋例云。

士昏納徵。聘禮行享。執皮受皮。其例皆同。士昏執皮云左首。聘禮受皮云右首。鄭君遂生異議云。左首象生。右首變於生。其說非也。蓋執皮者則左首。受皮者則右首耳。士昏記執皮者左首。而受皮者無文。聘禮受皮者右首。而執皮者無文。其例互見也。鄭氏以士昏為左首。聘禮為右首。敖氏據士昏記。欲改聘禮為左首。皆失經之意。蔡氏德晉曰。凡獻者左首。受者右首。禮相變也。方之舊說為長矣。釋例又云。聘賓問鄉。庭實設四皮。問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郊勞僎使者乘皮設。其執皮受皮之節。經皆不詳。蓋文不具也。至於上介覲。入門左奠皮。公再拜受于中庭。不升堂。有司二人坐舉皮以東。其執皮受皮之節。殺於享禮也。上介面鄉。經但云皮二人贊。則又殺可知也。餘互詳昏禮。

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庭以下。〔疏〕正義曰。李氏云。司儀職曰。每事如初之儀。敖氏云。聘之禮。則皆與己之所受者同。以夫妻一體也。不言束帛加琮。省文耳。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東帛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汶陽之田。皆是也。無庭實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若有所問也。張氏曰。監本無有字。云有言。有所告請。陽之田。皆是也。無庭實也。〔疏〕正義曰。若有所問也者。謂有所告語請求。及有所問訊也。若及也。云記曰。有故。則東帛加書以將命者。以記所云。即此有言之事也。又引春秋經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成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而云皆是也者。略舉三事以為有言之證也。賈疏謂有所告。即告糴之類。請。即乞師之類。問。即言汶陽之田之類。案告糴于齊。公羊傳曰。告糴者何。請糴也。是告糴亦可云請。賈疏分別三事未的。敖氏云。若有言。因聘以達之。故卒聘而後行此禮也。此如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之類。今案據下記云。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是此禮於聘後行之。敖氏所引較確。韋氏協夢又引左傳叔孫豹如晉聘。且言齊故以禮之。云無庭實也者。謂此禮唯無庭實。餘皆如享禮也。賈疏云。國語。臧孫辰以甕圭者。是告糴之物。服注云。無

禮。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庭以下。〔疏〕正義曰。李氏云。司儀職曰。每事如初之儀。敖氏云。聘之禮。則皆與己之所受者同。以夫妻一體也。不言束帛加琮。省文耳。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東帛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汶陽之田。皆是也。無庭實也。〔疏〕正義曰。若有所問也者。謂有所告語請求。及有所問訊也。若及也。云記曰。有故。則東帛加書以將命者。以記所云。即此有言之事也。又引春秋經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成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而云皆是也者。略舉三事以為有言之證也。賈疏謂有所告。即告糴之類。請。即乞師之類。問。即言汶陽之田之類。案告糴于齊。公羊傳曰。告糴者何。請糴也。是告糴亦可云請。賈疏分別三事未的。敖氏云。若有言。因聘以達之。故卒聘而後行此禮也。此如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之類。今案據下記云。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是此禮於聘後行之。敖氏所引較確。韋氏協夢又引左傳叔孫豹如晉聘。且言齊故以禮之。云無庭實也者。謂此禮唯無庭實。餘皆如享禮也。賈疏云。國語。臧孫辰以甕圭者。是告糴之物。服注云。無

禮。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庭以下。〔疏〕正義曰。李氏云。司儀職曰。每事如初之儀。敖氏云。聘之禮。則皆與己之所受者同。以夫妻一體也。不言束帛加琮。省文耳。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東帛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汶陽之田。皆是也。無庭實也。〔疏〕正義曰。若有所問也者。謂有所告語請求。及有所問訊也。若及也。云記曰。有故。則東帛加書以將命者。以記所云。即此有言之事也。又引春秋經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成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而云皆是也者。略舉三事以為有言之證也。賈疏謂有所告。即告糴之類。請。即乞師之類。問。即言汶陽之田之類。案告糴于齊。公羊傳曰。告糴者何。請糴也。是告糴亦可云請。賈疏分別三事未的。敖氏云。若有言。因聘以達之。故卒聘而後行此禮也。此如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之類。今案據下記云。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是此禮於聘後行之。敖氏所引較確。韋氏協夢又引左傳叔孫豹如晉聘。且言齊故以禮之。云無庭實也者。謂此禮唯無庭實。餘皆如享禮也。賈疏云。國語。臧孫辰以甕圭者。是告糴之物。服注云。無

禮。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庭以下。〔疏〕正義曰。李氏云。司儀職曰。每事如初之儀。敖氏云。聘之禮。則皆與己之所受者同。以夫妻一體也。不言束帛加琮。省文耳。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東帛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汶陽之田。皆是也。無庭實也。〔疏〕正義曰。若有所問也者。謂有所告語請求。及有所問訊也。若及也。云記曰。有故。則東帛加書以將命者。以記所云。即此有言之事也。又引春秋經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成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而云皆是也者。略舉三事以為有言之證也。賈疏謂有所告。即告糴之類。請。即乞師之類。問。即言汶陽之田之類。案告糴于齊。公羊傳曰。告糴者何。請糴也。是告糴亦可云請。賈疏分別三事未的。敖氏云。若有言。因聘以達之。故卒聘而後行此禮也。此如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之類。今案據下記云。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是此禮於聘後行之。敖氏所引較確。韋氏協夢又引左傳叔孫豹如晉聘。且言齊故以禮之。云無庭實也者。謂此禮唯無庭實。餘皆如享禮也。賈疏云。國語。臧孫辰以甕圭者。是告糴之物。服注云。無

禮。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庭以下。〔疏〕正義曰。李氏云。司儀職曰。每事如初之儀。敖氏云。聘之禮。則皆與己之所受者同。以夫妻一體也。不言束帛加琮。省文耳。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東帛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汶陽之田。皆是也。無庭實也。〔疏〕正義曰。若有所問也者。謂有所告語請求。及有所問訊也。若及也。云記曰。有故。則東帛加書以將命者。以記所云。即此有言之事也。又引春秋經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成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而云皆是也者。略舉三事以為有言之證也。賈疏謂有所告。即告糴之類。請。即乞師之類。問。即言汶陽之田之類。案告糴于齊。公羊傳曰。告糴者何。請糴也。是告糴亦可云請。賈疏分別三事未的。敖氏云。若有言。因聘以達之。故卒聘而後行此禮也。此如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之類。今案據下記云。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是此禮於聘後行之。敖氏所引較確。韋氏協夢又引左傳叔孫豹如晉聘。且言齊故以禮之。云無庭實也者。謂此禮唯無庭實。餘皆如享禮也。賈疏云。國語。臧孫辰以甕圭者。是告糴之物。服注云。無

禮。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庭以下。〔疏〕正義曰。李氏云。司儀職曰。每事如初之儀。敖氏云。聘之禮。則皆與己之所受者同。以夫妻一體也。不言束帛加琮。省文耳。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東帛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汶陽之田。皆是也。無庭實也。〔疏〕正義曰。若有所問也者。謂有所告語請求。及有所問訊也。若及也。云記曰。有故。則東帛加書以將命者。以記所云。即此有言之事也。又引春秋經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成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而云皆是也者。略舉三事以為有言之證也。賈疏謂有所告。即告糴之類。請。即乞師之類。問。即言汶陽之田之類。案告糴于齊。公羊傳曰。告糴者何。請糴也。是告糴亦可云請。賈疏分別三事未的。敖氏云。若有言。因聘以達之。故卒聘而後行此禮也。此如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之類。今案據下記云。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是此禮於聘後行之。敖氏所引較確。韋氏協夢又引左傳叔孫豹如晉聘。且言齊故以禮之。云無庭實也者。謂此禮唯無庭實。餘皆如享禮也。賈疏云。國語。臧孫辰以甕圭者。是告糴之物。服注云。無

禮。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庭以下。〔疏〕正義曰。李氏云。司儀職曰。每事如初之儀。敖氏云。聘之禮。則皆與己之所受者同。以夫妻一體也。不言束帛加琮。省文耳。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東帛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汶陽之田。皆是也。無庭實也。〔疏〕正義曰。若有所問也者。謂有所告語請求。及有所問訊也。若及也。云記曰。有故。則東帛加書以將命者。以記所云。即此有言之事也。又引春秋經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成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而云皆是也者。略舉三事以為有言之證也。賈疏謂有所告。即告糴之類。請。即乞師之類。問。即言汶陽之田之類。案告糴于齊。公羊傳曰。告糴者何。請糴也。是告糴亦可云請。賈疏分別三事未的。敖氏云。若有言。因聘以達之。故卒聘而後行此禮也。此如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之類。今案據下記云。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是此禮於聘後行之。敖氏所引較確。韋氏協夢又引左傳叔孫豹如晉聘。且言齊故以禮之。云無庭實也者。謂此禮唯無庭實。餘皆如享禮也。賈疏云。國語。臧孫辰以甕圭者。是告糴之物。服注云。無

禮。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庭以下。〔疏〕正義曰。李氏云。司儀職曰。每事如初之儀。敖氏云。聘之禮。則皆與己之所受者同。以夫妻一體也。不言束帛加琮。省文耳。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東帛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汶陽之田。皆是也。無庭實也。〔疏〕正義曰。若有所問也者。謂有所告語請求。及有所問訊也。若及也。云記曰。有故。則東帛加書以將命者。以記所云。即此有言之事也。又引春秋經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成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而云皆是也者。略舉三事以為有言之證也。賈疏謂有所告。即告糴之類。請。即乞師之類。問。即言汶陽之田之類。案告糴于齊。公羊傳曰。告糴者何。請糴也。是告糴亦可云請。賈疏分別三事未的。敖氏云。若有言。因聘以達之。故卒聘而後行此禮也。此如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之類。今案據下記云。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是此禮於聘後行之。敖氏所引較確。韋氏協夢又引左傳叔孫豹如晉聘。且言齊故以禮之。云無庭實也者。謂此禮唯無庭實。餘皆如享禮也。賈疏云。國語。臧孫辰以甕圭者。是告糴之物。服注云。無

廳實也。今案經但云束帛。不云加璧。又似無璧矣。  
 章氏云。不用圭璧。不致裏也。不用庭實。禮簡也。  
 命之禮已。畢故也。  
 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公事〔疏〕正義曰。敖氏云。上云請  
 命。此云請事者。以其將

右聘享

